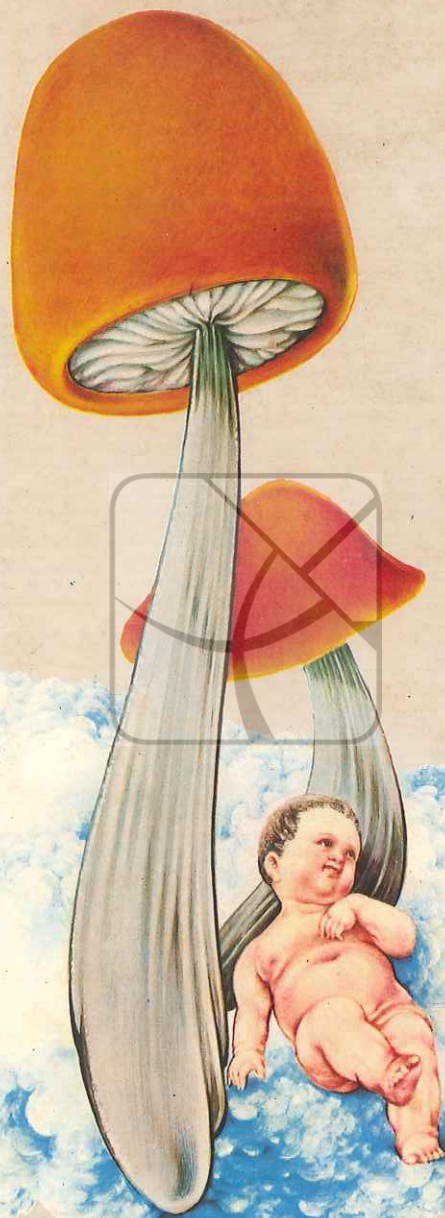


高麗參
心



高麗參

如果你也會有過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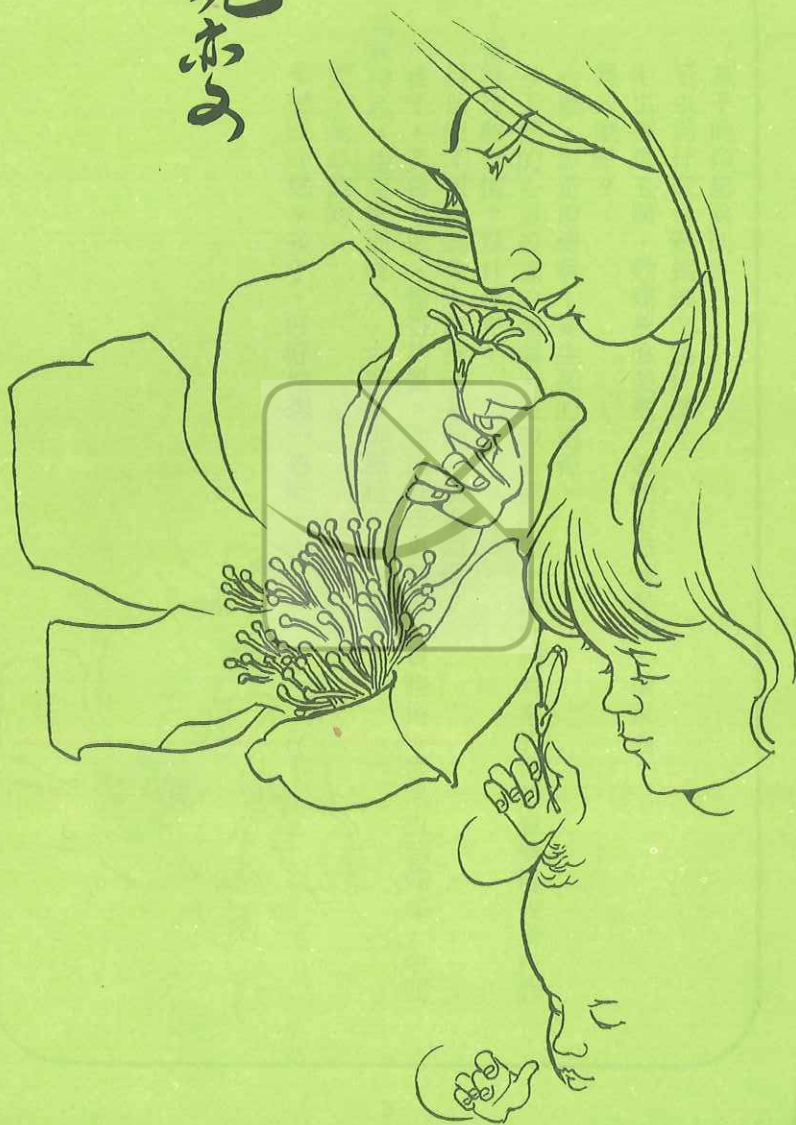


目錄

14. 圈	53	15. 妳有來看我們的嗎？	61
13. 一對小白牙	49	16. 體育節後	65
12. 粗話	45	17. 風波	69
11. 由禮貌想起	41	18. 他的心事	75
10. 笑	37	19. 手	81
9. 想起	33	20. 臉	85
8. 歌	29	21. 種子與愛	89
7. 風與女孩	25	22. 點滴：小黑蛇 指甲 左手	93
6. 風箏篇	21	23. 從假期作業想起	99
5. 風與風箏	17	24. 鞭	103
4. 春	13	25. 毡子	107
3. 一束鮮花	9	26. 真實	111
2. 寶	5	27. 生日快樂	115
1. 蛻變	1		

40. 我最喜歡	39. 白痴	38. 洞	37. 母愛	36. 殘缺的生命	35. 無知	34. 賀年片	33. 早熟	32. 中秋·中秋	31. 羞	30. 我寫展光	29. 控訴	28. 雨·小泥人
.....
167	163	159	155	151	147	143	139	135	131	127	123	119
53. 訴	52. 落絮	51. 月餅	50. 副級長	49. 小光的眼淚	48. 飛掉了	47. 疤	46. 如果你停滯不前	45. 我們去膠林	44. 星期五	43. 蝸牛	42. 純真	41. 日曆
.....
233	229	223	217	211	205	197	193	187	183	179	175	171

蛻
亦
又



孩子們仰起臉問：

毛虫爲什麼會變蝴蝶？爲什麼？

毛虫那麼丑陋，蝴蝶那麼美麗。牠們怎麼會是同一個東西？

爲什麼呢？

蛻變，那是蛻變啊！是生長的過程。

孩子們的心這般潔白無瑕，這般香郁清麗。爲什麼將來的他們會變得狡猾奸詐？變得冷酷無情？爲什麼呢？

爲什麼不可愛的大人與孩子是同一個東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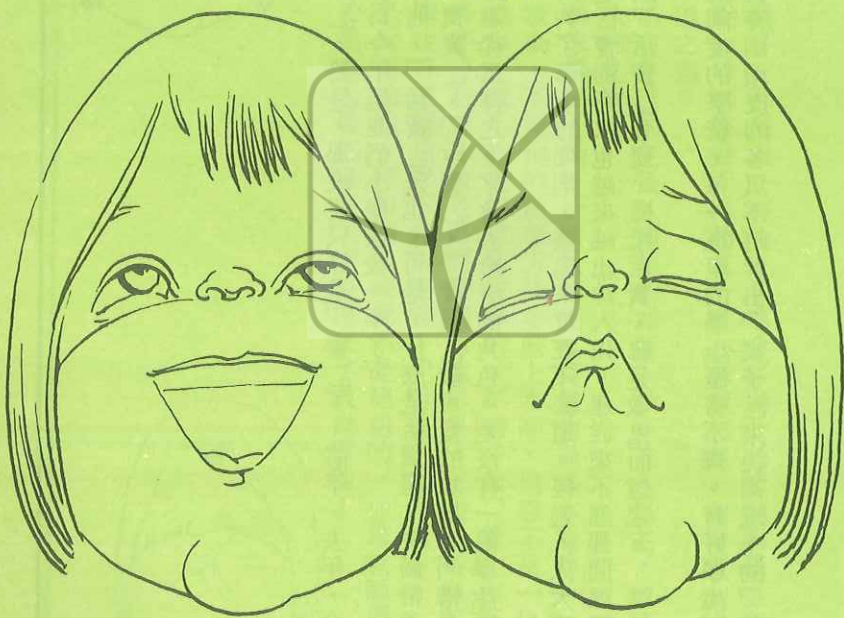
孩子，要像毛虫，變得美麗。要比蝴蝶更勤勞，更脫俗。從毛虫到蝴蝶，中間幾許掙扎。由兒童到成人，中間多少歷程，多少艱辛。

變，是必然的。

要變成什麼？孩子，好好地想一想吧。



寶





他們都說那班是「賣」，於是，那班便只好是「賣」了。前年，去年，今年。將來呢？我們不知道，因為今年是他們小學最後一年了。

「賣」是什麼呢？非他，「活寶」是也！可是，什麼是活寶呢？一個帶着「賣」的字眼，該也是帶着「賣賣」、「珍寶」、「寶貝」般可愛的味兒？可惜，事情恰好相反，活寶是人類在無從選擇之下才會去扮演的角色。是沒有一個學生願意担任的角色。

而教師們用一句話便判了學生的死刑，談起來實在不公道。經過人人大事渲染誇張活寶特出之點，於是活寶的形象也越來越出神入化。連從來不進那間課室的老師也會有了印象。人人談「活寶」色變，提起活寶，總是敬鬼而遠之。

只苦了班里的學生。

在一些沒有實行分班制度的學校，每一班里的學生優劣不齊。有好學生，也有壞孩子。通常都是有幾個特別頑皮的冬瓜不時幹出「案子」來提高班上的「聲譽」

。如果倒霉某一班的冬瓜較多，那麼這一班的日子不會好過。老師們罵學生有一個習慣，總是以整體爲出發點。口口聲聲「你們這一班」怎樣怎樣，聽得班上的好學生大槌心肝，又惱又怨。誰之過？

其實，明理的老師應該有自己的主張，清醒的頭腦。最忌先入爲主。教師不能接受學生，是教師本身極大的失敗。

「慈悲爲懷」，這是佛家諛語，却正是做教師們應具備的最基本條件。一位毫無憐憫之心，毫無情感的教師，不管他的教學方法多麼上水淮，他還不及一位毫無教學經驗可是充滿愛心的教師。真正能主宰這個世界的，不過一個「愛」字而已！試想，學生們長時期地生活在沒有愛，被老師們蔑視的陰影里，怎能會有身與心方面平衡的發展？多麼好的學生在這種情形下都會變質！「活寶」也將越多。

世界上沒有一個學生是永遠壞的。好與壞本來就不是絕對的。如果教師們不給學生們一個機會，也就等於阻塞人性的發展，同時違反了教育原則！



一束鮮花



早晨踏入3A課室，意外地發現桌子上躺着一束鮮花。好大的一束。

我把眼睛睜大了。看到那一團艷麗，心中不由得就有一種喜悅。

班長燕明喊過了「起立、行禮」之後，大家坐下來，靜靜地不發一聲，却每張小臉蘊着微笑。空氣中隱隱約約透着股歡暢的味兒。加上課室外暖暖的晨曦，還惺忪着的朝陽，一天還沒開始，已經美麗了！

我把鮮花拿起來仔細端詳。

好傢伙！真是百花齊放呢！有紅艷欲滴的木槿花、千媚百嬌的鷄冠花、含蓄而多情的紫色牽牛花、一小束雅淡逸恬的黃雛菊，還有，手掌心怎麼一陣刺痛？原來是一枝含羞草！粉紅色的小花球，毛茸茸的盡往葉子底下躲着。

這麼亂七八糟的一大簇。

這是做什麼呀？我問。他們搗着咀笑了，爭着回答：給妳呀！

爲什麼呢？我把花兒在天空中一揚，攤着手。他們笑得更厲害。是帶着那一點

兒掩飾不了的羞。

是——是教師節呀！

嚷了出來，也把我的心給勾去了。

突然間我明白了。

記得母親節那一日曾經與他們談過一些節日與花兒的關係，想不到他們把那一次漫談植進腦海里，到今天却已長成一株芬芳。

我吃驚。也高興。

他們才三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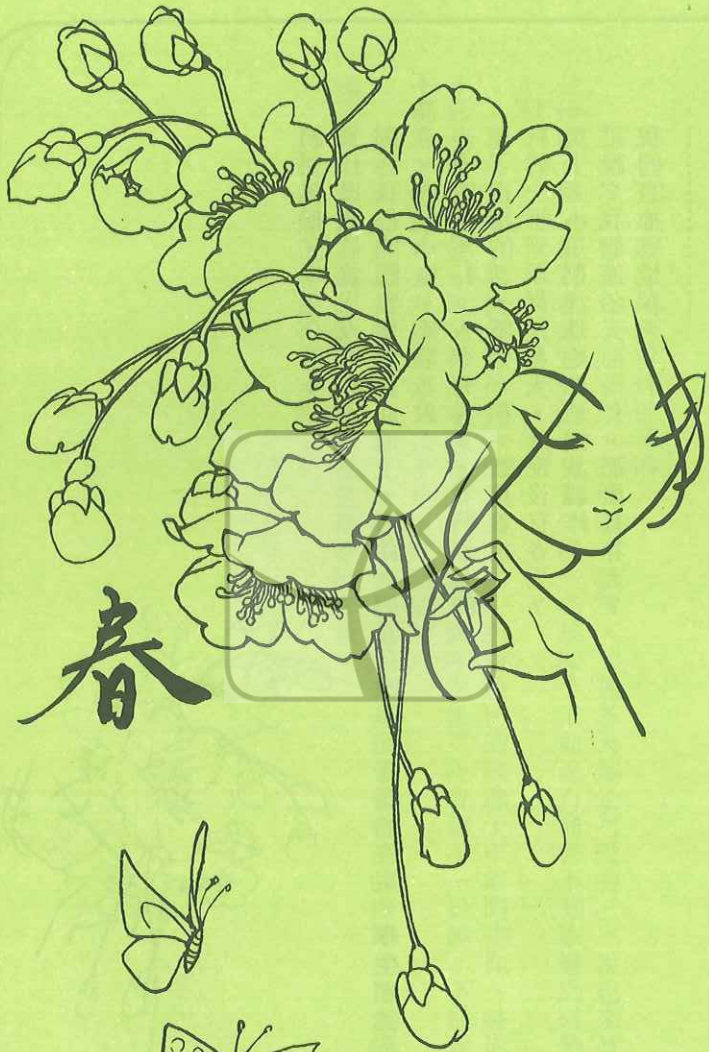
要怎樣愛惜他們，才能回報這四十五顆像花一樣美麗而聖潔的心呢？

教師節，好個日子。

好一束鮮花。

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六日（教師節）





春



讀到氣候，學生在問：

爲什麼我們這里沒有春天？

因爲我們的國家里處於赤道，因此我們沒有四季。這樣的答案，學生顯然是

不滿意，啣起小咀，牢騷着說：

沒有四季不好。人家有春天，我們沒有的。

聽了這樣的話，不禁一楞。緊接着說：

我們一年到頭都是春天，誰說沒有春天？

馬上，小瓜們連珠炮似地向我轟炸：

誰說？我們連冬天都沒有，那有春天？

我們的那里是春天？

.....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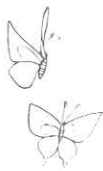
「連冬天都沒有。」看來，在他們意識里，「連冬天都是可愛的」。說起來真是無懈可擊，沒有冬天那知道春天是怎樣一副模樣？正如沒有痛苦不知歡樂爲何物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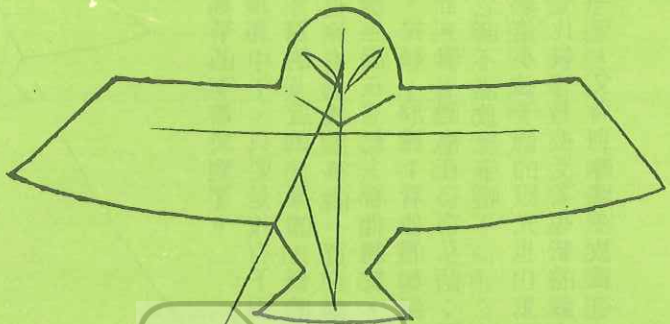
如果我能，我真想給他們一個春天。那一對對殷切的眼珠子牢牢瞪住你，叫你不忍令他們失望。現在他們渴求春天，而春天到手之後可能會隨手一扔說：不好玩。或者用力將春天捏個粉碎，孩子是這麼霸道的。

爲了滿足小心靈的慾望，說了一個春的故事。却見星子般明亮的眼睛里盈滿的盡是春的氣息，眉心點流轉着的盡是稚嫩的春景。

誰說我們這里沒有春天呢？

（七七年元月十八日）





風市風箏

風箏

風箏的季節又到了。

每到中午，只要是沒有下雨，就可以看到校園草場上的天空飛滿了各種形狀的紙鳶。遠的、近的、高的、低的，都是如此灑脫、如此飄逸。想自己記憶中的童年似乎也曾有過放風箏的一頁，每到中午，總忍不住要離開辦公室，從報紙堆中跑出去與學生混在一起。看他們放，偶爾替他們黏上斷了的尾巴，欣賞他們忙忙碌碌的收綫、拉綫、放綫；看他們如何地將陷入困境的風箏救出；間或偷偷接過綫偷偷拉了幾下。學生們都在窃窃私語：「老師真像小孩子。」我却不在乎。自古以來，是誰說老師不能放風箏呢？

於是小孩子們的眼光也由驚奇，好奇，不置信，變成見怪不怪了。畢竟，小孩子總是比較容易接受某些新的觀念。

一天，又看到傳城在放風箏。可是，這一天，不知怎攪的，他的風箏老是放不



高。是自製的。兩條長長的尾巴。倒也「俊」！只見傅城跑得滿臉通紅，上氣不接下氣的，而他那只大鳥却只在半空中翻了兩個筋斗，然後直瀉而下，自殺在草場上。我揚聲朝他嚷道：

「喂！怎麼今天放不高啦？」

他邊收着綫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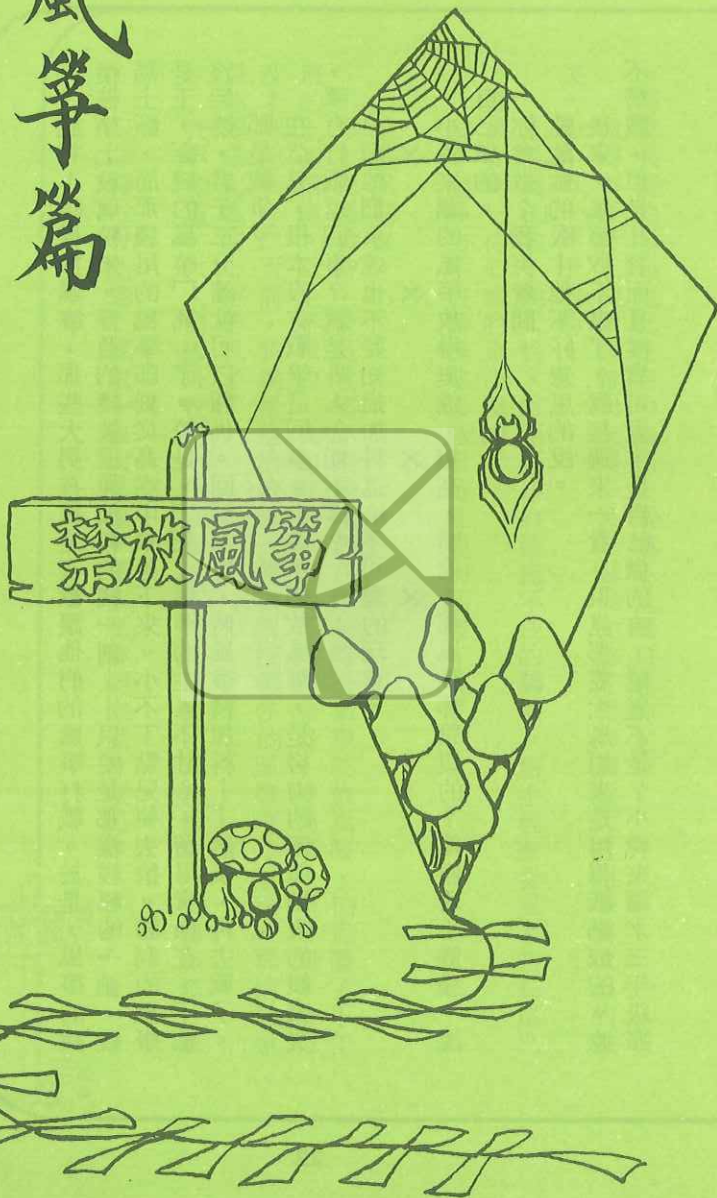
「今天沒有風呀！有風只只都高。」

我一愕。看看其他的風箏，也都在低低的徘徊。再看樹枝樹葉，似乎靜止了。我臉孔不由得一熱。那簡簡單單的解釋，從一張單純的口里流出來——且蘊藏了那麼平凡但又那麼深奧的哲學。

風箏！

沒有風，哪有風箏？

風箏篇



記得小時候放風箏，那些大男孩總是喜歡讓他們的風箏打戰。於是，風箏的綫便被塗上玻璃粉末。普通的綫被這種加料的綫一割——只要是那樣輕輕的一割，綫馬上斷，而那綫尾的風箏即刻從高空飛落下來。小不丁點兒便去搶。勝利的風箏是王，斷綫的風箏「死」了。於是，「死」風箏的主人不甘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君子三分鐘就可以報仇。回到家里，將風箏綫加料——然後，再去戰了。那是戰爭。

在這兒，根本沒有戰爭這回事。小孩子們放風箏，是努力的不與別人的綫交叉，哪有打戰這回事？真是叫人怎能不疼？

但願他們永遠也不要知道加料這樁不可愛的玩意。

小韓來福的風箏放得挺遠，挺高，問他：那風箏那兒買的？他幌着小腦袋，說：自己做的。

你會做？我笑着問。

亂亂做的啦！他不好意思的說。

後來，風箏收下來了，我接過來一看。只見那隻大鳥原來是用報紙黏成的。並不精緻，但是扎實而且樸實可愛，是自己做的嘛，難道不是？小韓來福才三年級哪

。那條長長的彩色尾巴在空中飄揚，難道不是個頂好的主意？

做得很好呀！我讚揚着向來福一笑。看他從微蹙着的眉頭間展開一個放心的微笑，心中有一陣子波動。

亂亂做的啦！他又說，但語氣中有種掩不住的驕傲。用手輕撫着風箏的長尾巴。好像在疼一件心愛的東西似的。

我不禁伸出手去撫撫他那蓬鬆着亂髮的腦袋。笑了。

×

×

×

×

這是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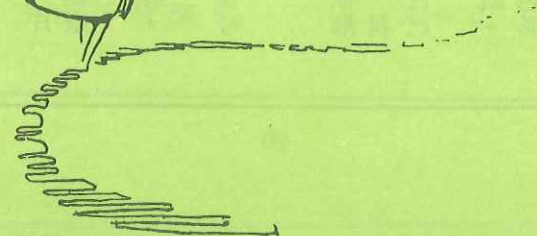
早上開週會時，校長宣佈不准學生們在中午時分來學校放風箏，怕影響了下午班的上課情緒。話是不錯的，我却有一陣子化不開的無奈。轉過頭，却看到5B的沈才啣起嘴。二天前，我還帮他搶救過一隻被樹枝纏住的風箏哩！看來，那情景也只能關進記憶的小匣子里了！


我不知道，大人們總叫我們不可以做這不可以做那，却沒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只能傻兮兮的想：那麼一個大草場，不放風箏要來做什麼呢？

禁放風箏



風中女孩





傍晚時分，在房子里埋頭批改學生的作業簿時，突然「砰」的一聲，我嚇了一大跳。原來，是窗門那面半開着的窗扉被風刮動打在牆壁上。我啞然爲自己緊張的神經失笑。那「砰」的一聲似乎是一個前奏曲，隨着而來的是紫蝴蝶風鈴輕快悅耳的音樂。多美。

我擱下筆，用手支着頤，注視着窗外那一片翠綠，翠綠真好，它使人感到一片寧靜怡淡。而那些野生的，長得比人還高的野草在風中搖曳生姿，顯示出它們無限的柔意。

遠遠的天是一抹柔和的橙色。太陽早已下山，可是它的餘輝却還留戀着世界，留連忘返。

那樣美的天，那樣可愛的一個傍晚，那麼豪放盡緻的風；爲什麼要將自己傻兮兮的關在房子里？

我心中閃過一股激流，毅然蓋上學生的作業簿，走出房間。

下午班的學生已經放學了，學校沒有一個學生，靜悄悄的。我迎着一身薰人欲醉的傍晚的風，向羽球場走去。風吹散我的頭髮，吹起我的衣襟，突然間，有種「我欲乘風歸去」的感覺。火焰樹的枯葉絮絮地落下來，它們犧牲了自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同時構成了大自然的景色。

我繞草場走了一圈。草場靜謐無比。我享受着那種靜，捕捉那一剎那的美感。然後，暮色逐漸的加濃，四周的景色也在緩緩的被塗抹上一層薄薄的昏濛色彩。只是，風却是刮得越緊了。

突然，我眼角掠過一條小小的，白色的身影。那是什麼呢？我裹足凝視，原來，在草場的另一端出現了一個小女孩。她低垂着頭，穿了件太長太寬的白衣裙，不

太長但也不短的頭髮在隨風飄拂着。

我不動，呆了一陣子，悄悄的將身子隱在一株大樹幹後面。我多麼不願意驚動她啊！這麼一個白色的小精靈，是風的化身嗎？是風派來的小使者嗎？還是風的女兒？

可是我知道，那是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我却不明白，爲什麼這樣一個小小的，穿着不合身衣服的鄉村女孩能有如此攝人的力量，能與黃昏揉合而構成如此神奇美妙的圖畫。這時的心情有如走在原野的路上驀然看到路旁一朵含羞的小白花；又如看到枯涸的老樹上爆出一株新綠；我心神震撼。

她在做什麼呢？

一個人。低垂着頭。一個人。

她在做什麼呢？她似乎已經沉浸在一片忘我的境界裡。

突然，又是一陣大風，這一次吹得樹葉沙沙作響。那小女孩突然仰起小臉孔，張開兩只瘦瘦的小手臂，迎着風，輕盈的轉了一個圈。她的白衣裙子隨着那一陣飄起一陣悠揚的旋律。世界上的一切似乎在她那一轉之下停止了。她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可是她仰起的臉似乎在流露一種內心深處所發出的歡呼與雀躍，一種不造作的，對造物者完全的信賴與希冀。她張開的雙臂似乎在擁抱住整個大自然。

然後，風中送來一聲低低的呼喊，那小女孩停止轉動，一轉身，向校園外走去，一會兒便消失在暮靄里。

她悄悄的出現，又悄悄的隱去。

而那風仍是如斯吹着。

走回房間時，我嗒然若失；又似乎有所悟。





歌



他們喜歡唱歌。那喜歡的程度大概不下於我的。每天，如果教完書，做好了作業，還有點時間，他們總會要求着：

唱歌啦！老師。軟言軟語，叫人無法拒絕！

愛唱歌的豈止是他們呢？

自己也頂愛。有時，老恨不得將自己會唱的歌，好聽的歌一古腦兒教給他們。

有什麼能比歌更叫人忘記一切哀傷？

有什麼能比歌更叫師生心靈作最親近之交觸？

還記得曾經給小冬瓜們唱過一支搖籃曲，詞是這樣的：

「風呀，你要輕輕地吹，

鳥呀，你要輕輕地唱。

我家小寶寶，快要睡着了！

寶寶眼睛像媽媽，

寶寶眉毛像爸爸，

寶寶的鼻子呢？

又像爸來又像媽。

睡覺吧！我家的小寶寶。

睡醒帶你去玩耍。

玩耍到你外婆家。

風呀！你要輕輕地吹

鳥呀！你要輕輕地唱。

我家小寶寶，已經睡着了。」

每次唱這首歌時，自己的心境是出奇地柔和。聲調也出奇地軟出奇地輕。每次唱着這首歌，似乎總把整個自己溶在歌里。

而那一次唱這首歌給學生聽時，課室里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唱得忘我，唱得沉醉，而他們更聽得痴迷。似乎他們正是那躺在搖籃里的寶寶。這一首簡單、緩慢，但是充滿了憐惜與疼愛的歌似乎帶着一股攝人的力量，將我們牽引到一種奇妙的境界——

歌唱完了。沒一點動靜。大家似乎怕吵醒了那「已經睡着了」的小寶寶。

許久，他們才驚覺過來，七口八舌說：

老師！妳再唱一次啦！

再唱一次！再唱一次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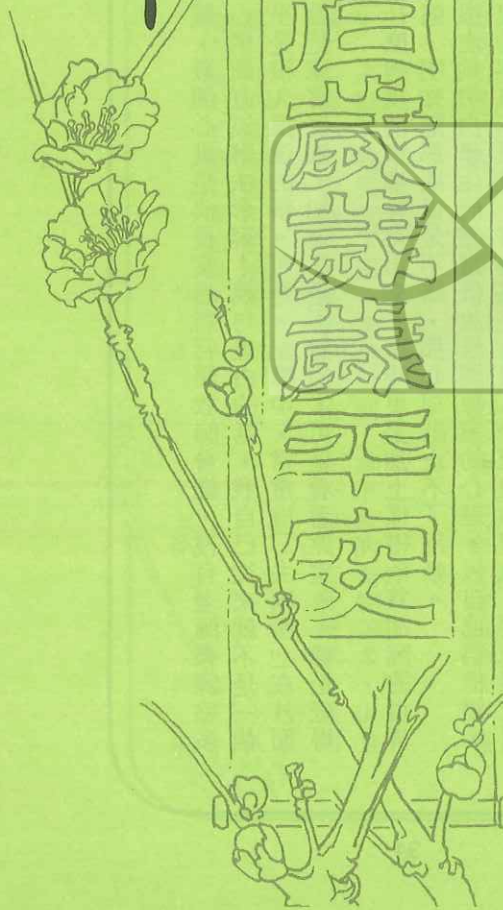
他們竟然不是說：

「老師！妳教我們唱啦！」許多時候都是這樣嚷的呀！

想起一

迎新年年富貴

送旧歲歲平安



記得讀中學的時候，最開心就是校長突然間召開教師會議，沒有老師來課室多麼好，那種解放似的心情簡直沒辦法形容！說句坦白的話，我自己從來就不是一個好學生，小學時代似乎是很久很遠的事。可是，記憶中，常常借「去廁所」在外面玩上幾分鐘的壯舉可說是家常便飯，知道那是不對的，可是看看課室外，總是覺得外面的世界比較可愛。

到了中學，更是什麼俏皮的事都幹得出來。那時更是加上懂得欣賞胡鬧的境界。叛逆的心理越來越強，明知道那樣做是不該，那心却阻止不了行動。

所以，現在，我很能夠明白學生們常常借故離開課室的心理，以自己為借鏡，那是為什麼呢？課室里的空氣不可愛！有時甚至有置人於死地的窒息。要怎樣吸引他們呢？我那樣想過。學生不喜歡上課是誰的失敗？我尤其喜歡責備自己。

記得在過年之前最後一節是上五甲的課。沒有一個學生有心情上課。那是自然的現象，我盡力引申課文中一些精彩的情節，大家的心仍然是不知飛到那里去。於是，我有意無意中說了一句「守歲」——全是「要聽他一個澈底」的模樣兒，承業更絕了，他「嗒」的一聲蓋上書本，笑吟吟的提議：

老師，我們不要講書啦，我們來講新年的事要嗎？

我一聽，簡直就樂開了，欣賞他驚人的大胆，但却責備的瞪了他一眼。在情理上，如此學生實在該打。可是，深一層想，他這樣講有什麼錯？他勇於說出心中的感受，多叫人心疼啊！或許全班每個人心中都有那個理想，只是沒說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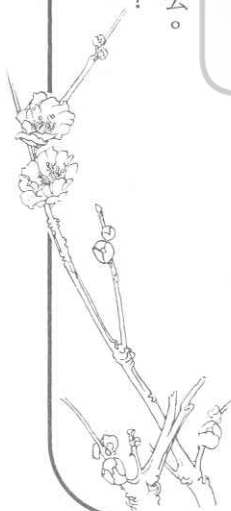
我發現承業的話一說出口，大家不約而同的將書本蓋起來，抱起臂，仰起了一個希冀的小臉孔——好一副準備「長談」的神態。

如何能怪他們呢？那種過年的氣氛呀！我暗中想了一個折衷的方法，我提出我的條件：一定要做完一個作業——而且要做得對——剩下的時間才來「講新年的事」。有些願意，有些則認為受騙了。結果，少數服從多數，大家又打開書本，精神奕奕的開始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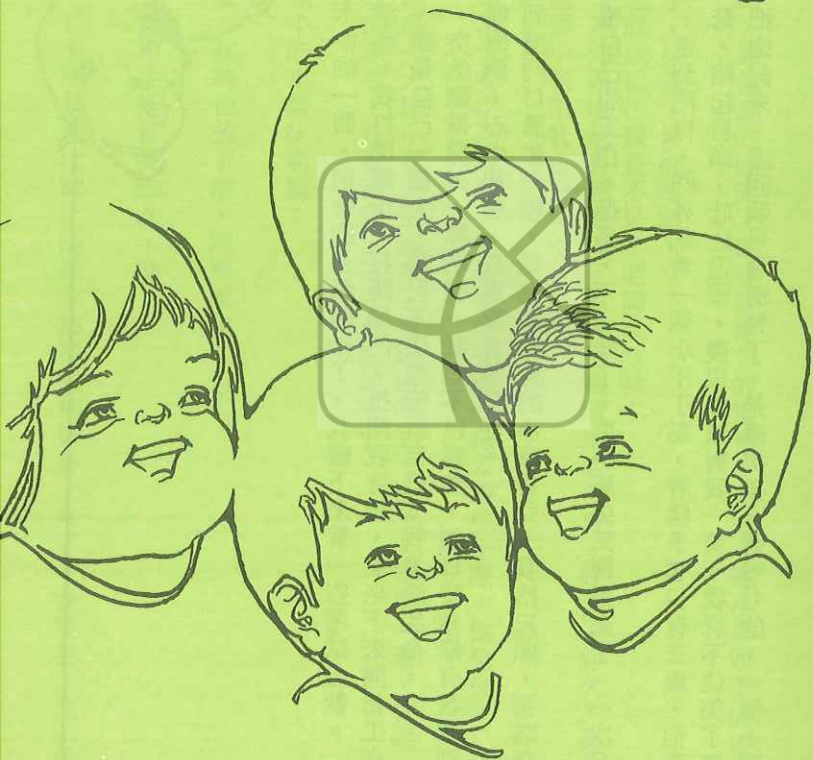
效果良好。

我好像在騙小孩子，不是？我完成了那一週的計劃。剩下的時間不多，但是，足夠讓我和他們交換了一些心的意見。大孩子和小孩子在一起，有什麼不能談的？

從學生們，有時看到自己還未褪色的過去。有時未免要想，他們長大了是怎樣的呢？



笑





這是許多個週末中的一個，宿舍的人都跑光了，我留下來算一些考試分數。

早晨的空氣很清新。我打開窗子，打開房門，扭開收音機，便坐下來開始工作。我心中充滿活力，雖是自己一個人，却忍不住想告訴自己：我多愛生命。

分數算到半途，突然聽得房外一陣聒噪。我也不以為然，週日時常都有孩童到學校來玩的。沒法理他們，心中却想，有點聲音總是好。

突然，只感覺到房門口黑影一晃，是個圓禿禿的小腦袋兒。我抬起頭，那腦袋兒不見了。

不去理他，繼續自己的工作。但是，不一陣子，那小腦袋又探進來了。一次又一次的。

後來我站起來，走到門口，門外站着一個小不丁點，看樣子也只有三歲，他看到我，似乎吃了一驚，縮起肩膀，吐吐舌頭，傻里傻氣對我一笑。我忍不住笑了笑，彎下身子將他一把抱起來。這回我可看清楚了。是個男孩，髒兮兮的，一雙小脚

都是黃污污的泥巴，圓鼓鼓的肚皮，下掛着條褪色的短褲。上邊，那小鼻頭下流着兩道鼻涕水。

多麼髒的孩子，但是，多麼美啊！

A，你要跟老師玩捉迷藏是不是？老師沒空啊！

我逗着他。也不知道他是否聽得懂。他目不轉睛地看住我，好久，好久，他抿咀一笑，輕輕地從那小咀里吐出一句：

——老——師——

大概剛剛學講話，咬字不清楚，但是多少知道他想表達些什麼。他也會叫「老師」了。

這個時候，遠處一大群小孩子跑過來，邊跑邊喊的。近了，仔細一看，帶頭一個，原來是三年級的學生，她看到我，不好意思地叫：

老師。

然後轉向我懷中的小傢伙喝道：

A，下來！

小男孩掙扎着。我將他放下地，問那學生：

是妳弟弟？

她點點頭，突然用手指着我的衣，說：

髒了。

我低頭一看，原來那小傢伙腳上的泥全都移植到我身上來了。我笑笑，那小姐

姐突然走過來，撩起她的裙子，想替我擦掉那些泥巴。我心中一陣沖激。我驚於她的懂事，更愛她天真可愛，但是，她是否以為老師身上是不沾泥巴的？她還小，也許不明白，我真想告訴她，老師也是吃泥巴長大的。

不要緊。

我對她說，用手在那地方拍了拍。

髒了。

她嘟起了咀，又說，一臉的不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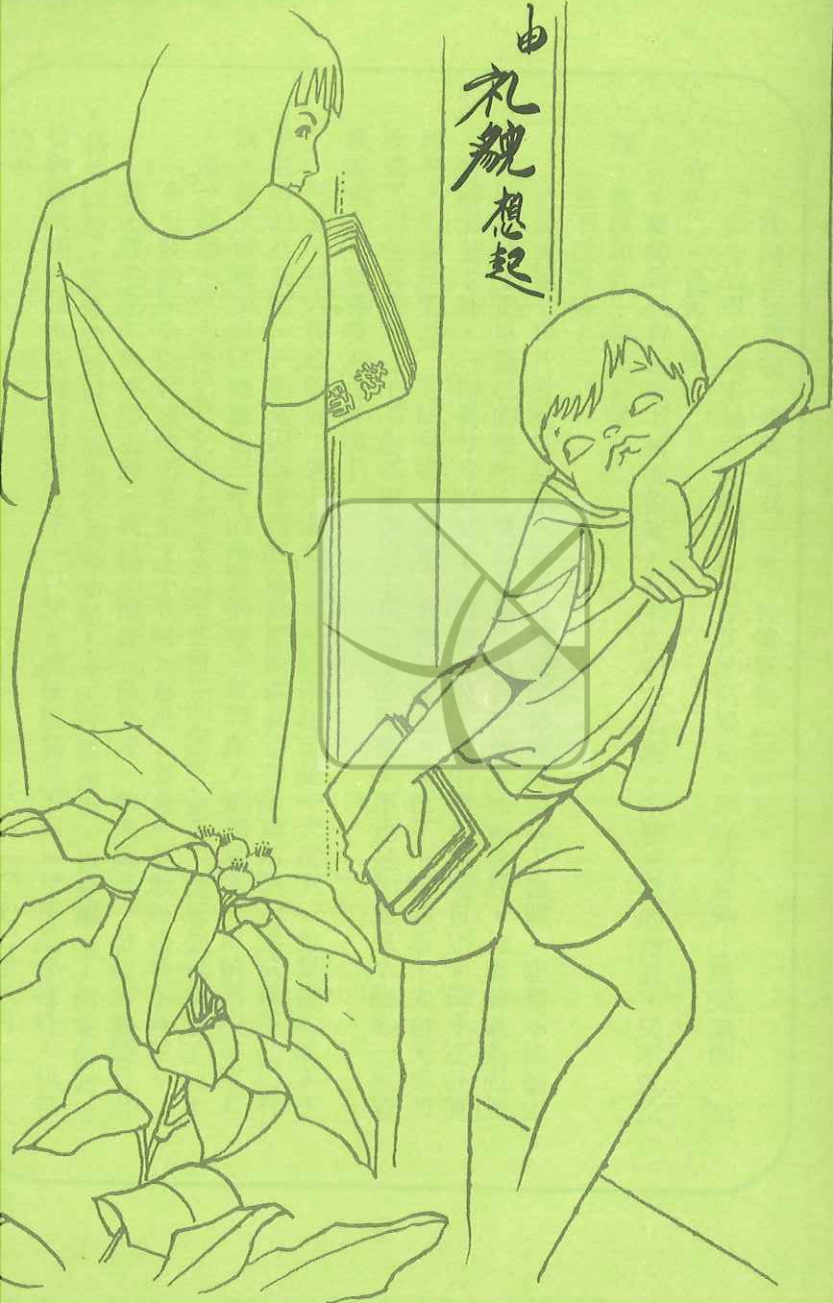
不要緊嘛！

我說，撫撫她的頭。她牽起小傢伙的手，轉身向草場走去。其他的孩子也跟着走了。走了不遠，突然，那小傢伙又回頭一看，看到我還站在門口，聳聳肩，抿咀，又是一笑。

那笑烙印在腦海中，我回到工作上，心胸存着一個真真的笑。



由
礼親想起



上課時談到禮貌，便激起我一番「義憤填胸」的訓話。

「如今的學生越來越沒有禮貌」。是我的開場白。「有時在路上遇見老師，也不會叫」，是第二句。

小蘿蔔頭們有者垂下頭去羞笑。有者在窃窃私語，不贊成我的指責，又不敢抗議。後頭却有一個聲音響起：

是不敢叫嘛！

於是大家七口八舌哄叫起來。說得連我自己都覺得錯怪了他們。想想不無理由，有時在路上遇見自己的學生，遠遠便見他對自己伸舌頭縮肩膀，掩着臉遮羞而過。有的看見老師，一副傻兮兮的樣子，觸電了般。有的咀里喃喃自語，似乎在計算時刻，打腹稿要說「老師早安」還是「老師午安」。走近了。囁嚅着，大白天里却說成了「老師晚安」。不能不原諒呵！自己小的時候，不也是如此麼？而那一種錯亂緊張，可愛得叫人心疼哪！

可是，叫人傷心的是：遇上老師不肯叫的學生也是一大把。一些是根本就不在乎老師的存在，一些是因為他們的意識里根本就沒有這種所謂「形式禮貌」的行為。遇上曾經與自己廝磨兩三年的畢業學生，看到你，別過臉去，眼睛吊在半空上，這一剎那，是怎樣地刺心呵！如果說這是自己的失敗，那麼，這懲罰也夠重了吧！

今天我的學生告訴我他們是怕才不敢叫。那麼，將來他們敢叫時叫不叫呢？

我不敢去想，也不要去想。我只是懷着一份希望。如果說每一份付出都要祈求得到回報，那麼要活得快活也不大容易呢！今天我罵學生，也愛學生，將來他們用背對着我時，我也許會悄悄地吞下一口淚，然後假裝看不到。世事是那樣叫人無奈的！

（七七年三月）

粗話



最不能忍受學生罵粗話。

聽到學生罵粗話，我非鞭不可。而且是鞭得頂重的。有時沒有鞭打，就罰他們寫字。寫「我以後不再罵粗話」，寫一百行。有時罰他們掃地，罰他們擦黑板。什麼方法我都試過了，到如今還是不能完全禁止他們罵粗話。我有時很煩惱，是不是自己失敗呢？那些難聽的語言從我自己的學生口里流瀉出來，叫我有太多難堪，多惱怒。

鞭得多了，也罵得多了，有時竟然也假裝沒聽見。反正自己氣苦了，學生還說你這老師多管閒事。想想也真是的，懂事的，知道羞恥的學生怎會不知道罵粗話不好？還犯得着老師一張咀巴喋喋不休地罵，罵得叫人生煩惱？

在鄉間，小孩子罵粗話就像大男人們老愛將「他媽的」掛在咀邊那樣普通。歸根究底，環境的熏染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大人們終日開口閉口就是三字經，而且出口成章，面不改色，叫小輩們怎不學得維肖維妙呢？

最可悲的事是，有時大人早已罵粗話罵上了癮，似乎那話頭上不帶一句三字經就不像話似的。到這等地步，人類還說什麼文明？

當然，許多時候，我都發現學生罵粗話是基於一種下意識的沖動，有時罵得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挨了鞭子還矢口說沒有罵。一些學生是天生的賤口，罵了爽，這種我打得最厲害。一些學生在最無助，最氣憤的時候最會罵粗話。給別人欺侮時

，回不了手的只有用粗話來攻擊對方。也許在他們以爲，最粗的話才能刺傷別人。我很同情那些無助的學生，然而，罵粗話的罪過却是不可赦，要反攻就要用正當的方法，要講道理。我時常那樣告訴他們，一個人不管他的理由多麼充足，只要他開口罵粗話，他就是理虧了。罵粗話，不過只是一種懦弱的行爲。別人根本沒有被罵到，自己的人格，品行及形象却破損了。這豈非是作法自斃？說了又說，也不知他們懂得多少。心中盡是在想，他們還小吧，還不太明白粗話與人格的關係吧！有一天，他們會明白的！

可是，到今天，粗話還是掛在他們口中啊！

有一天到村里去走一遭，領教了大人們的「絕招」，原來粗話不只能出口成章，還能對唱吶！這回我可真的懂了。親愛的大人及老人如果以爲將兒女送到學校去，孩子們要學好就是學校一百巴仙的責任，那麼「家庭教育」這名詞只好扔到大河裡餵魚吃。

學校並沒有負責教導學生講粗話！然而，教師如果願意負起禁止學生講粗話的責任，爲什麼家長們不能合作？

合作是人與人之間最和諧的關係啊！在這項偉大的關係之下，相信我們的學童講粗話的行爲能夠廢除。此舉有助兒童培養高尚情操，何樂而不爲？

YMC



一对小白牙

他從窗口爬進來，還沒來得及跳下來，我在教室門口出現。

他僵住，人還在窗檻上，一只腳往下探，一只歇在窗口。

我停住，將手上的課本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他不動。一動也不動。睜得圓鼓鼓的眼里含着幾許恐懼與驚慌。

下來！我喝了一聲。他整個身子似乎隨着那一聲墮了下來。我嚇了一跳。跑過去。

站隱了，他習慣地將手指頭放入口里。他總是這樣。遇上困難時他總喜歡將手指放入口里。他咬指頭兒，是爲了平靜自己嗎？

手放下來！我又是一喝。

他急急忙忙抽出來，慌慌張張藏到身後去而身後也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折騰着一雙手急得不知道怎麼是好。對一個二年級的學生來說，這樣地面對着一個控狀實在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

我心中打着鼓。

上一次他跳窗進來給我捉到我就警告他再跳窗要重重鞭他。這一次，怎麼說呢？如果不鞭，莫非讓他以爲我和他開玩笑？可是，看他緊張成那個模樣，我實在實

在打不下去。

二年級。才二年級哪！

他做錯了什麼嗎？當然有。可是那是否嚴重得要挨鞭子？他又沒有傷害別人。他只不過差一點害了自己——如果他摔下來。

過來。我喊了一聲。

他畏畏縮縮地挪動着脚步，雙手用力地在身上猛擦着。顯然，他已經準備了挨鞭子的心理。紅冬冬的下唇被牙齒咬得白一塊紅一塊的。

我罵了他。狠狠地罵了他。他的眼光老是落在桌子上的籐鞭。

放學的時候，在校廊上走着，一只手伸過來拉拉我的裙角。是他。

只見他拍拍自己的心口，對我笑，小咀一裂，露出一對小白牙，好美。剎那間我心中充滿了愛的情緒。

這麼可愛的孩子。幸虧我沒有打他。打了他，我也許看不到那一個天真無邪的

還有那一對展露着對我信賴的小白牙！



卷

趙

錢孫李
酒
元
黃



級長將大楷習字簿發出去後，學生們一陣騷動，許多人都急迫地翻動着簿頁子，他們的臉上寫着內心情緒。他們的小手揮動出無限美妙的旋律。我坐下來捕捉，並欣賞他們的心情與我的心情拌攪的一剎那。

俊喜並不緊張，（天曉得呢！）他只悄悄地将簿子打開一個縫兒，眯起小眼睛往里邊望了望。恰好這時耀南正興勃勃地問他：

我四個圈，你幾個？

俊喜「拍」地一聲將簿子蓋了起來，噉起咀輕嘿一聲，笑笑說：

冇啦！半個都行！

話還沒說完，手一揮，將大楷簿子送入書包里。同時，朝我這邊偷偷瞥了一眼，接觸到我的目光，他窘住，傻兮兮的，裂開咀又是一笑。這一笑，我看到他那沒有了門牙的黑風洞，看到了他咀旁兩個小巧的笑渦。

他不在乎麼？不！你可別以爲他不在乎！他都在乎，在那深深的，不給別人知道的心底里。不信麼？等着瞧吧！趕明兒他會交上一篇叫你恨不得每個字都圈的大楷哪！

好啦！就是欣賞他那份不在乎中的行動。

蔡葉妹慢條斯理地翻着簿子。翻着、翻着，唔，那張白嫩嫩的臉蛋兒那樣凝重，似乎什麼也不透露。她沒有笑。唔，葉妹不做什麼時，臉上的表情就是那樣的。

那樣的不苟言笑。小小年紀，怎麼這般老氣橫秋的呢？……

啊，翻到了——瞧那張臉，多少個圈？二個？三個？哦，至少也有三個，我看到她綻開了一朵淺淺的笑，從微翹的咀角，到眼角，到臉上每一條曲綫。我凝視着，凝視着一朵白色、初開的玫瑰在悄悄送出香味。多含蓄的香！

劉幼玉的大楷近來進步很大。

她翻動簿子的手是肯定而且充滿信心的。她會輕咬着手指頭，注視着自己的字。也許坐在她身旁邊的徐秀娟會靠上來指着她的簿子講了一句什麼，她會「哦」地笑了出來，打了秀娟一下，兩個女孩子便嘻嘻哈哈笑成一團。

孩子的天真無邪緊緊地，緊緊地沖激着我的心。

小小的黃翠瓊用食指點着自己圈起來的字，笑着用手肘碰碰鄰座的劉佑華，將自己的簿子推到他面前去，叫他看。

劉佑華正在算術的迷陣里轉來轉去找不到一條出路，也許心里正煩着，那有什麼心情來看？只見他眼皮也不抬，隨意在喉嚨里應了一聲，說：

嘩，好厲害！

才一個圈哪！你的呢？

劉佑華沒有回答，正蹙着眉頭在八一八、八二十六地數着。翠瓊見沒反應，又碰了碰他，提高了聲調：

喂！你的大楷簿子呢？

什麼？劉佑華抬起頭來，接下去沒頭沒腦地問：

A，一担等於多少磅？我忘了。

翠瓊怔了怔，頓着脚吭聲說：

一百一十二啦？

說着，將攤開在佑華桌上的大楷簿收回來，「噯」了一聲，啣着咀將大楷簿子合起來。

（好個不解風情的魯男子！）

男孩子似乎總是沒有女孩子那麼心細如髮。這是否上天賦與的天份呢？

翠瓊還小呢？那種愛表現的心情還是這般強。這也不是什麼錯。本來嘛，小孩子就是這樣的。當他有點什麼小喜悅，他巴不得告訴每個人，要別人分享自己的快樂。

劉佑華，這傻小子！

X

X

X

X

前座傳來大楷簿。何金蘭接過了，看也不看，便塞進書包里去。

我猛嚥了嚥口水。

對那些怎樣寫也寫不好大楷字的學生，我，我該說什麼好呢？一陣一陣的悶。悶極了！

有時在分組活動時讓他們練習書法。從最基本的點、撇、捺、勾……教起，自己與他們一起學習。鐘聲響後，交上來的成績，雖不太滿意，但可叫人擠出一絲微笑，學生們更是滿載而歸——

有些白衣變了黑衣，有些倒了滿桌子的黑墨汁，有的在自己臉上畫了兩道黑鬚鬚還蒙然不知，有些黑黝黝的兩只手掌在你面前揮來揮去，你又穿件白衣，禁不住心驚肉跳。

在他們看來，那已是件不知多麼大的工程！

但是，下一個交大楷的日子到時，我又是得對着那一頁頁的「塗鴉」搖頭苦笑。又是一團糟！又是一團糟！分組活動的練習似乎都使用不出來，似乎都是如輕烟般消失無踪。

我能說些什麼呢？

他們，有者沒有一枝較像樣的毛筆。沒有筆套的、蒲公英花似的、壓擠得活像把爛刷子的、沾滿了泥沙的、搖搖欲墜的筆蕊、用條塑膠圈胡亂地束住的、上了年紀，脫毛脫得稀稀的筆蕊——形形色色，什麼樣的筆他們都有，就是很少有枝較好的筆。大小楷通用的毛筆倒是不泛其數！

他們，有者家里根本沒有一個適當的寫字的地方。

有者要一邊寫字一邊看顧弟妹。

有者丟下書包，便往芭場里跑。晚上回到家里，猛然想起明兒要交大楷，揉着惺忪的眼皮兒，胡亂提起毛筆，下筆如飛，沒三分鐘便完成了一張空前絕後的傑作。再者，根本不當你寫大楷是一回事。寫得美不美又怎地，反正有交就算了。要

處罰他麼？他有交呀！你總是處罰那些不交的，「有交」，當然沒有理由處罰啦？
我是否迫得他們太緊了？

難道寫大小楷只是爲了「交」一字？

那並不是我所要求的。

那麼，一定是什麼地方不對了，你以爲是嗎？

×

×

×

×

然後，我注意到楊亞才散漫地、懶洋洋地靠在椅背上，遠遠地用一把長尺去挑開他的大楷簿。一副無賴相。

他是坐在最後一個座位上的。他正用腳頂着桌腳，讓椅背靠在他背後的牆壁上。我正想開口叫他坐好，却見他翻到了今日的頁子，只聽得他裂開嘴，「嘻」地一聲怪叫出來，轉向旁邊的邱東華，漫不經心地說：

哈哈！這樣醜八怪也有圈！

邱東華說：

那里那里？我看。

醜八怪啦！不給你看。

說着，楊亞才將習字簿拿得高高。

一剎那間，我突然不能忍受亞才輕視的語氣。他輕視自己的能力，間接地抹煞了我的判斷與獎勵，同時削滅了我的信心。

於是我要亞才將簿子拿給我看看。

的確，那真是一篇醜八怪。但是，醜八怪群中却有一個頗上眼的「是」字。批

改時，還記得是左看右看，覺得那一撇寫得好極了，有力極了。雖然上面那「日」字寫得不怎麼得體，我還是將「是」字給圈了起來。

你認為這個字寫得怎樣？我問。

他什麼也不說，盡是裂着咀在笑。

這一篇寫得很差。你根本沒有用心寫。照理是可以打你手心兩下的。我緩緩地說。指着那被圈起來的「是」字，接下去：

但是，這「是」字寫得不錯。這一撇很有力。

楊亞才搔着頭皮，瞪着他那「是」字發呆。

你可以寫得更好，如果你用心地寫。我不止圈一個字。

說完，我將習字簿還給他。

一切是平淡淡的。似乎是。

批改大楷的時候，我總是刻意地去尋找一些美。我不要苛求。我總是喜歡將那些稍微「可看」的字圈起來。只願他們在看到圈後能激起他們要寫得更好的心。能給予他們少許的安慰與鼓勵。

我喜歡批改大楷時有得打圈。圈打得越多越好。

替他們的字打圈！哦，這是件多麼可愛的工作。但是，我不是要廉價出賣圈圈。楊亞才你豈可如此不重視那圈圈兒的意義？

我的學生，你們若是知我，是否能夠多用一點心思來學習大楷？我願意為你們打圈，把圈圈兒圈住你們的心靈，圈住我的愛。讓我們一塊兒把圈圈兒里的故事，用笑語、用眼神，串成一條五彩繽紛的花帶子，撒在我們共同有過的日子河里……

妳有來看我們的嗎？



明天，九月三日，便是五年級檢定考試了！

真該透一口氣了！幾個月的積極準備工作終告結束。那一連串的補課與預考雖然曾經迫苦了學生與教師，但那畢竟已成歷史。若要細細咀嚼，那還是段忙碌却可愛的日子。

現在，考場已經準備好了。桌椅排列得整整齊齊，如臨大敵。也帶了學生們去「綵排」預坐了。接着回到本班，又作了一番叮嚀。

叫他們今晚要早睡，不可以去看電視。

叫他們明天要吃飽飽才來學校。

叫他們記得帶B鉛筆，記得帶塑膠擦，記得帶鉛筆刨——

叫他們小心看題目。

叫他們不要緊張。

叫他們做好了有時間再看一遍。



叫他們——

叫他們——

於是他們笑了，笑妳怎麼變得那麼囉嗦，老太婆似的。他們指着妳，不在意地說：

知道啦！這些都知道啦！

於是妳也覺得自己真是太囉嗦了。

妳問他們還有沒有疑問。有關考场上的，華文的或是算術的。

——可以出來小便嗎？

——我的桌子搖來搖去的哦！

——我的桌子一個洞一個洞的，等下答案紙都划破！

——什麼數目乘零都是零是嗎？

——我只有一支2B鉛筆可以嗎？

——我沒帶鉛筆刨可以用刀片嗎？

問題像連珠炮似的轟出來，妳有點措手不及。真想不到他們有這麼多不成問題的問題。妳逐一回答了。

還有嗎？妳問

一陣沉默。然後，不知從那一個角落傳來一個輕輕的聲音：

——妳有來看我們的嗎？

妳怔住。然後妳覺得想哭。怎樣的，怎樣的一個問題。妳含笑凝望着那張發問的小臉孔，妳心中有份感激。

——我會去看看你們。

妳肯定地說。

學生歡呼起來。

於是妳突然間想到有一次去看馬戲。有一場是由一只小象出場表演。可是那只小象怎樣也不肯表演，抗議似地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在觀眾喝倒彩之前，馴獸師將一只大母象牽出場。讓母象站在一旁看。於是，這只小象才溫馴地開始牠的表演。

當時，妳心中激動得很。妳感受到那對母子在沉默中傳遞着牠們的愛。

這時，那一幕又再湧現，而且，是更深刻地牽動了妳的心絃。可是，妳輕描淡寫地說：

——好啦，希望你們考得好。

除了好的成績，還有什麼能給辛勞以最大的酬報呢？



体育节後



鐘聲響了，走進五丙，課室里面空空如也，半個人也沒有。只見到椅上放着一件件小小的白上衣。

嗯，大概是上體育課還沒回來吧。

我暗自尋思，翻開華文課本，坐下來欣賞白上衣與書包與小桌椅所構成的那一個畫面。很有意思的一張圖畫，很少有機會欣賞到的。現在，學生都不在課室里，但是，看到他們小小的上衣，小小的書包，亂七八糟的書籍，擦了一半的黑板，掉在地上的黑板擦……我似乎可以想像到他們要排隊去草場時的那一份緊張。我好像能夠感覺到他們存在的氣息。多奇妙的感覺。

想得正深，一陣急躁的脚步聲由遠而近了。我傾耳細聽。那是多麼雜亂無章，多麼毛焦火辣的步伐，但是，世界在那步伐下是怎樣的顯示了它的活力與生命的氣息。

近了——

韓惠強像箭般衝了進來，見到我，吃了一驚，又箭似地轉身衝了出去，剛好與後面的蔡耀南撞個滿懷。說時遲，那時快，耀南鼻尖，已經向後面發出一聲警告：

郭老師來了。

繁忙的脚步聲小了，也整齊了不少。但是我却感覺得滿不是味兒。耀南首先進來。這次惠強排第二了，真好玩！

郭老師早安！耀南說。我點點頭。

郭老師早安！惠強說。我點點頭。

第三個是劉佑華。

郭老師早安！佑華說。我再點點頭。

——
——
——
這是那門子學問嘛？我站了起來。

好，好，大家先進來。

那當兒，似乎看到黃志達那一朵頑皮的笑，劉俊喜又俏皮又可愛的忍住一個笑。嗯，還以為是禮貌哪，原來是在作弄我。

小孩子都進來了，站定，劉俊喜便一表正經地喊：「起立，行禮，坐下。」

喊了「坐下」以後，怪得很，卻沒有幾個人坐下來。大家都忙着拿起馬來文作業簿使勁地扇着。看着他們紅冬冬的臉，滿頭大汗，抹掉了，又冒出來；看着他們揭開塑質水壺仰脖灌下一大口清涼，傳給另一個，這樣子一人一口，如此親密，如此自然，這一切一切，是這般的可愛，這般扣人心絃。突然間，心中不知有多麼的疼愛他們。我就是這麼輕易地便為一件小事情感動的。如何是好？

蕭民龍披上白衣，還沒扣好鈕扣，突然間看到黑板沒擦，似乎嚇了一跳，急急地跑上來擦黑板。他找來找去找不到板擦，找到了，發現我在看他，對我搔搔頭皮，裂嘴一笑。這一笑，自那些汗與熱氣沸騰中擠出，好美。

一些男孩子穿起上衣，又脫下。口中嚷着好熱，心中却在猶疑着「不知道沒有穿衣上課可不可以。」——是均添在偷問振成給我偷聽到的，也是寫在男孩子們臉上的。

我心中在想，有什麼不可以呢？喜歡看他們赤着小上身，或者穿着背心。那種健康活潑的色彩多吸引人。那似乎是原始、自然與純真的攪和。

你們很熱是不是？那麼衣服慢點穿。我說。

女孩子們笑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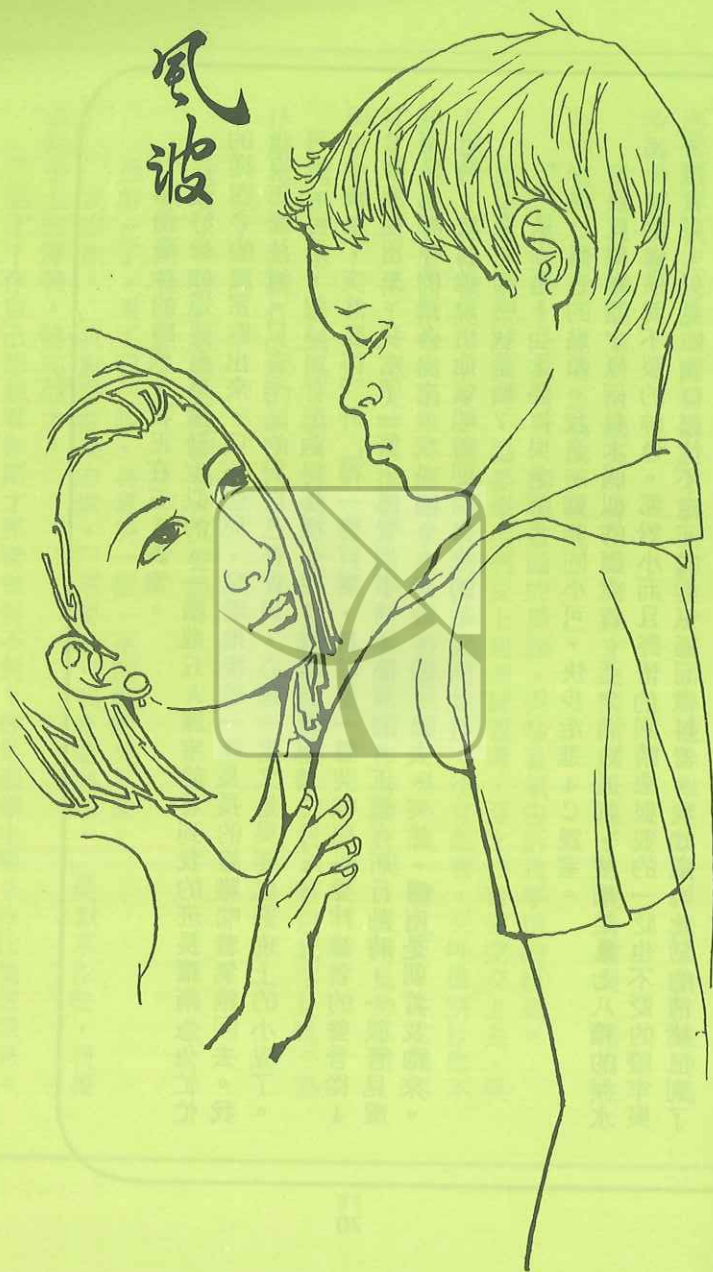
男孩子們却睜大了眼睛。

好了，我狠下心，說：現在拿出書本來，看第六課。

反應良好。或許，都想試試沒有穿衣上課的滋味是怎樣的吧？



風波



事情發生的時候，我正在五A課室。

我好像知道要有事情發生似的。一踏進五A課室就看到我的班長耀南急急忙忙的從四C的課室跑出來。只一忽兒，又看他提着一條長長的籐鞭喘着氣跑回去。我也沒怎麼注意，只有無奈的對自己聳聳肩，心想一定又是吳要處罰班上的小鬼了。可是，可是，耀南為什麼跑得那樣急呢？我暗自尋思着……：

後來，突然聽得「砰」得一聲巨響，接着是一聲哭喊與叫聲拌雜着的聲音從4C課室裡出來。我吃了一驚，感覺到事情不簡單的。正想有所行動時，一眼瞥見耀南又氣呼呼的飛奔出來。我吩咐5A安靜，迎了出去，突然，耀南是朝着我跑來。近時，我替他說出他氣喘着要說出來的話：

「吳老師叫我是嗎？」

「是！是！亞才要打吳老師！」

他一個勁的點頭。我這一驚非同小可，快步走進4C課室。

只見吳和亞才像兩具木偶似的僵立着。亞才滿臉通紅，雙頰是亂七八糟的淚水。一臉的強橫與不服的神色。那對小而且野蠻的眼睛惡狠狠的。一眨也不眨的瞪牢吳。再看吳，只見她胸口起伏不定。嘴唇氣極而微抖着。我知道她此刻的情緒已到了

沸騰點。我走過去，又看到亞才前面的桌子倒了一邊，他半站着，擺了個打架的馬步與吳對抗着。

我知道事情嚴重，走過去插身在吳與亞才之間，扶正桌子。我看看吳，暗自在心中嘆一口氣：「她怎能氣成那個樣子？」

「怎麼回事？」我問吳，按了按她的肩膀，吳喘着氣告訴我事情的經過。

原來適才上地理課時，吳要學生們交上地理練習簿，亞才沒有做完交上去，吳退還他，要他做完了才交。亞才一拿到簿子就開始抄，沒有聽書。吳叫他別抄他不聽，吳走過去要搶他的鉛筆，他却拿起筆作勢要刺吳，吳一氣一驚之下，左右開弓賞了他幾個耳括子。他哭叫着推倒了桌子，揮着拳頭作勢要打吳。耀南見勢不對，衝出來叫我。

聽過原委，我氣黑了臉，轉向亞才，他却尖叫起來：「我不可以寫字是嗎？爲什麼她沒有講就打人家的頭？」

「亞才！」

我喝了一聲，緊緊的瞪住他，沉聲說：

「你在對誰說話？」

他靜止了，看了我一眼，再看吳一眼，不情願的坐下來。

「我抱歉。」我對吳輕輕的說。「不要氣。我會處理他。」吳默不作聲，我接過她手上的籐鞭，轉向亞才。

「亞才！你自己想想看你剛才那樣做對不對？你是個學生嗎？你比流氓還兇。」

他用兩顆大板牙緊緊的咬着下唇，不發一言。我不知道，這孩子一向來都很聽我的話，我知道他骨子裡有着很濃烈的反抗趨勢，他是我班上問題兒童之一。儘管如此，一路來他對我還是老老實實的。怎麼今天會對吳這樣呢？會不會是一個開端呢？以後會怎樣？吳口口聲聲說不要再理亞才不要再教他——怎麼辦呢？該叫亞才向吳道歉？他會嗎？他像頭小蠻牛。正尋思着，耳邊突然響起一陣帶哭的罵聲：

「給他來學校讀書，還敢打老師。這麼大胆！哼！」

我轉頭一看，原來是亞妹——亞才的五年級的姐姐。進來時沒注意到，大概是吳差人去叫她來的。她站在一旁，傷心、氣憤而無奈的看住亞才，一雙眼睛滿滿的淚水，屏住氣，似乎在強忍住胸中要爆發出來悲憤似的。

「亞妹！」

我輕輕喚了她一聲，伸手抱了抱她的肩膀。

她沒有應我，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看住亞才，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一個楊亞才似的。那神情！怎樣的一個眼神！我只覺心酸心抖。亞妹只不過大亞才一歲，她多麼懂事，那種小姐姐的味道像淡雅的香味般籠罩着我的心胸。而亞才却是又野又蠻，什麼事都不懂。

突然亞妹掙脫我，掩着臉跑出課室。一時間我弄不清楚她要做什麼。却聽耀南喊起來：

「老師，亞妹要跑回家去叫他媽媽來打亞才。」

我跳起來。說道：

「叫她別去，快，叫她回來。」

耀南跑出去，一會兒他進來說：

「她已經跑掉了。」

這時鐘聲響了，是換節的時間到了。我將亞才帶到辦公室，真真實實訓了他一頓，後來亞妹滿頭大汗的跑進來，吁着氣正在我身邊，靜靜的看住亞才。雙眉緊鎖，臉上籠罩着一層憂慮的濃霧。

「亞妹——，」我叫，嘗試將她拉到我身邊。

「我媽媽不在家，我，——」亞妹打斷我的話。我搖搖頭。扶她坐下來。

「不必叫妳媽媽來。你爲什麼跑得那樣快？」

「叫我媽媽來打他才好。打老師，這種事也做得出！——」亞妹說不下去，伏在我肩膀上哭出聲來。我拍她，叫她別哭。却用眼睛瞪住亞才。他垂着眼皮，嘴唇緊閉，橫蠻的味兒還在，但似乎被亞妹那一把眼淚與鼻涕削減得薄了許多。

「亞才，你看看你的姐姐吧。」

我靜靜的說：「你不是不是一個好弟弟？」

亞才迅速的抬眼看了亞妹一眼，又急急的蓋下眼皮，無意識的看看自己的脚尖發呆。我注意到他紅了眼圈，薄薄的嘴唇一嘸，似乎想哭。但他及時強硬的忍住，深深挺胸吸了幾口長氣，又成功的恢復了他原有的神態；不服、強蠻。

他是不要在我面前落淚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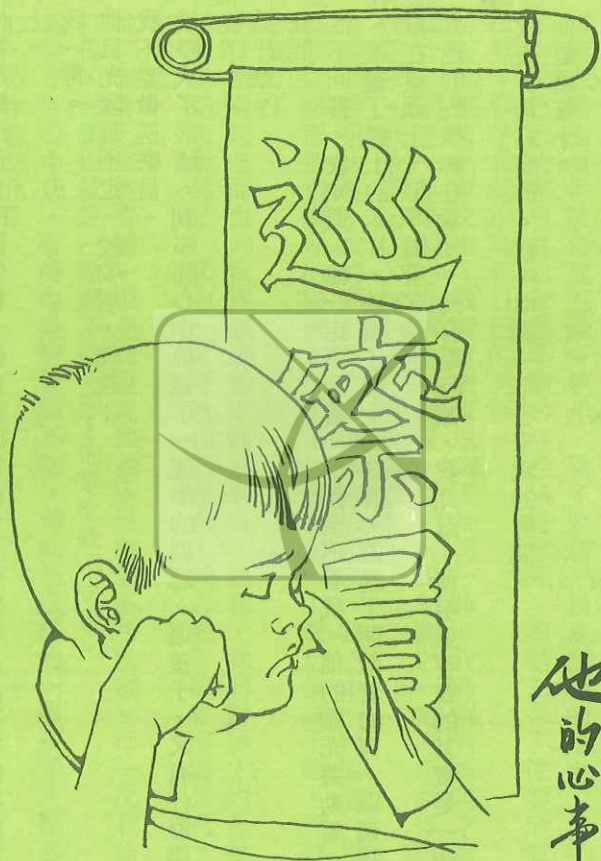
他是不要讓姐姐看到他哭嗎？

他是一定要在家人面前做一名英雄嗎？

亞妹的責備與傷心能讓他有所反省嗎？我心中有一陣陣的擔憂。看看亞妹，又是忍禁不住喜愛與欣慰。我沒有教到亞妹，可是去年却和她有一點接觸，曾經對吳說：我怕我會太喜歡她，怎辦？

小孩子們的懂事多麼叫人心愛。亞妹的言詞行動思想在很多方面已經超出了她的實際年齡。亞才在某些方面有點像她。很早就發現楊亞才不容易駕馭。他將來若不是一個大好人，就是個大惡人。他是有點小聰明，但是，我時常壓制着不太讓他賣弄。他很有自己的主見，常常爲了維護自己的主張而讓我將他痛訓了一頓。小小年紀，真不該那樣的不謙虛。有時明知道是不合理的還疾口不認，而且一下子就提出小野牛那種橫蠻的態度。我罵他很多，却不愛鞭他。我肯定，他不會怕藤鞭，這種兒童也不是藤鞭所能應付得了的。我或許會照着自己的方針走——假如愛心能有所作用。那是時間問題。總是覺得，4C的問題，就是我自己的問題。

這是開始嗎？還是結束？亞才會有第二次的「行動」嗎？或者這是最後一次？也許，是我開始「行動」的前奏曲吧！



他的心事

他走上前來。

他將那條深藍色的領帶和一個藍底印着白色「巡察團員」字樣的襟牌放在我的桌子上。

我一愣。

他目光陰晴不定。咬咬唇，他說：

我不要吃巡察員。

我睜大了眼睛。剎那間心中掠過了一連串的問題。這孩子，又有什麼事情在煩着他呢？

爲什麼？

我問。

他不回答。我知道，他一定不回答。他甚至不看我。他的眼光遊動着。遊過了黑板，遊過了牆上的卡片，遊過了牆上的日曆，遊過了開敞着的窗，遊過我的臉，然後歇在桌面上，似乎看穿了桌面。

其他的同學都在看他。他有點靦腆，我知道。他咀里咬着的其實是一個凌人的傲氣。

我沒有再追問他。我叫他過一下子來我的房間。

他是楊雅才。

×
今年，他們六年級了。

×

×

×

開學的第一天，巡察團主任老羅就提醒我物色幾個本班的學生做巡察員。說也奇怪，我腦海中第一個湧現的名字就是雅才。

這個在過去兩年里給我惹最多是非、最多麻煩、最多問題的學生，去年已經收斂了不少，自己時常也被他桀傲不馴的個性氣得半死，但是却忍不住要欣賞他那凌人的傲氣。似乎看到小時候自己的再版。

呈上巡察員名單之後，我着着實實地訓了他們一陣。我特別對楊雅才說：

雅才，這是一個學習的好機會。最後一年了，我知道你一定能夠做得很好——所以我選你。可是要記住，絕對不許用拳頭了！

也許我說得太重，他的頭低下去一直不肯抬起來。我心中一陣難過。也許，我早就應該忘記那個用拳頭的楊雅才了！不該再提拳頭！還是個孩子呢，那精神負擔該有多重？！

那日開會時老周也向我建議選雅才做巡察員。我想，我們對雅才的衡量也許完全相同，但是出發點是一樣的。老周教他們體育，或許更有機會接觸他們。

他說：

他（雅才）雖然野蠻，但是我發現他並不是完全不可以教。有一次我給他氣得真想打他，可是他就是一點都不怕。唉！他是吃軟不吃硬。

我笑了。心中想，有時他是軟硬都不吃。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孩子。你必須觸到他的心，他才會溶化！

老周接下去說：

又有一次，我叫他去體育室拿球，他高興得直跳，我讚他兩句，他多麼乖了！還是個孩子呢！我說。

我總是覺得，在戶外的學生會比在課室里的學生容易接近。如果老周能時常告訴我們他在體育節里的故事，多好！

說真的，論拳頭，雅才的算是班上第一大。論功課，他雖不至於包阿尾，但也好不到那里去！大楷寫得還不錯，小楷嘛，不提也罷！可是，論起算術，他可是班上數一數二的人物！他什麼作業都不交，但是算術作業他可以沒遺漏過半題。問他最喜歡什麼科目嗎？還用講，當然是體育和算術了！

這樣的一個學生！你能說他是可以教的嗎？

我下了最大的決定，寫下他的名字。其實我是給了他最大的信心。我怎樣也沒有想到，短短的一天之後，他竟「辭職」了！

在房里，我要他告訴我辭職的原因。他咬着唇，低垂着眼，臉上有一抹羞赧之色。許多次張口說又止。於是我便開始猜。

不喜歡做？

下課要輪值不能快快衝去食堂買東西吃？

他搖頭。然後，喘囁着，擠出一句：

我——不會管他們。

一下子，我幾乎失笑了。

他——他們都不聽！

雅才又說，滿臉漲得通紅，似乎在爲自己的無能辯護。

就爲了這一點點而不要做嗎？我問。接着說：你看你多麼沒有耐心！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還有更多的人也是不會管。誰生來就會做巡察員的呢？你有機會做巡察員應該感到光榮才是，怎麼這樣輕易地服輸呢？

頓了頓，我又狠狠地挖了他一刀：

沒有用拳頭，你便不會管了，是不是？

他瞪了我一眼，幾乎是喊出來：

他們都不肯聽！

所以我說你沒有耐心。他是那樣自負的一個孩子。也許因爲如此，他反而害怕失敗。這一種心理激使他覺得不做巡察員更好。

最後，我再問他：

怎樣？要做嗎？

他點點頭，肯定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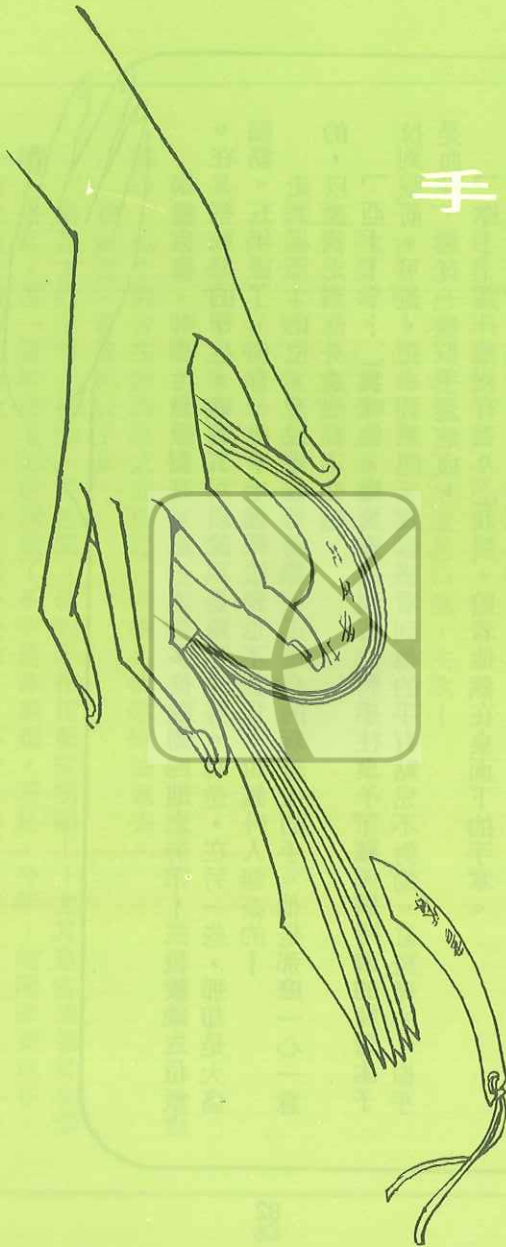
要！


我笑了，將手上的巡察員牌子替他別在衣襟上，隨後爲他束上那條深藍色的領帶。

他垂頭看看自己的領帶，伸出手拉了拉，轉身跑了出去。我望着他的背影，陷入沉思。

一九七六年元月

手





講解完畢，叫學生做練習五，這一課是多位數的四則之一——三位數乘三位數。在某些較好的學生，練習五可以說只是舉手之勞。可是，在另一些，那却是大傷腦筋。五年級了，還有一些學生連乘法表也不會背。也真叫人無奈的！

走到楊亞才的位，發現他沒有動筆，正專心的玩着他的手。他是那麼一心一意的，以致我走到他身邊他都不知道。

「亞才！……」我喊他，他驚覺似地慌忙將手往桌子下藏，將開着的練習本子拉到眼前。可是，這一剎那間，我似乎看到他的手有點兒不對勁。紅斑斑的，似乎是血跡，還有一些似乎是疤痕。

「你——爲什麼沒有做？」我問。瞪着他藏在桌面下的手掌。

他搖搖頭，笑笑道：

「要做了。」

「你在做什麼？」

？

我很好奇，突然對那只手掌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在玩什麼東西不敢給我看嗎。

「沒有啦！」他笑笑，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我却非看那手掌不可了。

「手拿出來，我看。」用這種口氣，失敗！

「沒有啦！」他不肯。有點賭氣。

「我要看。」我緊迫着他。他終於沒有辦法，老不情願的將手放在桌子上。

我的心跳了一大跳。

只見到，那手竟是血跡斑斑，疤痕累累的。

「你！」我叫起來。「你的手怎麼了？」

「沒有啦！」他搖搖頭，有點不耐煩。

我知道，楊亞才就是這麼傲氣凌人的。有些學生是這樣的，當你對他表示一點關心，他立刻會在你與他之間建起一堵牆，使你無法進去。

我無言，看着那只手掌。

楊亞才的手掌心很闊，很粗糙。他的手指指節很明顯——尤其是當他握緊拳頭時，去年，這一個拳頭不知給我惹了多少是非麻煩，可是，今年，從開學到現在，一直都沒什麼事情發生。今年亞才似乎是收斂了不少，乖了許多。可是，這雙手是怎麼攪的呀？

我不知道，或許我皺起的眉頭使亞才不忍，他突然說：

「昨天我去新芭。」他的語氣緩和了不少。
我一愕。

「去做工？」我挑挑眉，興致越高了。

「去拔草。手給草刺割到的。」

「哦。」

突然間，我心中有一個衝勁，想將他的手握住。但是，但是我只說：

「要不要搽點什麼？」

「不必的啦，一下子就好了！」他撇撇咀角。

「那你不要去揭那些疤，等它自己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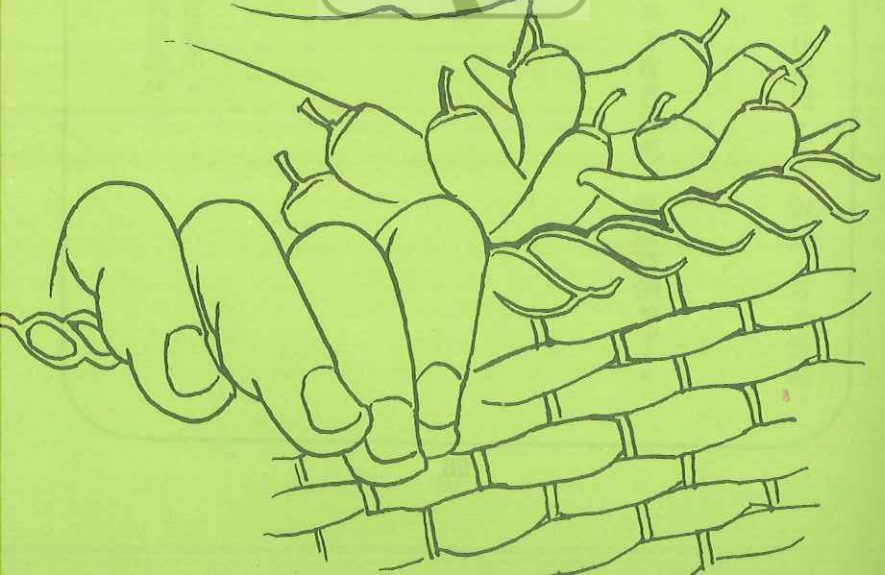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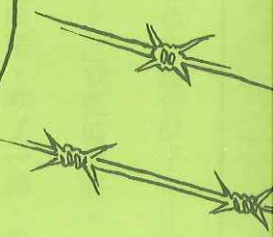
「很癢呀！」

亞才頑皮地說。他雙手互捏着。我暗自吁了一口氣。嗯，至少，他距離我已沒那麼遠。這孩子。還是個孩子呢！





臉



走到王振成的位，瞥見他的臉頰似乎有什麼東西在那兒，不大對勁，看清楚點，原來是一道長長的疤痕。

「振成，你的臉怎麼了？」我低低的問。
「什麼？」

王振成從算術題中抬起臉來，楞了一陣，突然用手掩着臉部，難爲情的笑了。
「沒有啦！」

又是一個楊亞才！

我皺起眉頭，摸摸那道疤痕。問：

「是不是給鐵釘鉤到？」

「給籬笆的鐵網鉤到。在新芭里。不小心囉！」

「你也去新芭？」心中閃過一連串疼惜。

「嗯，我們的地是在楊亞才隔壁的。」

「哦，那是什麼地？種什麼？」

「種辣椒，已經生了囉！好大條哪！」

振成說得興起，聲調大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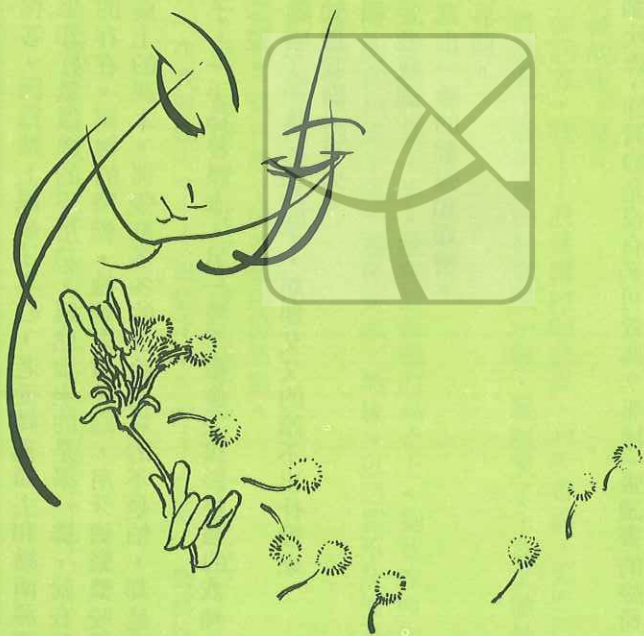
「好了，做算術吧？」我說。心緒有點亂。

振成靦靦的搔搔頭皮，又埋頭沉浸入他的算術世界里。

走過他的位子，我再回頭一看，視線再度接觸到他的疤。

那疤，好可愛的疤。

种子心夏



我最喜歡叫劉秋蓉起來作答，因為她上課最不專心，老愛轉過頭去和鍾南源講話。我很疼她的俏皮乖巧，但却好氣惱她的不用功，雖然她坐的是第一排，就在我桌前——但一點也不理會我的存在。罵她的時候，她朝你看一眼，用牙齒緊緊咬着，小嘴唇，一聲不響胡亂翻着桌上的課本。那張紅冬冬的小臉上寫的不是怕，却是滿不在乎。

現在，她正站在她的位子，一手捧着課本，另一隻手偷偷去拉彭修強的衣袖。我就站在她前面，看得一清二楚。

秋蓉！我大喊了一聲。她嚇了一跳，縮回手，期期艾艾的讀不出什麼來。

你會不會答？我問。我知道我胸中有火。

不會。她揪揪眉，搖着頭。

不會爲什麼要講話？不要聽我講。

她低下頭，咬着嘴唇，露出一臉的倔強和頑蠻。

妳回家有沒有讀書？我再問。

沒有。

爲什麼不讀書？

又是不回答。低下頭。

我在心裡嘆了一口氣：劉秋蓉，妳真的是沒有葯可救嗎？那樣一張讀書的臉呀！正想叫另一個，課室窗外忽然吹進一絲暖風，隨即一片白色的物體輕飄飄的飛進來，無巧不巧，正落在劉秋蓉頭髮上。定睛一看，原來是2A教室外那棵火焰樹的種子。白色的薄翅圍着中心一個小黑點，歇在那小腦袋上，滿頭烏黑的頭髮，看

去正像插了一朵小白花。而那孩子兀自低着頭——

我忍不住，伸手取下那片種子——她愕然抬起頭來。

坐下來。我說，順手將那片種子夾在課本裡，心裡莫名其妙的流過一股熱流。一種美。

劉秋蓉傻傻的看住我，傻傻的坐下來。

回家要讀書，再下一次不會回答，我——我就調妳的位置。我板着脸，兇巴巴的說，她的口張成一個O型，轉臉看了看旁邊的彭修強一眼，抿咀笑了，我又瞪她一眼，她趕緊將目光調到書本上。

我叫了另一個名字。

又一陣微風。眼角又瞥見一片飛花落下來，歇在彭修強的桌子上。劉秋蓉伸出手，輕輕的蓋在種子上面，慢慢的向她桌子這一邊移過來。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閃電似的將種子夾入她的書本內。

哈！當她們的郭老師是死的？這是她的天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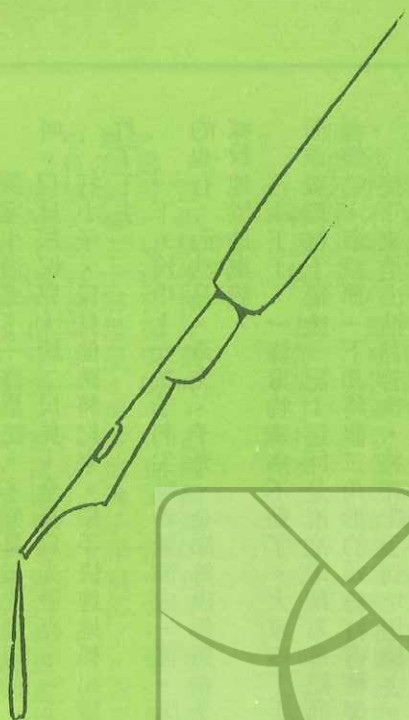
我想：劉秋蓉不應該沒有葯救。爲什麼？就憑她那份慧黠。

晚餐時，我向陳提起秋蓉。她「啊啊」一聲說：這個孩子要打。不聽話的！

她最怕我，許說。可是有一次我鞭她十下——測驗才拿2分——她哼一聲都沒有，真夠種！

大家笑起來。

我沒有再說什麼。很悶。我想起那孩子的臉，那二片雪花似的種子——我越發悶得厲害。



吴滴



小黑蛇

課室里游進了一條黑蛇。不知是誰先發現的，嚷了起來，一下子全班都喧嘩驚叫。只見那蛇兒大約二尺長，全身烏光發亮，一下子便游到張淑毅椅下。

好小子，只見他跳將起來，順手快速地抓起牆角一根掃把，往黑蛇沒頭沒腦地打了下去。

一下，沒中！女孩子們尖叫着驚慌成一團。閃避的閃避，逃的逃。又怕又要看的也有。而浩昌、奇文、子光、金順等幾個男孩子却一躍向前，各自抓起掃把喊打喊殺地協助淑毅。

沒兩下子，一條毒物癱瘓不動了。大家停下手，小臉兒都展開了勝利的笑容。而淑毅還補上最後一記；這回是准准地照着那蛇頭打下去。好傢伙，原來那黑蛇還會蠕動。淑毅那一下却將個三角形的頭給打得稀爛。

接下來是由浩昌善後，將死蛇丟到垃圾桶去。我站在一旁看，心中幾許讚許，幾許激動。我欣賞他們反應之快速。他們根本就懂得如何去做。而且做得如此乾淨俐落。那蛇兒在牠的地盤上也許還能夠逞威揚武，可是，來到我們的地盤，在學生們果斷的小手下是怎樣也不能討好的。

後來，在閒談的時候。他們告訴我許多有關蛇的故事與知識。他們對蛇的認識遠遠超過我的想像範圍。而這一切都是生活經驗賜予他們的。

一個說他在芭場做工時每次會遇到蛇。

一個說他被蛇咬過很多次，所以看到蛇就打。

一個說蛇最怕硫磺。

一個說打蛇要打蛇頭。

一個說他小的時候……

我聽着。享受着那些小故事所帶給我的情意。有一種很柔和的感覺自心中升起。他們不顧忌什麼地告訴我他們的故事時我最喜歡，因為那樣總使我感覺到與他們很接近——

一條黑蛇，却帶來了什麼？

指甲

巡視學生做作業時，走過源源的位子，霍然發現他那只握筆的手指頭好髒好髒。看另一只沒有握筆的手，也是！那十個短短胖胖的手指頭，指甲縫中全部黑黢黢。地有如塞上一層黑墨。再看他簿子里寫的字，歪三倒四的，顯然是不用心寫。我心中有氣，喝罵起來：

源源！你的指甲爲什麼這樣髒？留這樣長做什麼？

他抬起頭對我天真一笑，辯護什麼似地說：

洗不脫的呀！

爲什麼洗不脫？你有沒有洗？我更惱了。

胡椒汁是這樣洗不脫的啦！

我一怔。

胡椒汁？

是呀！我去採胡椒啊！我洗很多次了！

這時，我心中猶如被戮了一刀。採胡椒。我像是明白了什麼似地「唔」了一聲，以掩飾自己心中的激情。這時，旁邊一些聲音也響了起來：

我的也是黑黑的。也是洗不脫。

我的也是。

那次梅老師檢查指甲，我還給她打呢！她說我沒有洗。

我也是給她打兩次。

做功課吧！我說。源源又對我裂咀一笑。我心中沒來由翻滾起來，撫撫他的頭，說：

字寫整齊點，怎麼歪來歪去的？

左手

他是用左手的，全班四十個學生，就是這麼一個左手精。

他人長得挺白，看去總給人一種眉清目秀之感。

他不是一個很特出的孩子。不愛出風頭，也不愛講話。當他不作什麼時，總習慣地緊蹙着眉頭，也許那只是他潛意識的舉動，不是有些什麼難言的隱情。這麼大的孩子，不該有太多的憂愁！

他的功課平平，測驗會及格。卻沒法子拿到很高的分數。也不是一個極端靜的孩子，籃球也打得好，只是打起球來時很斯文。不像人家那樣咬牙切齒，拼死拼活的。我就欣賞他那一點點的君子味兒。

在年頭的時候，給他們習寫書法，就發現他的大楷寫得還不錯。就像他的人一樣娟秀清麗。走到他身邊想指點他一點竅門兒，却無從下手。原來他寫字是由右到左的！看他握筆的手勢好怪，越看越不順眼，可是，那一筆「畫」下去，居然也服服貼貼地到家得很，順眼得很，一個字寫好了，拿起來一看，哈！任誰也看不出是左手寫的。看得有趣，不禁笑出來。却見他羞得趕忙將左手的毛筆交到右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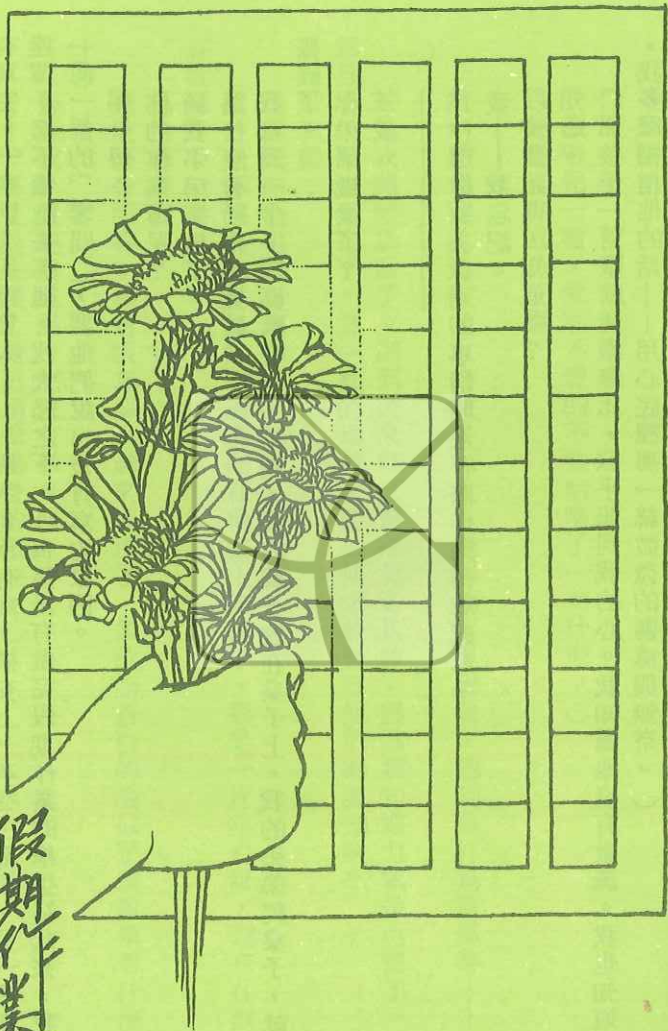
好小子，原來他右手也行哪！我說了他，這可有什麼好羞的？左手右手還不是一樣，寫出來的字還更美呢！不知那一個冬瓜在後頭嚷了一句：

就是吃飯時左手要跟人家打架哪！

這一來，我也語塞。大家笑得開心。他那一對眉兒又蹙了起來。

近來這些日子，老不見他把口琴帶來學校吹。敢情是小鬼們又取笑他了，找個日子，和他談談天，說說故事。定要他把口琴學好。「左邊過去」和「右邊過去」有什麼兩樣，還不是吹出同樣的一首曲子？

班上就這麼一個不平凡的左手，不好好珍惜，怎行？



假期作業

開學了，第一天就吩咐學生們交上假期作業。發現竟有許多人沒有寫。一些沒有寫完，一些則大胆得驚人——一個字也沒有寫，僅交上一本空白簿子。另一些却連簿子都不懂跑去那裡。我大怒之下，叫每個沒有做完假期作業的學生站起來，我一個一個的「審問」，要他們說出沒有寫的原因。

第一個：

你的作業簿呢？

給我弟弟撕破了。

爲什麼會給弟弟撕破？

我寫到一半，我媽媽叫我去餵雞，我的簿子放在桌子上，我的弟弟爬桌子，就撕破了。

你弟弟幾歲了？

三歲。

爲什麼你要去做別的事情時沒有將作業簿收起來？

我——我忘記。

以後要記得，知道嗎？

知道。

（那孩子一對眼睛清澈無比，似乎照到我的心。我知道他沒有撒謊。我也知道，我多麼相信他的話——用心底裡那一絲微微的傷感與無奈。）

第二個：

你爲什麼一個字也沒有寫？

（小咀兒一撇，愛理不理的不懂咕嚕了一句什麼。）
爲什麼沒有寫？

（別的學生就七口八舌的說：先生，他假期天天玩耍，他釣魚打鳥放風箏——

於是我開始訓話了。訓到後來自己覺得莫名其妙，因爲我知道力氣是白費了。
那孩子一點也不在乎。這一類的頑童，要如何才能啓發他們的靈知啊？

第三個：

爲什麼你也沒有寫？

那孩子不回答，呆呆的瞪着攤開在他桌上的簿子。那是一片空白呀，還有什麼好看呢？

爲什麼？

還是沒有回答，那對眼却似乎越來越深了，柔軟而蒼白的臉似乎還籠罩着什麼
告訴我，假期作業爲什麼沒有做？

——（那雙眼一閉，擠出兩顆晶瑩的眼淚。）
（旁邊一些又七口八舌的說：先生，他假期要做工——）

哦？你假期還要做什麼工呢？

我——我媽媽叫我去割樹膠。

我大吃一驚。才二年級。

我沒有再問下去了。

我怕嗎？是的，我怕。我不知道再問下去我會問出什麼來。我豈止怕？

一些教師或用鞭打或用罰站或用關學來逼交假期作業。但是，告訴我。我應該怎樣？

我們當然可以用任何行動來改變目前，來滿足目前的需要。但是，改變不了的是一些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環境對這些有心向學的學生做了些什麼呀？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還有什麼能比「生存」來得更重要？沒有了「生存」，喪失了生存的能力與條件，還有什麼求學向上可言？從現實眼光看，那並非沒有邏輯。但是，老天，替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孩子們想想吧！誰能把每代的人永久的繫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下一代是無根的一代，他們需要更多更繁的學識的葉子，更多堅實有力的枝椏，以便伸展到更遠的地方去吸取更亮的陽光。

我們不要只是生存，我們要活着，有意識的活着。但是，就這一群小孩子而言，我雖不知道他們是否有意識，可是他們難道不是在生活？他們在生活中實踐。時勢既能造英雄，環境怎麼不能造人？

請祝福他們吧——這一群在太小年齡時就要扮演多種不同角色的下一代！



鞭

今天給何秀永氣得半死。他的假期作業半本都沒有交，我離開課室時他跑過去和楊均添相罵，又作弄張細花哭。我一時冒火，抽出籐鞭，大喝一聲：「出來！」他站在座位旁，遲疑着，等我改變心意。我却不留情，將籐鞭重重的在桌子上擊了幾下。他咬着牙根一步一步走了出來。

站定。

將右手緩緩的伸出來。

他的眼定定的望住那小小的掌心。望得那麼專心，以致他沒發現我在觀察他臉部的表情。他在想什麼呢？在這一剎那，他會想些什麼呢？我不知道，老師們在鞭打學生時，會不會想到學生在面臨判決時心中會有什麼感受。

我慢慢的提起籐鞭。不知怎的，籐鞭似乎很重，正如我突然沉重的心一樣。何秀永的一雙眸子始終沒有離開他自己的小掌心。

我咬咬牙，暗道：就鞭那麼輕輕的一下吧。可是，一剎那間，我突然接觸到何秀永圓溜溜的腦袋兒。傻突突的，倒是蠻好看。他的手掌很小，很多肉，但是粗糙。這只手掌寫出亂七八糟的字體，寫出太差的成績。可是這只手掌幹起活來可不知有多靈巧！

我攔下籐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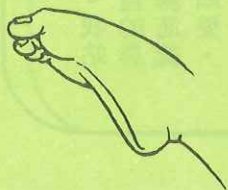
「下次還敢嗎？」我故作凶狠的問。

他抬起眼，詫異而不置信的望了望我。然後，一個勁的搖頭，一疊連聲的說「不敢」。

何秀永走回座位後，我陷入沉思。

我，幾時有那麼脆弱的？

甄子





我在寫黑板，轉身時，却發現課室後頭有幾個學生正在起勁的踢着毡子。我站住腳，抱着臂，靜靜的看住他們——是兩個大個子男孩。一個拖了兩道黃澄澄的鼻涕，在那兩個黑風洞下稀里蘇嚕的吸進吸出。白色的上衣已經變黃了。一半塞進褲子裡，一半在外面，好一幅浪蕩兒模樣。另一個最特出的是那頭亂七八糟的頭髮，也不知多久沒洗沒梳了。這活實正叉着腰，聚精會神的看着另一個踢，口裡還唸唸有詞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的數着。

好大胆子的，我暗哼一聲。走過去，剛好那小傢伙在搶救着耍了一個花式，毡子飛起老高，落在桌子上。我伸手拿起毡子。那兩個活寶看見我，逃也似的跑回座位。

黑板上的習題有沒有抄？我冷冷的問。

沒有回答。也沒有回答的必要。兩本練習簿都是一片空白。特別刺眼。

你們自己想着這樣做對不對。毡子回家可玩，可是黑板上的習題不抄，回家怎樣做？

兩個孩子頭低低，不知道有沒有聽到我說的話，四隻眼睛正骨碌碌的看着我手上的毡子。

我沒再說什麼，但是拿走了毡子。

他們抄黑板時，我坐下來研究毡子。好漂亮的羽毛，深灰色，毛茸茸的。做得精緻輕巧，一絲不苟。好手工。

這會是誰的傑作呢？我忍不住再向那兩個孩子看去，真巧，那鼻涕虫正伸長頸項向我這邊看，看到我看過去，他又縮回脖子。

是你的吧？我暗道。我也不忍心沒收你的毡子的。可是你爲什麼不尊敬老師？爲什麼你不把珍惜毡子的心去珍惜這份求學的時光？

下課時，我看到兩個孩子在你推我，我推你的，大概是想奪回那毡子。我慢吞吞的收拾書本，「等」他們。假如他們肯認錯，我一定還給他們。可是沒有一個有勇氣走出來。爲什麼？是因爲我做老師那一份「威嚴」嗎？我心裡有一個小聲音在叫我：

還他們吧！還他們。

可是，我的行動，却阻止我。我不知道爲什麼。

當他們長大時，也許會記得：許多年前，曾有那麼一個可恨的老師，沒收了我們的毡子！只要那時他能明白我爲什麼要沒收，那我這毡子也不會算白收了。

真呆



有一次給學生做造句，有一題「到底」，一個學生這麼寫道：

「老師，妳到底有沒有男朋友呢？」

我啼笑皆非，叫他來問。

爲什麼你會想到這樣寫呢？

那小鬼用手抓着腦袋兒，側着頭傻笑。

我姐姐比妳還小，都有男朋友了，常常都來找姐姐，我看老師天天在宿舍，週末又沒有回家，心里覺得——覺得——

覺得很奇怪，是不？

我笑嘻嘻的替他接下去，他一個勁的點着頭，原來這小心靈不知什麼時候在偷偷的將老師與姐姐來比較。我決心逗逗這毛頭。

你倒是很關心老師啊！你喜歡老師有男朋友嗎？我又問。他呆了一陣，使勁的搖了搖頭，口中一疊連聲的說：

不喜歡、不喜歡。

爲什麼呢？我很驚奇。

——他遲疑了一會，啓口又止。最後他吞吞吐吐的說：
老師有了男朋友，就，就沒有心教我們的——

我不禁笑出來。

你——怎麼會那樣想的？我問。他支吾着。最後乾脆的說：

不知！就頓坐下來。

那就是我的所椿，很可愛的小冬瓜。很早就在心里偷偷疼他。他不是那種要講很多話來吸引老師注意的學生，但是他一開口即有一番驚人的見解。很獨特，我很欣賞。

你不會知道那些小腦袋里究竟裝些甚麼，除非他們被鼓勵。小孩子肯說出心里的真話多麼好。小孩子常常在暗中担心老師不知會不會「變心」，我們都忽略了。教育不是要從了解開始嗎？這一節上，其實，雙方的真實多麼重要。孩子有一顆易感的心，老師們每一句不經心的話都會在他們心中發生不同程度的作用。這程度上的異差是基於老師與每個學生之間不同深度的了解。

所椿敢於說出他心中的話，我多麼欣慰。
甚麼都不怕，最怕虛假。



生日快樂



教完書，還有點時間。

問孩子們會不會唱那首「生日快樂」。他們有的說會，有的說不會。有的說老師沒有教過。有的說每次都聽到卻不會唱。有的說唱做什麼又沒有人生日——

鬧嘈嘈地，却有個聲音唱起來了。不知是誰。於是大家便也湊着唱，唱得亂七八糟。走調的管他走調去。歌詞不會的也亂拉一通。

一首歌還唱不完，大家已經沒興趣了。不知誰提起了生日。話題一轉，又談起生日來了。

一個說，他出世到現在都沒做過生日。

一個說，他的媽媽老是不記得他的生日。

一個說，他媽媽連她自己的生日都不記得怎麼記得孩子們的。

一個說他喜歡生日，一個說他不喜歡。一個說生日還不是和平時一樣。



教完書，還有點時間。

問孩子們會不會唱那首「生日快樂」。他們有的說會，有的說不會。有的說老師沒有教過。有的說每次都聽到卻不會唱。有的說唱做什麼又沒有人生日——

鬧嘈嘈地，却有個聲音唱起來了。不知是誰。於是大家便也湊着唱，唱得亂七八糟。走調的管他走調去。歌詞不會的也亂拉一通。

一首歌還唱不完，大家已經沒興趣了。不知誰提起了生日。話題一轉，又談起生日來了。

一個說，他出世到現在都沒做過生日。

一個說，他的媽媽老是不記得他的生日。

一個說，他媽媽連她自己的生日都不記得怎麼記得孩子們的。

一個說他喜歡生日，一個說他不喜歡。一個說生日還不是和平時一樣。



我聽着。笑着。我不是他們的媽媽。但是如果我能夠，我希望能夠記牢他們每一個生日，在每一個生日悄悄向他們說一聲生日快樂。

後來我教他們唱那首生日快樂。他們一下子便學會了。他們唱得興起，唱得一遍又一遍，我聽了一遍又一遍。

我聽得痴了。傻了。剛好打鐘。

匆匆下課。留下一張張小臉楞然。

孩子孩子，雖然你們不知道，但那一聲又一聲一遍又一遍的快樂快樂快樂却那麼醉意熏人哦！你們懂嗎？你們或許一點也不懂？

那是我的生日啊！

這樣的生日。孩子，你們有嗎？



無
心
浪
人





下了點雨，我沖了涼正走回宿舍。校園的草坪翠綠得可愛。雨絲夾着陣陣涼風迎面吹來，有些微微的寒意。我下意識的將自己緊緊的裹在大毛巾裡。

走過小木欄，看到不遠處跑來兩條小身影，是陳生的二女兒和小兒子。突然間兩個人在草場中間停下來，我看到那小女孩扎騰着雙手，扯着身上那件深紅色的寒衣，不知做些什麼。

走近了一看，原來，她是在手忙腳亂的脫下身上的寒衣，蓋在弟弟的頭上，替他擋去密密麻麻的雨絲。我拉拉身上的大毛巾，默默的想：這小姐姐可受得住如此寒意？

一件小小而平凡的事，却叫我想了好多。
我與他們姐弟擦身而過。

忍不住，又回頭一望。

兩條背影在細雨中，出奇的美。

× × × × ×
大雨後，校園內低窪的土地上積起了一灘灘黃澄澄的泥水。

幾個小不丁點——大概明年或後年就是一年級的模樣兒——蹲在黃泥水旁忙忙碌碌的不知玩些什麼。

我走過去，看到他們手上拿着一團團濕黏黏的泥巴。有些小鬼連衣服上，頭髮上都沾了泥塊。真是貨真價實的小泥人。我簡直樂開了。這些小不丁點幾乎就是大自然與雨的產物，與雨後的清新翠綠揉在一起，變成一副純美的圖畫。

你們在做什麼？

我慢慢的問。探頭看到泥水中那一小丘彎彎曲曲的「工程」。中間還間斷着挖了幾條「地道」，讓水流過。沒有人回答，大家都埋首工作。

造屋子嗎？我又問。他們驚覺似的抬頭望我。一些年齡較小的竟似受驚了，站起來想往那些較大的身後躲。我突然有點兒後悔自己那樣魯莽的突破他們的世界。

我氣惱自己爲什麼那樣不小心。

然後，一個較大的男孩子朝我裂唇一笑，操着還不十分通順的華語：

老師——頓了頓，他說：我們做萬里長城。

我笑起來。那些小小不丁點也笑了。我暗暗吐了一口氣。氣氛驀然緩和了不少。鄉村的孩子總是特別容易受驚，可是也特別容易和人親近。一個可愛的極端。至少，他們沒有那些叫人受不了的冷漠。他們不會拒人於千里外——只是他們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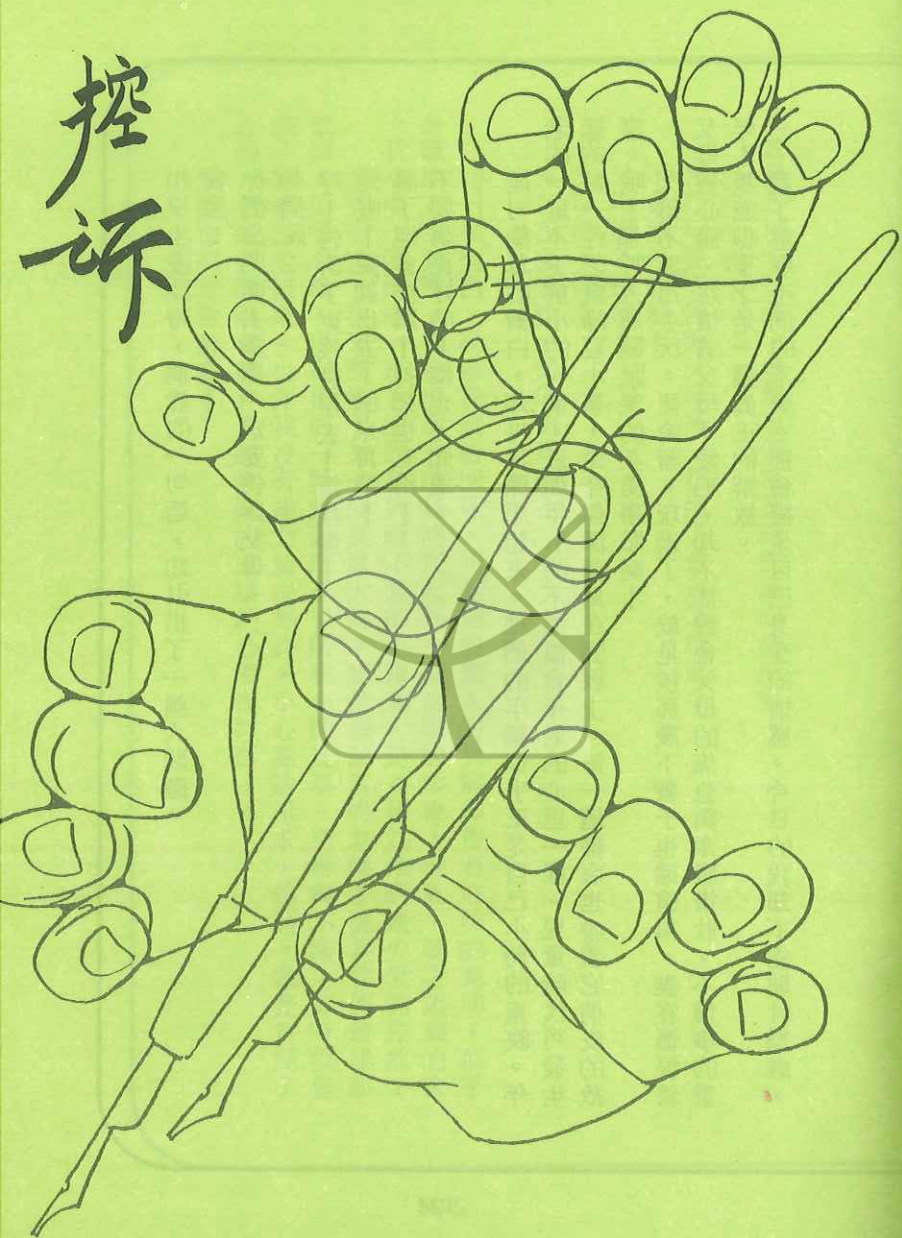
記得有一次在S埠一個親戚家里住。當時租屋的走廊上常常有三五成群的所謂都市孩子在遊戲。有一天看到一大群小不丁點集在親戚家門口玩「媽刺」。那副情景激起了我自己隱藏在歲月背後的童年，況且自己對小孩子的玩意兒總是特別感興趣的。可是，當我走過去，和聲問他們玩些什麼時，我得到的是一張張的猜疑的臉譜，幾個白眼，以及火辣辣的一句：不用妳管！

一剎那間，我受傷了。雖然我知道他們不過只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我就是那樣輕易的被傷得很深。我是不怨他們的，該怪的或是環境的薰陶以及許多許多的人為因素。只覺心中有股淡淡而又悠遠的悲哀。是什麼，使我們的城市孩子努力的為自己築一堵牆，一個不能突破的世界？

所以，我說不出自己對小泥人們有多少的喜愛。你可以去發掘他們，而且深入他們小小的內心世界。另一方面，我却不知道，我們將來的社會，將給我們塑造一些怎樣的兒童！



控訴



和學生漫談時，偶然的一句話，却引出了一個大問題。

我說：

你們出門要去那里一定要告訴父母。

他們說：

哼！告訴了更沒有得去！這樣傻！

是啦！要就出去了回來再講！

講了還會挨罵！打死也有份！

不要講更好吶！他也不知道。

幾句簡單的對白，却叫我深思起來。他們的牢騷似乎正是自己小時的重映。年老的一輩不了解小的一輩，正如年小的不能領會年老的心思一樣。兒童時代可發生過的每一件芝麻綠豆小事，至今還深深刻在腦板上。每一道鞭痕也帶着它俏皮的故事。哦！那叫人眉開眼笑的英勇事蹟啊！

父母不讓出去玩。便偷溜。玩過了，就是挨那幾下鞭子也還值得。盡在惱恨着父母狠心腸，怨憤着父母不愛咱，却不能體會父母的焦急與牽腸掛肚。不懂事的童年！叛逆似乎才是一種真正的解放。

我了解學生們的不樂。那曾經是自己身受的情感。今日的我却不能助紂爲虐。

也許是心境老了罷，竟然也帶着父母的憂心來反對。

我問他們：

出門玩耍不告訴父母萬一發生了意外怎麼辦？

不會意外的啦！

父母都不在家！

父母都不管！

沒有在家里吵，父母更高興！

好一頓搶白，說得我無話回敬。可是這些驚人的見解却帶着危險的意味，似乎什麼地方不對勁。腦海里似乎已經浮現起那一個個家的形象。混亂，缺乏照顧的家。我心中一陣抽痛。班上這許多冥頑不靈的小頑童，是否因為他們缺少愛的原故？清清喉嚨，我又開始了另一段長篇大論。真是個饒舌的老師！盡管他們曾經那麼惱人那麼混帳，現在他們一對對眼珠子裏所發出的光彩、新奇與不滿，却叫我整個心胸都溫柔起來。也許我沒有能力解決那許多小心靈的須求，然而，我是打開了心扉。我願意聽取他們許多許多好的或壞的心聲與控訴——

只要他們肯告訴我！

我寫展光



班上的劉秀莉一連許多天沒有來上課，通知書發出去了，仍是一點動靜也沒有。其他學生都說她不想讀書了。於是決定去她家里走一趟。

選一個晚上，來到街上，遇見班上的劉展光，赤着上身，和一大群小孩子在空地上玩鬧。我走過去，要他帶我去劉秀莉的家。他很興奮，拍着胸膛連聲說：

「我會走，我會走。」

可是，他又蹙起眉頭，說：

「很暗的哩！有狗！」

「不要緊。」我笑笑。

「我也去。哦？」一旁的惠強說。滿臉懇求的意味。「我不怕狗。」

「我也不怕的。」劉展光急忙也說。

「好好，兩個都去。」我說。

劉展光突然用手搔搔後腦，說：

「等一下。」

然後轉身一溜烟的跑了。一會兒他回來，手上多了一支小型手電筒。

「那來的？」我問。

「跟朋友借的。」

我心里不由的一熱。展光在班上並不是一個聰明的學生。可以說，他相當遲鈍。成績差透。可是他却表現了如此真誠的懂事。

我們就開始向劉秀莉的家走去。惠強在前面，展光則在我後面。一個衝鋒，一

個後衛。多麼像。走着，我有被保護的感覺。我發現，展光的手電筒一直照在我前面的路上，電筒的光圈小光量弱，但却照進我心底去，我只覺得溫暖。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在這樣小的年齡，就顯露了他們男性的特質——護花。

在行動後面所隱藏的，又是些甚麼呀？

在班上，劉展光可從來也不會和我廝混的呀，他連一句比較接近的話都沒有對我說過。

一路上，我頻頻回頭看他，他似乎沒發現，只是很專心的控制住那枝手電筒。偷偷欣賞，偷偷的疼。

到了秀莉的家。她不在，她母親也不在。只好找她姐姐談談。她告訴我，她父親在印尼工作，長年累月都沒有回來。母親要工作，家裡有一個極小的妹妹，很需要秀莉幫忙照顧。她母親有意思讓秀莉退學。我告訴她我想找她母親談談。叫她無論如何先叫秀莉上學校去。她却說秀莉太多天沒有上課不敢去學校。而且上一回會經病了一陣。秀莉身體弱，我是知道的。這不是最好的理由呀！

要如何處理這一類的事情呢？家庭與學業孰重？明理的父母應該知道。可是又能奈之何哉？

離開秀莉的家，我心中有一股淡淡的愁思。欲理還亂。

一路上，我問惠強和展光：

「你們說明天秀莉會去學校嗎？」

問後自己不禁傻了，啞然失笑。我那是在和學生講話呢？不知不覺中將他們當

大人來商量事情了。

「我看不會，」劉展光說。「劉秀莉每天晚上都去看戲，她說她不要讀書了。」
「一副大人口氣。」

「劉展光！」我好似沒聽到他說話似的，我叫他，用手拍拍他的肩膀。

「你很好。爲什麼你的功課一直不會進步呢？」

他垂頭不語，踢着路邊的小石子。

「你說讀書好嗎？」

沒有回答。

「你不喜歡讀書是嗎？」

「我讀不會。」很氣惱的聲調。我霍然一驚。

「誰說你不會？你會的，只要你去讀。」我肯定的說。

「他不會的。每個老師都說他是笨蛋……」前面的惠強插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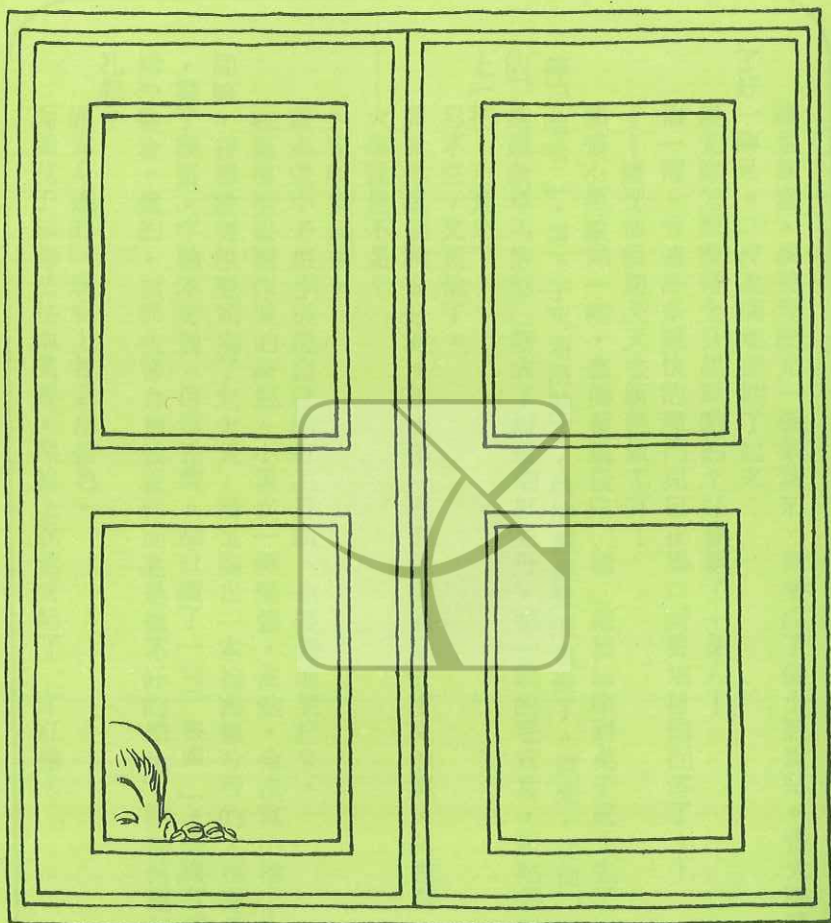
「誰說的！」我說得大聲，惠強縮了縮脖子。

我們走到街上，劉展光快步越過我面前跑去，頭也不回的說：

「我去還手電筒。」

就走了。我呆了一陣。這就走了？下文呢？我要對他講的話還沒講完哪，又似乎已經講完了。

他會聽嗎？



羞

踏進課室，便發現展光一個假期來，竟變成了個小黑炭兒。張大眼睛瞪着他發了好一陣呆。口沒遮攔地便問了起來：

展光你怎麼攪得全身黑黝黝的？好像變了一個人！

他一愕。旁邊許多輕快的嗓門兒已在異口同聲地替他回答了——

——展光他假期天天去新芭做工呀！

那張小黑臉兒一晃，整個黃腦袋兒「刷」地都給縮到桌子底下去了。我心里一陣「哈哈」，這下子可看清楚了，敢情還連髮型也換了。原來，從他「版權所有」的「蓬頭散草丐帮型」變成了短短的紅毛丹。那一頭的毛茸茸，服貼得叫人真想摸上一把，可愛透了！

忍不住，又逗他了。

展光你這個頭很好看。以後你一直理這個頭好啦！又涼爽，又整齊，又不必梳——大家說是不是？

大家哄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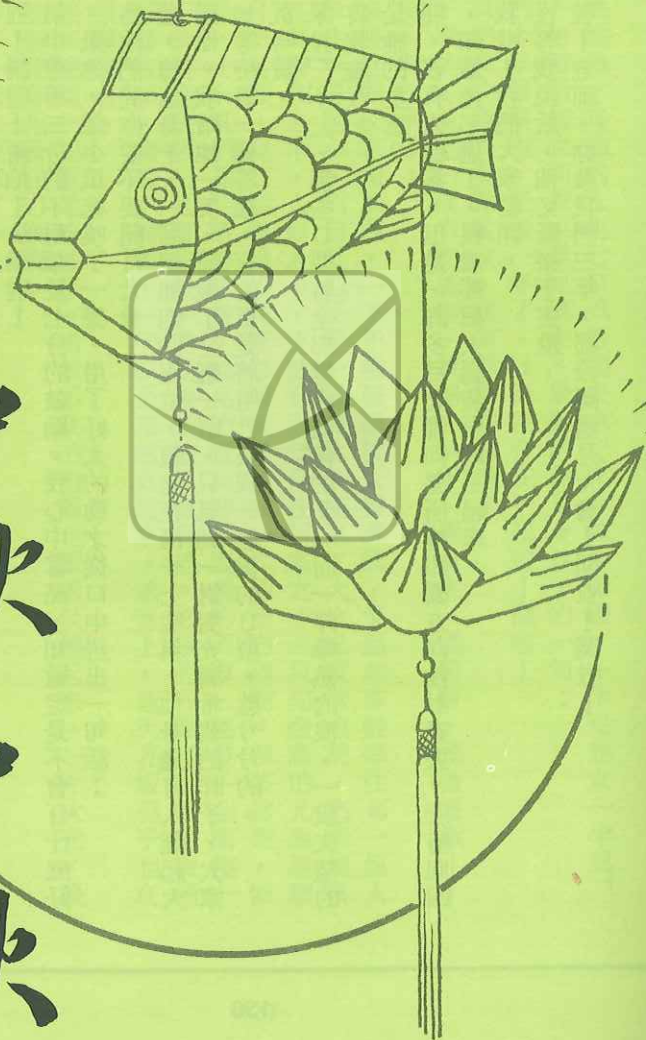
耀南這小子用手搓搓自己的紅毛丹頭，也傻傻地笑起來。

收集學生假期作業的時候。小黑炭一陣緊張，當然，他沒寫小楷——說是沒時間嘛，往那破書包里頭掏了老半天，倒也掏出一本捻得皺兮兮的大楷簿子。接過來，翻了幾頁，字體不美麗。但也整齊。隨口讚了一句「整齊」。心胸有種疼惜的情緒沖擊着。真的，對那些努力想做更好而老是做不好的學生，你如何绷起生硬的臉孔呢？

展光身邊的同學臉上都露出羨色。

而那孩子却羞怯怯地笑着，黑臉上竟也泛起了一片紅潮。

中秋中秋



志龍悄悄地趨前來。

我抬起頭，瞪住他漲得通紅的臉，還有那露出口外的兔子牙。我抬抬眉，用眼光打出一個問號，他叫了一聲「老師」，縮縮肩，吐吐舌頭，突然間說不出話來了。後頭，正響起幾個聲音在催促他：

講啦！講啦！甭怕！快講啦！

語氣中帶着三分的不耐煩及七分的鼓勵。我心中雪亮，知道定是不會有什麼好事情的。果然，這小瓜乾咳了一聲，用了好大的勁才從口中迸出一句話：

所椿他們問你要不要開月光會？

說罷，轉個身子，一溜烟地跑回座位，頓坐在椅子上喘氣。他身邊有人翹起大姆指稱讚他。我暗地一笑，掃視了全班一眼，只見一對對充滿希冀的眸子，大家都緊張地等待着一個答復，有的更是將咀巴張成一個個的O型，憨兮兮的。

我沉吟着。

如果說「不」，那些O型將全部變成倒轉的V。而一陣嘩然的浪，一股失望的巨濤會將我淹沒。

這是誰的主意？

我問。沒有人回答。但是，許多目光都向馮所椿那個方向投射過去。所椿向四周看看，知道逃不過了，幌着那個大腦袋兒站了起來。

是我啦！我們大家要開。

還沒等我說話，他又緊接下去說，

開啦！老師，妳教我們三年，都沒開過月光會！開啦！開啦！

打鐵趁熱，其他的人也七口八舌地央求起來。軟中帶硬，一半兒懇求一半兒「威脅」。句句話都說到我心眼兒里去。最絕的還是女孩子的一句：

我們今年畢業啦，最後一年了，以後沒有在一起啦！開啦！

小瓜們抓住我的弱點猛攻，哪有不勝的道理？

接下來的，便是一連串的籌備，策劃，辦貨，選司儀，排節目，預備遊戲——然後，中秋到了。

請來幾位同校老師助興，一下子整個學校人聲沸騰，笑語如珠般串住每一個人的心。學生笑得開心，對自己似乎是一種無比的滿足。大伙兒縱情地笑，恣意地嚷，在聲浪與聲浪之中，人與人中，突然有不知身在何處之感。只知燈籠的光圈朦朧幽邃，月兒當頭，與五彩繽紛的花紙彩帶銀絲揉成一片昏濛的醉意。舉茶當酒，恨不得一醉。而小瓜們却是精力旺盛，洪亮的聲浪沖破黝黑的天穹，遊戲一個緊接一個，分不清楚是我們追趕着遊戲，還是遊戲追趕着我們。悠揚的音樂在空氣中旋迴，我們跟着旋律，旋着，轉着，一切似乎都震動起來。感覺上，連天花板似乎也在隨着音樂震蕩着。

然後，蠟燭一根根地熄滅了。搶救不及的燈籠也跟着焚燒起來。一片火光，映照着——張張興奮而發紅的臉龐。

誰說了一聲：夜深了。

從窗外探首，哦，月兒也偏了西。然而，小鬼頭們却毫無倦意，意猶未盡。

最後，以一曲「友誼萬歲」結束了月光會。小瓜們胡鬧着，哄笑着，開心地唱這首悲壯的歌。我不知道他們對這個月光會的意義到底了解了多少。我也不知道他

們是否明白我給他們開這月光會的動機。難道只是這般玩玩鬧鬧地了事？

正如他們自己的供詞：

最後一年了！

在玩樂當兒，他們對自己的話到底記得多少？

三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它或許長得足以讓終日面對着我的學生生厭，却短得不能讓我精讀每一顆心。三年里，看着他們長大，有如看着自己親手種下的新苗發芽。那份奇妙的喜悅，在這三年之後，似乎已經化成爲另一種更深遠的感情。許是自己的傻氣吧？

「傷感」這個字眼兒，在他們這個年齡該是一個不熟悉的文字，也是不該有的。當他們笑鬧的時候，我也曾靜坐在一旁，審視每一張煥發的臉孔。我看到洋溢的熱情，我嗅到奔放青春氣息。「自然」與「野」的味兒從他們每一個舉手每一個投足散發出來。而當我感覺到心胸中有着最強烈的沖激時，是我表現得最平靜的時刻，也是小瓜們最忘形忘我狂笑胡嚷的當兒，這是奇怪的心境。虛幻，却又真實無比。

散會了，洗掃完畢，小瓜們個個離開了。剎那間，整個學校又是一片死寂。

回到宿舍，將身子重重地投向床上時，突然感覺到，自己是這樣地心力交瘁。

窗外，圓圓的月正靜靜地歇在那兒。散發着無限的柔意。

中秋。美麗的日子。難忘的記憶。該是個許願的時刻吧？只怕願兒未許，月兒已西沉。狂歡之後，總是一般難耐的空虛與寂寞。願與月兒一同下沉。

早熟



分組活動的時候，放小鬼們出去外面玩遊戲，在教室裡關了半天，一聽到可以去玩，不知有多雀躍。孩子不是要那樣蹦蹦跳跳，笑笑嚷嚷才有孩子味嗎？過份壓制總是不好。

草場不大，陽光強烈，樹蔭又少。孩子們才不在乎，跑到太陽光下映成一個個活生生的金色小精靈。

開始還沒發現，後來才覺得我每次叫他們列隊時，總是男的一邊，女的一邊。我不動聲色，有一次要他們拉手成一個大圓圈，男生和女生沒有人願意站在最末的位置，推來推去，女孩子更是縮成一團。我假裝沒看到，且看他們如何去搞，只見蕭民龍不知跑去那裡拾來兩根枯樹枝，與另一邊的張細花互握着。

一個大圓圈才告拉成。
可是我生氣了。

我不要他們在這樣小的年齡就將男女的觀念分析得如此清楚，真不可愛，拉一下手又怎樣？可是這種敏感症來得多麼自然。那是受了內心變化與外界影響所混和



的作用，引起這種叫人啼笑皆非的行爲，你能怪他們嗎？

我兇巴巴的要他們拋掉樹枝：「一定要拉手要不然以後不可以出來玩。」我說，是在威脅學生嗎？是在使用強逼手段嗎？我不知道。

蕭民龍砰然心動，但還是不敢牽手，問他，他說：

「等下他們要笑的。」

問他笑什麼他又期期艾艾的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一旁的蔡建情忽笑說：

「笑他男生拉女生的手，笑他拉新娘子的手。」

一下子，我怔住，然後大笑，小鬼們見我笑得開心，也跟着笑。

「你們這些小鬼，才幾歲？你們不拉手人家才要笑呢！你們難道不敢拉哥哥姐

姐的手嗎？同學的手也是一樣！」我說。心中却幾許感慨，是什麼造成他們這樣的？

後來，他們手是拉了，瞧蕭民龍，似乎是咬牙根忍受什麼似的，一臉的苦！

我們早熟的下一代！

是早熟嗎？



禧新如

TO: 張大頭



賀年片

陋者師鞠躬

他托人拿一張賀年片給我。

里頭，「鞠躬」處寫着我的名。歪歪斜斜的，還寫錯了我的心。上面T O……，寫着他自己的大名。

我唯有搖頭。再搖頭。小學畢業的學生，還不知鞠躬處應該寫什麼人的名字。難道，當年教的都丟到腦後了？不禁一陣神傷。這孩子，還是當年我罵得最多的一個啊！他每天都來學校打球，爲什麼不親自拿給我呢？

今天休息時候，從課室走回房間，在走廊的轉彎處與他碰上了。他一轉身就想跑，却被我叫住了。怔在那兒，扎騰着兩只手不知放那里好。通紅的臉，汗水像雨樣流下臉頰。裸着的上身油光發亮，一條濕透的背心披在肩上。手上捧着一粒籃球，拿起放下，又拿起。

還是一個成績糟透的運動健將嗎？

A，我對他說，謝謝你的賀年卡。

他呆呆地看住我，用手搔搔頭皮，好一副尷尬模樣。許久，他張口吱吱吾吾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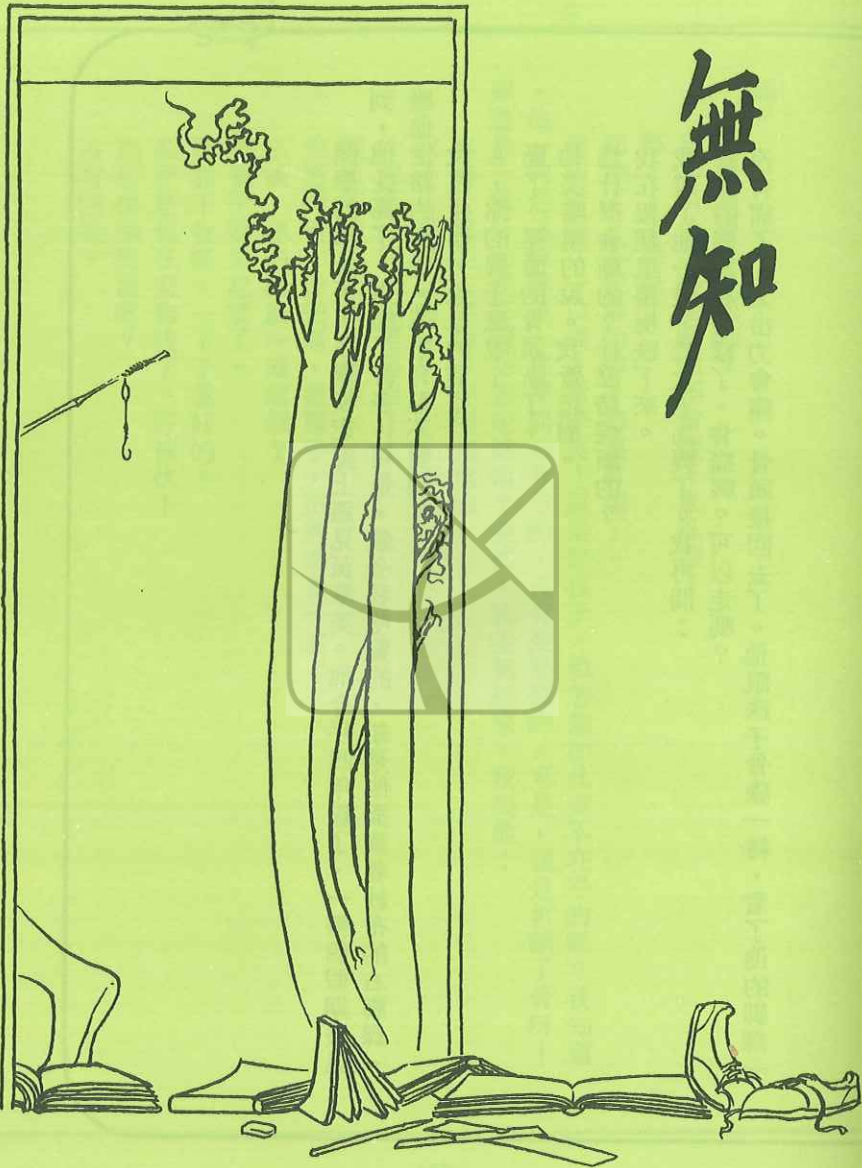
不——不必啦！

話還沒說完，一扭身便跑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竟發了一會兒呆。

（元月卅一日）

無知





開學的第一天，在學校走廊上遇見黃華美。他今年四年級了，一整個假期沒見到，他長高了，也黑了許多。可是，最令我吃驚的，却是他那紮着紗布的右腳踝。瞧他走路的样子，似乎有點不對勁。

我拉住他，急急的問：

A，你的腳怎麼啦？

斷了。裡面的骨頭斷了。

他笑嘻嘻的說。我蹙起眉。

爲什麼會斷的？什麼時候斷的？

我在假期里爬樹跌下來。

我瞪了他一眼，老大不高興了。我再問：

那你的腳現在怎樣了，會痛嗎？可以走嗎？

沒有痛了，太出力會痛。骨頭接回去了。他眼珠子骨碌一轉，看了他的腳踝一

眼。

爲什麼腳板歪歪的？

我的公公說那個醫生不會接，亂亂接。

那——怎麼辦呢？

都接了。不要緊的啦。都沒有痛了。

我暗暗嘆了一口氣。黃華美！真是個孩子，他怎能如此滿不在乎的呢？我知道，他一向是這個脾氣，那麼開心兮兮的，沒有憂愁似的。可是，這是折斷了骨呀！

難道他一輩子就要那樣拐着走路嗎？突然，我生氣起來。我問他：

你爲什麼要去爬樹？你明知危險。

我——抓鳥玩啊。

什麼不好玩，偏要爬樹！！

我又不知道那樹枝會斷。

他撇撇嘴，聳聳肩，攤攤手，正牌頑童一名！

以後，你的腳就一直這樣？

我幾乎要叉起腰了。

現在不會痛。一下子就好的。

似乎是他在安慰我了。好傢伙！

你以後還爬樹嗎？

沒有回答。

萬一跌斷了一只手或一隻腳怎麼辦呢？

我緊迫着他。

不會的啦！

說着，黃華美又向我裂唇一笑，一拐一彎的跑開了。

我傻楞楞的看着他黑黝黝的背影，心中掠過一陣難受又無奈的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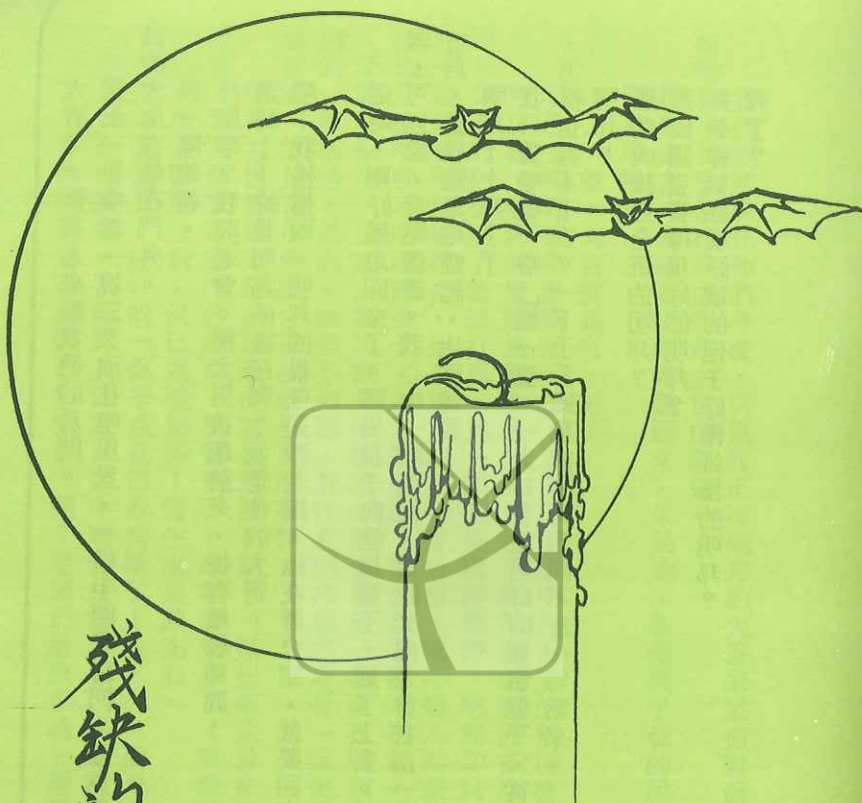
他爲什麼能那樣不在乎？真是個孩子哦！他完全不知道那利害關係。當他長大時，他會不會爲小時候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與傻勁兒後悔呢？

現在，折斷腳踝雖是一樁小事，可是在將來，這會不會變成他生平憾事呢？

小孩子不會想得那麼遠，所以他們能比人多享受一份無知的快樂。大人們自以爲知道很多，却不知道。那「知」在無形中不知剝削掉多少歡樂。正如傻傻的我。

只望，只望將來「有知」的黃華美也能如現在這般樂天豪放，這般嘻嘻哈哈的。却不知道，將來的他會是一副什麼樣兒？





殘缺的生命

大清早，便有人來敲我們的房門。

我正一手拿着一塊三文治往咀里送，一只手開了房門，却見到老曾與一個不相識的大男孩站在門外。

我一陣錯愕。

什麼事？我問老曾。那大男孩趨前來，很有禮貌地問：

請問——妳是明邦的級任嗎？我是他的大哥。

哦！我搖搖頭。明邦的級任是顏老師，她在辦公室，就要回來了。有什麼事嗎？

這時，剛好顏走回來了。那男孩子向我擺擺手，迎了上去。他的臉沒有一點笑容，可以說，有點僵直。我心中一陣迷惘，用眼光向老曾打出一個問號，老曾一撇咀角，濃眉緊緊地蹙起，生硬地說：

明邦——死了！

我只覺喉嚨「咯」地一聲，一大口香甜可口的麵包似乎又從食道中翻滾着上來，怎樣也吞不下去。一下子舌頭發麻，再也問不出一句話來。

明邦？

那個成績冠全班的明邦？

那個圖畫畫得頂好的明邦？

那個脾氣好壞好壞的性子好怪好怪的明邦？

死了？

我楞楞地跟在他們身後，只見顏正與明邦的大哥呆呆相對而立。他正低頭垂淚哽咽着，似乎是在敘述明邦去世的經過。

我走過去，顏紅着眼圈轉過頭來，呆呆地，像個傻子似的說：
是明邦啊！

叫了一聲，向我撲過來，哭了。

我們去明邦家里慰問他父母，才完全明了明邦去世的前因後果。

可以說，明邦的壞脾氣是他致死的原因。顏和我講過許多次，明邦性子與衆不同。其他的同學挨了老師打罵，過一陣子便忘得乾淨。明邦却只要被輕輕罵一句或打一鞭便氣得滿臉泛白。他愛憋住氣，也愛抬槓。氣不過人時便嚷着頭痛。顏老師說他是個吃軟不吃硬的孩子。越是對他凶，他越是不聽。我想，許多學生都是如此。不要說學生，連成人都可能有同樣的心理。只是，出現在明邦身上的，是比較強烈的一種情緒。然而，誰都不知道，潛伏在明邦體內還有一種更可怕的病症——心臟衰弱。這是在他死後才被檢驗出來的病情。

明邦去世那日亦是因爲頑皮被母親打了兩下，氣起來全身血液經頭部沖上去。況且，那天他又在家門外跳高，雙管齊下，他頓時受不了，喊着頭痛。當晚便開始嘔吐，送去醫院急救，但已返魄無術！醫生說是腦充血。

誰都沒想到，好好的一个學生就這麼消逝了！生，死，真是由不得人的麼？明邦的母親悲慟欲絕，哭得死去活來。口中喃喃地唸着：「輕輕打他兩下，他便這麼去了！我今後那里看得開呀！那里看得開？老師們這麼愛他，偏偏他又這麼短命！

這麼短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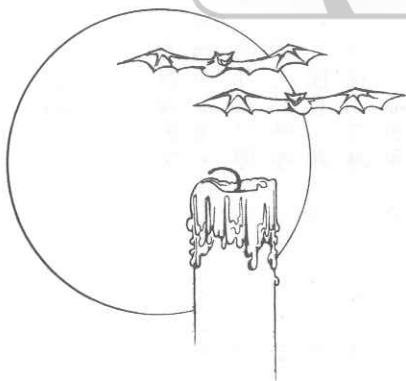
一字一句都是慈母親切的呼喚，聽者莫不泫然。而明邦在九泉之下若有知，又豈能忍心這樣子就去了呢？他今年才唸五年級，難道死神竟等不及他小學畢業就要將他帶走麼？

夭折！那是怎樣殘缺的生命啊！人生的旅途上，小明邦還沒走到五分之一呢！別人有的，他都沒有，別人沒有的，他却有了。這是那門子邏輯？

生離死別，人生最大悲傷，不過於此！

明邦！魂歸來兮！

（一九七七年三月廿一日晚）



女愛





今天教第四課。是冰心的「母愛」。

許多許多年前，當我還是個小學生時，我也曾經讀過這一篇，那時，小心靈里模糊的認為，冰心寫得好，真好。好在什麼地方，又說不出來，總之，母愛是那樣「好」。今天重見這篇，我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悅，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不會厭似的；我興奮了，急迫的想將從冰心文章里所得的那一份感受傳達給學生。

一拿起課本，發現我馬上被冰心所描繪的母愛捕捉了。我整個人似乎都落在那里面了。於是，我發現，我在講愛，我那樣用心，滔滔不絕的講着一個又一個的愛的事。我不知道學生們對愛這抽象的東西能有多大的認識。我只是怕，只是怕，我的愛的資料不豐富，不夠填滿他們那些小小的，需要愛的心。

他們好乖，好靜的聽我講着愛的故事。他們的臉發光，他們的咀角孕着笑意，眸子裏盛滿的是濃濃的幸福的光輝。我竟樂得想流淚。

冰心說：「世界是這樣建造起來的。」

——是怎樣建造起來的？——我問他們。課文中「這樣」是指什麼？

（他們七口八舌，爭着要回答。）

——是指母愛。

——是用母愛建造起來的。

——是母親和孩子建造起來的。

對了，或者，說得更籠統點，世界，就是用愛建造起來的。

再問他們：

母親愛你們，你們要愛母親嗎？

要！！

（嘩，好大聲，震耳欲聾。）

幾愛？

（自己問得傻里傻氣。就是想知道他們怎樣回答這問題。）

全班呆了好半響。沒有回答，顯然是被難倒了。許久許久，才爆出一些答案來

——很愛啦！

——很很很……愛。

——要拿什麼去量呢？

——老師妳不是說母愛是沒辦法量出來的，那麼我們的也是量不出的啦！

——像冰心愛她的母親那樣愛。

——像母親愛我們那樣愛。

——一千愛。

——一萬愛。

——一個世界那樣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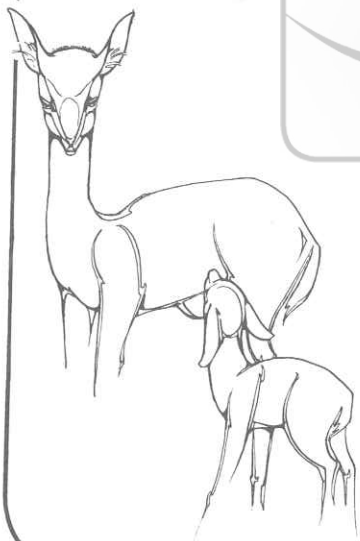
.....

.....

我含着笑，含着淚，任由他們沉浸在那一片無邊無底的愛里，任由他們的思想
為愛奔馳——

在寫着這一切一切的當兒，我是怎樣的感受愛的沖擊。我是怎樣的疼着學生們
純潔無私的心靈。

我愛。愛一切可愛的。
更愛那心中有愛的人。



洞



他舉起手，躍躍欲試，那股切的小臉孔洋溢着一個答案。

我含笑叫他起來作答，却在他縮起手的一刹那看到了他腋下衣服的破洞。我笑得更深了，誰不知道，小蘿蔔頭們的校衣就是那一處最易破。而那破洞，正是他們全身充滿活力、好動的結果。

給學生習作時，走過他身邊，不在意地說：

漢漢，你的衣破了。

他下意識地又舉起手，附頭望望那衣洞，用小食指挖了挖，皺起眉頭，說：我知道，每次都破的。

這下子我看得分明，那洞，還是補過的呢！白色的衣，却用黑色的綫縫補。只是，補過了又再裂了，斷綫稀稀落落像八爪魚的爪子那樣散在衣洞口。我暗自笑了。那補衣服的人顯然不太高明，瞧那綫路交叉錯雜，亂七八糟的！

我撫撫他的頭，說：

回家叫你媽媽再給你補一補。不然風吹進去，會着涼。

其他的人意識到我的玩笑，都笑起來。只有漢漢啣起咀，似乎不高興我拿他的衣洞來打趣！只見他悶悶地說：

家里沒有針車，媽也沒空！

哦，那麼上次誰替你補的？

他埋下頭，許久都不肯開口。我托起他的頭，驚異地發見那一眼的淚光。這孩子，怎麼回事了，他在無所遁逃之下，低聲說：

我自己。

哦！我點點頭。怪不得那樣亂七八糟。一個四年級的男孩會補衣？還不是用綫將洞口拉上來合攏就了事？

媽媽爲什麼沒有空？

她——她要做工——

這小東西，聲音竟是微抖着的。

旁邊，却有一個聲音直嚷了起來——

她媽媽整天賭博的！

話未說完，咀巴已被漢漢一拳打下去。我伸手將漢漢扯住，叱責道：

林漢漢！怎麼動手打人！

他——他亂說！漢漢咬着牙，從齒縫間迸出一句。

我沒有亂說——李華強撫着咀，爭辯着。

華強不要多咀！我喊他。漢漢同時掙脫我的掌握，嚷了起來：

我媽媽沒有賭博！

嚷完，一屁股頓坐下來，伏在桌子上大哭起來。

我心中也許明白。

撫着他哭得抽動的頭，我心中的憐惜還滲拌着微微的不滿。這是個好孩子。雖不聰明，但是努力，肯學習，品行也好。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會怎樣地愛他，而他的媽媽爲什麼不懂得珍惜這一塊寶？賭博，多不可愛的字眼！

漢漢，老師替你補要嗎？
不要！好小子。倒是斬釘截鐵的。
你自己補？

我叫媽媽補。可憐的孩子，那樣無助，却拼死都要保有一份自尊。他那份倔強叫我震懾了。他明明已經哭出他的失望與無奈，却不顧一切要表現對母親的信心，他媽媽應該怎樣地欣慰有這麼一個好孩子！

漢漢！可以帶我去你家認識你媽媽不？
他怔住，睜大眼睛望住我。我給他一個鼓勵的笑。他眨眨眼，擠落兩行晶瑩的淚。

(四月廿四日)



白痴



他伸出一只髒兮兮的手，往垃圾桶里一陣亂翻亂掏，抽出手的時候，食指與大姆指之間多了一枝吃剩的棒棒糖，就只剩那麼一口。

他搖晃着腦袋兒，看着手中的寶物，裂開咀嘻嘻地笑了。然後，將棒棒糖上沾着的東西胡亂地在衣上擦了擦，張開口，將糖兒送了進去。

哎呀！姐姐妳看他吃那個！垃圾桶里的東西！

一陣童稚的聲音響起。一個小男孩正拉住姐姐的衣角，嚷了起來，不遠處，賣雪條的李孀也轉過頭來看。一個高年級的學生拿了一疊簿子，也停下來看。世界上一切的活動似乎都在一剎那間停頓了。

而他似乎也漸漸明白自己是被注意的焦點，於是越發得意起來，吃得「嘖嘖」有聲，還傲然地向旁觀者翹起大姆指，表示讚賞之意。

真髒！這孩子！李孀搖着頭，將站在身邊的小兒子攬過來，柔聲說。

你不可學他那麼髒啊！啾啾。吃髒東西會肚子痛呀！

啾！小啾啾做了個鬼臉，啾啾才不吃垃圾桶里的東西呢！

老羅從遠處走來，看到垃圾桶旁這傢伙，麼喝了一聲：

還不去上課！

只見他微微一怔，似乎是老羅的聲音驚動了他的耳膜。然後，他又眯起眼呵呵地笑起來，對着老羅走過來，伸出一只手說：

給我一角。

重重復復地一直說：給我一角。給我一角。

去上課！老羅又大喝一聲。

他縮回手，擠擠眉，嘸嘸咀，一副委屈的樣子。許久，他似乎突然間打定主意要怎麼做，頓了頓足，一交坐在地上，放聲大哭起來。

旁觀的人大笑起來。在笑聲中，

——這小冬瓜幾年級了？有人在問。

——四年級了呢！

——他每天來學校都不進課室的，這樣的到處亂蕩，找東西吃呢。

——可是他放學又懂得回家。

——其實他也不是完全不懂事，還會要錢買東西吃！

——上次你給了他一角，他這次可會來討了！

——是呀！他不是頂聰明嗎？

——他這樣亂吃東西也不會生病的，真奇怪！

——像他這樣，無憂無慮，倒也快樂哪！

——也真可憐。

——爲什麼會這樣呢！

在話與話中，感想與感想中，他已經哭夠，擦擦沒有淚的眼睛，站了起來。搖搖擺擺地，被一顆小石子摔倒了，笑嘻嘻地爬起來，一點也不埋怨。他走到水龍頭旁，洒然地扭開水龍頭，將蓬着亂髮的小腦袋兒伸到水龍頭下，一時水花四濺。他不動，任由水沖打着……

這個孩子，人們給他一個不可愛的名，叫作「白痴」。他和常人一樣，也有五官端正的臉，有身體、手、腳。他也會哭、會笑。他也懂得肚子餓了要吃，眼睛睜了要睡。他也會長大。然而，他就是與常人不同。上天虧待了他，他也不知道。在常人眼中他也許是快樂的。但是，若從他本身看來，他是一個可悲的犧牲者。

「白痴是世上最快樂的人」，這句話已經不新鮮了！說這話的人真是該死。世上沒有真正願意當白痴的人。却有太多以這句話自娛娛人的人。反正，白痴是不會與人辯論的。

「白痴」，那是一種怎樣的環境啊？我希望能夠去體會它，然而，謝謝老天爺我永遠也不必去經歷它！

我最喜欢……



曾經給學生寫過這樣的一個題目，我最喜歡——

反應非常熱烈。討論的時候，小瓜們更是七口八舌，爭先恐後地要說出自己的「最喜歡」。有的更是爭得面紅耳赤，總是以爲別人的有啥好喜歡？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兒童的主觀強，或許這便是他們真誠可愛的地方。特別欣賞有主見的學生，不管他們的「以爲」是對還是不對，總之他們是擁有了「一份自我」。

大家似乎都很喜歡這一類的題目，因爲這是表現自我的機會了。沒有範圍，不限定體裁性質，他們可以自由發揮。最重要的還是因爲這並非正統作文，我不拒絕「句子方式」，學生不必作「文」，只是心之所至，隨手揮洩。我喜歡有時讓學生主宰自己的功課，雖是放縱了些，但是讓他們做自己的主人倒也蠻有意思的。

當批閱他們交上來的「我最喜歡」時，我發現自己是沉醉在一片濃郁純美的綠茵之中。那些小心靈赤裸裸地呈露在我面前，我以整副心神來閱讀，來咀嚼那一頁頁真誠諄樸的心語。我驚奇，我嗟嘆，那些小小心靈中竟包含了如此豐富的園地。那些平凡且又深奧的小思維有如奇卉異草所發出的香味一般，使人徘徊不忍離去。我渴求着要讓許許多多的心中有愛的人來分享我這份神祕的欣悅，因爲我的心實在盛不下那許多太濃太密的情緒。

且看吧——

——我最喜歡爸爸跟媽媽笑的時候。

——我最喜歡吃飽飯去散步看到晚霞。

——我最喜歡老師不要生氣。

——我最喜歡我親手種的菜籽出芽了。

——我最喜歡測驗拿一百分。

——我最喜歡雨。

——我最喜歡我的大哥，他很好。

——我最喜歡喝冰凍的汽水。

——我最喜歡我有錢，我要買一支美麗的烟斗送給我的公公，他很疼我。

.....

.....

.....

將小瓜們的「最喜歡」唸出來讓大伙兒都喜歡一陣。然後一個小瓜問：

老師妳呢，妳最喜歡什麼？

頓一頓，回答他們：

最喜歡你們寫許多「最喜歡」給我看。

大家嘩然，大讓「老師吃臭」。

說不得，也只好「臭」他們一次了。不想還好，一想之下，不行呢，這個問題

可難答了！

細算一下，自己喜歡的倒要比討厭的多呢！總是太容易便喜歡着一件事物，容易得幾乎濫了。喜歡得濫了便弄累了自己的身與心，於是漸漸地便厭了。也會吩咐過自己莫要讓感情流瀉得太匆忙，經驗告訴自己，喜歡得快的東西，也更快生厭。當然也有許多許多以前喜歡，如今喜歡。而且肯定地要永遠喜歡下去的事物。

有時會發現，最喜歡的也許便是最討厭的。從來沒有喜歡過考試，最恨透考試，但是，却是最喜歡考試像那一陣騰雲駕霧似的輕鬆心情。然而若無考試，何來考試之後？這又不合邏輯了！

小瓜們不知道，他們的句子有時似乎正是由我心中發出來的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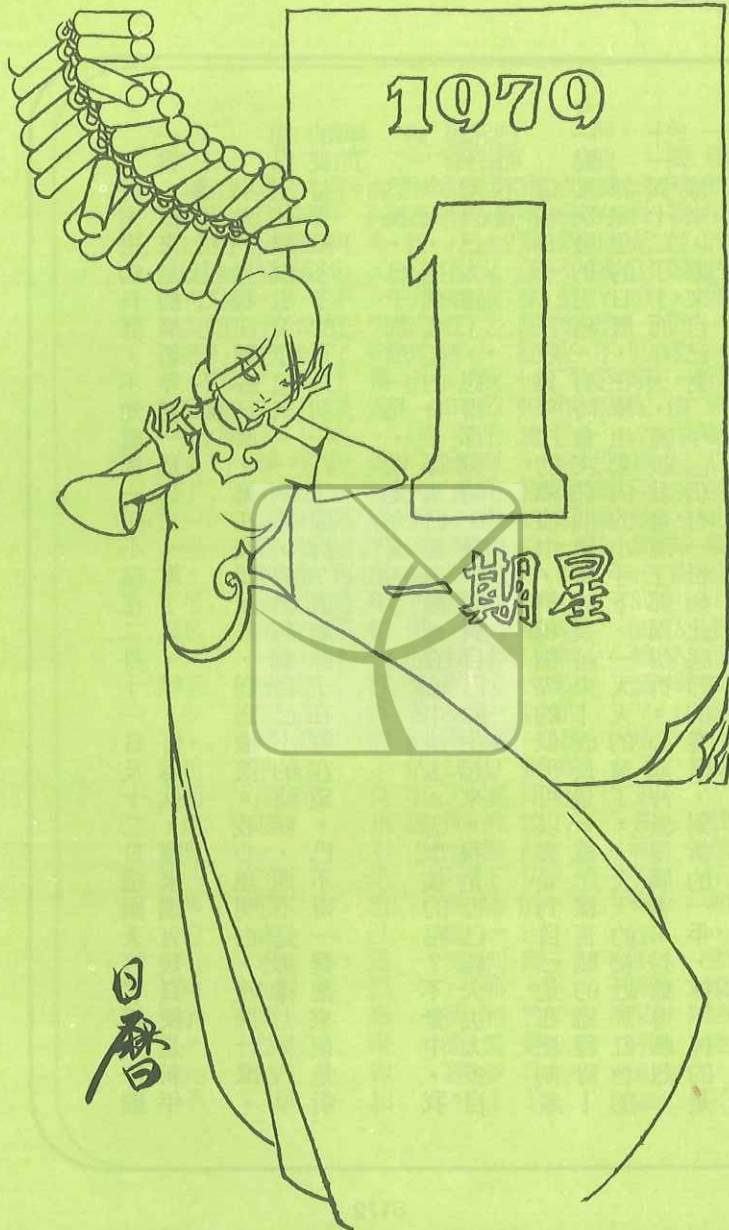
我喜歡他們不知道。因為一些他們所喜歡的東西若也是老師的「喜歡」，他們便要笑話了。我覺得羞嘛！其實，大人心中也有一份被壓制的、潛意識的稚心。我會經好想、好想嘗一嘗別人手上拿着的冰淇淋呢！也是一種喜歡，近乎邪氣的喜歡。現在我喜歡我有錢，因為有錢我便可以做許多我一直想做而一直都沒做出來的。錢又可以還債，我也喜歡有一天遇到一個他喜歡我而我也喜歡他的人。我喜歡的都很自私。我實在是一個小人，渺小的人。當然我也喜歡世界永遠太平，不要世界第三次大戰，因為如果大戰了我們誰都不能有「喜歡」了。你說是不是？

1979

1

一期星

日曆



課室里的日曆，不知道那一個小鬼在二月十一日及十二日這兩天打了折。仔細一看，原來是農曆新年初一及初二。算了算，哦，好傢伙，原來還有幾頁便是新年了！過年呀！心怎能不動？

小鬼們見我在翻動日曆，都在交頭接耳，窺窺偷笑。我心里明白，沒問什麼，却忍不住樂滋滋笑了起來。一刹那，突然想到自己小的時候，還不是那樣七早八早的便替那紅冬冬的正月初一打了個折？直着脖子在等在望，巴不得一覺醒來便是新年了。

然後，日子那麼一晃，就是今天。

今天，這個重要的日子原來已經漸漸地在心中淡去。怎麼搞的呢？不覺中，我似乎離自己太遠了。想得深刻時，幾乎要對自己陌生起來。我是否已經失去太多自己而不覺？

這些日子，在收賀年片的熱浪中，模模糊糊的似乎可以感受到自己是在壓制着一點要突發的思緒。有時會突然間氣惱成長起來！成長是一種怎樣苦悶的過程呀！課室里的日曆，在學生勤快的小手下，一天天的薄了，一天天的接近那紅色的十一與十二了！而今天，竟被我發現了那兩個折。心頭沖激得厲害，抖動得劇烈。原來，原來自己對「年」仍有一份如此強烈的眷戀，對新的一年，抹不掉的是

一層歡悅的色彩，一股震撼心弦的響往，前面將是什麼？我無所知，那麼陌生，不免要戰戰兢兢，但是，憧憬起來，却能引人入勝。

成長是怎麼一回事呢？是不是那一心的感觸？是不是那種沒辦法拒絕又不知如何迎接的心境？是不是那一股紊亂？

成長是不是拖在「年」後面那一條五彩繽紛的長尾巴？

我常常這樣胡亂地想着，却始終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比較貼切的定義。於是日子就這樣過去又過去，我似乎揮霍得如此洒脱——一如日曆被撕下時一剎那的美姿！依稀記得，不知在那一年，掉了一個稚音，就開始尋找，開始玩賞着每一個過程。每一個過程似乎總愛留一些叫人回味的可愛而又苦澀的痕跡！

直到今天，突然驚覺，撕日曆，爲年初一打折的手再也不是自己這抓籐鞭握粉筆的手。再也不是了！或者說，不能再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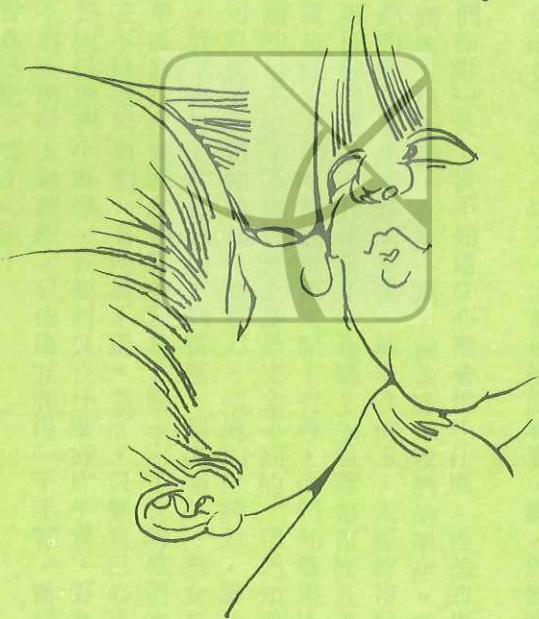
一陣輕風，日曆紙上下撲動，做傲然的，是在笑我？

我且展眉，欣迎乙卯入懷；不管前面是一種怎樣的浩劫，不管逝水如何悠悠。我比日曆更傲，我能麼？

隨着日曆的撕落，我失去了一些，可是，至少，前面還有一些沒有來的。是不

？

純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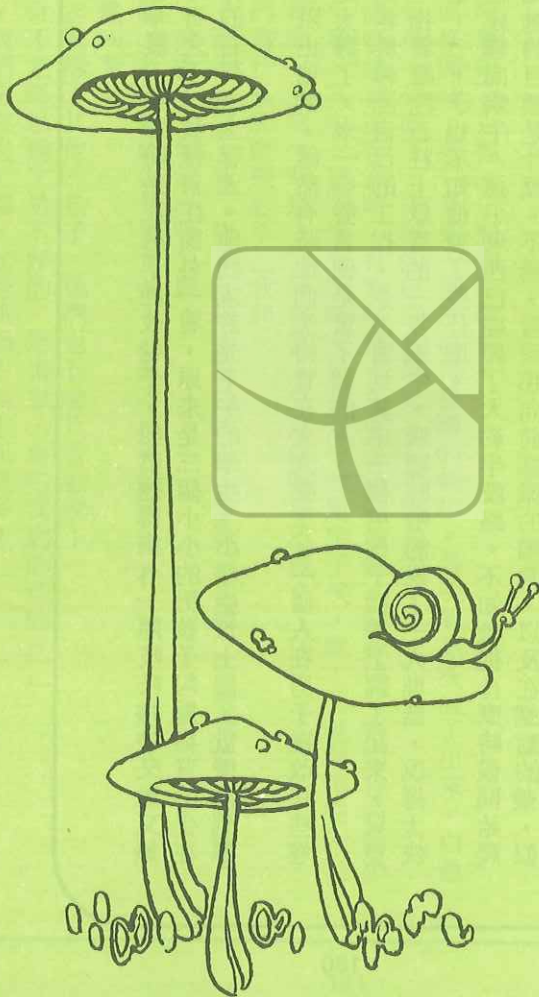
有一次和G帶兩個學生去看影片「苗寨烽火」。在影片放映之前，銀幕上是映一些片頭。兩個學生正津津有味地盯着瓜子。突然間銀幕上出現一對男女，他們都穿得很少……

我注意到兩個學生急急的低下頭去。好久，才偷偷抬眼看看，噢，那鏡頭沒有了，才勇敢的抬頭。

我用手肘動動G。我們相對一笑。我不知道G心裡會想些什麼。她想的也許與我一樣，也許不。我沒有問她。只知道，在那一刻，我多麼疼我們的學生。疼他們儂兮兮的純真與可愛。我們的鄉村學生多好，真像一塊未璞的玉，未經都市社會氣息的薰陶。或許你會說，現在他們還小。五年級了，小嗎？去看看都市裡五年級的學生吧。他們可會做出和說出叫大人們吃驚的東西來呢！有時，他們知道得比大人多呢！我們的鄉村學生知道的也不少。不過性質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他們知道胡椒什麼時候成熟，什麼時候可以採；他們知道如何握膠刀，知道如何揮刀，膠汁才是最多；他們放學回到家里，放下書包，拿起農具，到耕芭，到菜園，一些女孩子更知道要在清晨五六點起身幫媽媽拉水保開水照顧弟妹洗衣服……有時他們的功課沒有做書沒有溫習，我實在不捨得罵他們。有時氣不過，罵了，只覺自己心里發痛。帶他們去看電影實在是因為他們少娛樂，在鄉村又沒什麼好片子看。答應了他們，他們多麼興奮。但又不敢表現得太過劇烈，只偷偷互相捏一下手臂，露齒一笑——就是那麼怯怯的。我看眼里，笑在心里！

世界真的有所謂永恒的事物嗎？不管他們長大以後怎樣——且讓那一剎那儂兮兮的純真永留心懷。且願他們能永遠保留那一種純真——是不是太貪心呢？

蝸牛



有一個早晨，空節時坐在房子裡改卷子，忽然聽得窗外一陣吱吱喳喳又脆又嫩的童音。好奇之下，我探首往窗外一看，原來是三個小小的男孩子勾肩搭背的坐在窗外水溝旁的石灰土上聊天。他們或許是下午的學生。小學生沒上課，就愛溜到學校來玩的。

我也沒阻止他們，雖然有時他們笑得實在太大聲了。一個人在房子裡改那些卷子，也真是太靜了，來一些聲音倒是蠻不錯的。

正待將精神轉回自己的工作，忽然看到其中一個男孩子從地上跳了起來，只見他趨向前，指着籬笆石柱上歇着的一隻蝸牛，噤哩哇啦的說了一大堆話，說得太快，又是客話，一下子也不知他說了些什麼。

我的視線轉向蝸牛。這小東西已經爬了大約半段路。不知牠從什麼時候開始爬的，更不知牠的目標是什麼。不過，看到那向前探索的觸角，以及在蠕動的殼，似乎有「不到頂端不罷休」的志願。

突然間想到小學時代曾經讀過一篇有關蝸牛的文字。這篇課文是以寓言的方式寫出蝸牛的耐心與堅忍。文中刻劃蝸牛的默默行動，以及不屈不撓的精神，寫得很細膩，很動人，因此印象也特別深。

想得入神，那男孩子驀然伸出一隻手指，將蝸牛輕輕一挑，「嗒」得一聲，蝸牛摔到地上了。幸好是摔在草地上，殼沒破，總算是保全了一條性命。我透了一口氣。

在我還沒轉念時，另一個坐着的男孩突然探手取來一顆大石頭，往蝸牛背上就摔了下去——

我的呼聲與「克擦」一聲同時響起。

當石頭移開時，我只見到一團被敲得稀爛的蝸牛。透明的黏液流了出來，白色的泡沫一個接一個破了，未破的正迎着陽光，在晃呀晃的。

小鬼們發現我的存在時，有點吃驚。那兇手迅速地將石頭拋掉，對同伴吐吐小舌頭。好半響，其中一個突然裂開咀，對我傻兮兮地笑了笑，說：「老師早安。」

我點點頭，笑笑。暗道：「好傢伙，先來個圓場不成？」

「你們爲什麼那麼殘忍？」我問。

小孩子面面相覷，那「兇手」用手搔搔頭皮，看看「屍體」，看看他的同伴，又看看我。然後，才啣着小咀兒說：

「老師，老師說蝸牛是害虫嘛！」頗不服氣似的。

我悚然一驚。

這一言驚醒了其他的孩子。他們也七嘴八舌地說：

「是呀！老師說蝸牛是不好的，是害虫，會吃我們的菜的。」

「嗯，我們常常去菜園，就是抓蝸牛咧！抓很多！」

「抓了放一把鹽下去，牠們就死啦！」

我一下子沒有插口的機會，望着他們煥發天真而又無知的小臉孔，只覺打從心底裡疼出來。

蝸牛是害虫，可不是麼？

蝸牛的堅忍，竟也抵不過那小指兒輕輕一挑。這一切推翻了什麼？

讀書人似乎總喜歡將自己局限在某一個範圍里。這兒的鄉村兒童與實際生活接觸，無形中他們的言談行動及思想也趨向現實。很純，很可愛。

「蝸牛是害虫嘛！」

多麼強，多麼有力的控訴。它擊倒了我的惻隱之心。似乎在告訴我，不必同情有害的東西！的確！

可是，世上的「蝸牛」何其多，我們能滅掉全部嗎？或許孩子們能告訴我們答案！

星

期

五



星期五

是一週的學校生活的最後一天。

喜歡星期五。嗯，誰不喜歡星期五的？

是因爲星期五以後是星期六才喜歡的嗎？週末是屬於自己的日子，喜歡有什麼錯？

星期五只上四節課就放學。老師們都上兩節，學生可得上四節。我的兩節是從早晨七時卅分至八時卅分，可愛到半死的時光。又是上「分組活動」，在本班。於是星期五似乎是級任老師與小猴猴兒們廝磨的特殊時間。星期五，小鬼們特別活潑可愛，話特別多，也比較不怕人。我可絕不會讓他們爬到頭上來，但我允許他們有充分的自由發言的機會。所以星期五喜歡讓他們練點字——大小楷。做些算術小補充。玩玩「串珠廉」或「結成語」的遊戲兒。做些智力測驗或猜謎語。有時，讓他們講講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不快樂和快樂。有時，我也談談我的。讓四十多顆心拉拉手。咬咬耳朵。讓他們在作業、籐鞭、責罵與功課中透那麼一口氣。

或許因爲星期五我對他們特別好，所以，星期五，他們總是捨不得我。快打鐘時，他們總要流露出依戀的神態。是否我平時對他們實在是太嚴厲了呢？

他們老喜歡問我是不是「又」要回家？老是說要去我的家可以嗎？想想，我給他們自由的時間或許是太少了。或者說，與他們這樣無拘無束在一起閒談的機會根本是少得可憐。尤其是他們今年是會考班。上課的時間上課，有時還得趕功課，那有閒兒拉扯？

所以，怎叫人不愛星期五？

更愛他們知道要愛星期五。

我們去膠林



我們去膠林。

我們，是指G，C，我，和一群學生。當然，我們不是去割膠。我們是帶了學生（或者說，是學生帶我們）去膠林里作實地寫生。

真有意思！

幾天來老是下雨。空氣沉悶又潮濕。在出發之前，我們都在担心着老天爺不知作不作美。再想想老天爺這頑固的老頭，也沒有什麼好商量的。於是，我和G便各帶了一把傘，以防不測，學生在笑我們沒下雨也帶傘，我們只當沒聽見。心中只想：待會兒下了雨才來與他們論論未雨綢繆這道理吧！

我們一行人，浩浩蕩蕩的步行到離學校約半哩的一個膠林。說起來。這片膠林在我們還不算太陌生。因為，膠林再過去便是我們傍晚時分散步的好地方。我們將這好地方命名為「小橋流水」。其實不外是條臭水溝而已。但是，流水倒是不假，「橋」的兩邊，有幾間屋子，疏疏落落的散佈在翠綠色的瓜田菜園中。細細咀嚼，似乎果然有份馬致遠詩句「小橋流水人家」的意境。只是，這一個「小橋流水」離學校未免太遠了。否則，它倒可變成一個「名勝」哩！

到達膠林時是中午兩點卅分左右，膠林里靜悄悄的沒有一點人跡。學生們拿着畫具，笑着嚷着像群剛放出籠子的猴兒似的跑進膠林。靜寂的膠林一剎那間活了起來。一下子膠林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了學生們的說話聲，嚷聲，與怪叫聲。他們頭皮頂透。那歡愉、那猴樣兒却是洩露了多少小心靈喜愛自由與解放的情懷！

突然間，真想也跟着他們跑，跟着他們跳，跟着他們繞着樹追逐。

年輕多麼好！

不是麼？

×

×

×

將膠林巡視了一番，突然發現，這片膠林並不「漂亮」。但是，我却覺得它有一種古味很吸引人。至少，它吸引我。

「漂亮」是沒有標準的。我認爲是美的，在別人可能是醜八怪。所以我不愛強逼別人去喜歡我喜歡的。但是，我會真心地去喜歡我所喜歡的。我是這般固執的。一走進膠林，我心中便湧起一種讚賞。但我却沒敢說出來。只怕說了，人家會說：沒見過膠林麼？土包子！我很軟弱，我怕那陣失望。

這膠林到底有多大年紀，我不知道。但是，仔細看那樹幹，那龜裂的樹皮，那些割過的痕迹，還有頭頂上蒼勁的樹枝，我想，它該是已經不再年輕。

三月了，有幾株橡膠樹似乎已經在開始落葉，禿禿的枝桠上，稀稀地吊着幾片半黃半綠的葉子。風吹來，那些黃葉便搖動起來。風吹得厲害些，葉子也撲打得厲害，活像只小雀兒在撲動着翅膀。然後，經過一番掙扎，這黃葉便會脫離枝桠，飄落地面。我特別喜歡看着那片葉子離開樹枝而飄落地面的情景。我說不出，但我却可以感覺到那里面所涵着的那份哲理。落葉本是一種極其平凡的植物生理現象，但它却刻劃了多少不平凡的人生道理！

落葉舖在樹下，有半尺厚。走在上面腳板兒似乎會陷下去，鬆鬆軟軟的，舒服極了，學生們有些俏皮的又跑又踢，將葉地毆踢得滿地飛揚，簌簌絮絮的響聲，很

是悅耳，頭頂上有時「畢波」一聲響，來不及抬頭，一顆橡膠仔已經「的」一聲敲在頭上。有趣極了！

看看學生，有些似乎是不像要來寫生。自己一顆心，還不是要玩得烈？但是，玩歸玩，正事歸正事，在G的一聲「號令」之下，學生們都從老遠圍攏過來。於是我們開始講解樹的畫法。遠樹和近樹的區別。還有一些小細節，如膠杯，停放在膠林的腳車，膠桶，雜草——這是小小的但却能控制畫面突出與否的小節。我們特別叫幾位同學拿了膠刀「擺個姿勢」給其他的學生畫。小鬼們覺得新鮮，倒也興致勃勃，躍躍欲試。

講解完畢，學生們各自散開去，找到他們認為理想的地點，一屁股坐了下去，便開始煞有其事的畫了起來。頗有大畫家的風範，可愛得很！有些連坐也沒閒兒，就那麼往樹身一靠，便畫了起來。

我們三個則來回巡視，一邊指出他們的錯誤，一邊自我教育。在巡視的當兒，發現學生們畫得很有勁。想來，實地寫生果然遠比想像畫來得活潑。有時，在課室里要他們來一幅想像畫，抓耳搔腮了老半天，還是空白的一張畫紙，真叫人無奈！你更不能責罵他們。「想像不出」的確是種苦衷！

我們若能實行時常到河邊，到油棕園、菜園、到原野去寫生，豈不妙哉？那是自己偷偷地想的。

有些事情是只能夠偷偷地想。

X

X

X

X

畫了一會兒，一些比較「小姐」的學生開始不耐煩的嚷着「老師，蚊子很多，癢得半死！」然後便左搔右搔的，一下子抓得整個腮幫子紅咚咚的，手臂上留下幾道紅印。瞧他們那副急相，倒真像透了一只只的小猴兒！

他們有些只穿件破背心，有些甚至是赤着上身。而蚊子那些妖靈便專找這些裸的肉。有時，看到一只只肥肥的大蚊子翹着尾巴叮在學生的肉上，忍不住一陣氣憤又一陣心疼，狠狠地打了下去。蚊虫被打得稀爛，那學生却「哎呀」一聲跳起來，轉頭看到是老師，不由得莞爾一笑，在那癢處抓了抓，繼續埋頭作畫。那傻兮兮的一笑，美極了，真叫人回味。

我是這樣的穿插在膠林與學生之間，尋找着我小小的美，小小的樂。一些學生坐在陽光照得最多的地方，滿身大汗，却畫得蠻起勁。走過去問他：爲什麼不找個蔭涼的地方坐？

他半笑着說：

有太陽就沒有蚊子囉！熱比癢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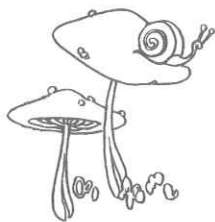
你能不語塞於他們對自然現象的認識麼？

說也奇怪，這一天，天氣出奇的好。沒下雨。

這一天，我們大家都上了新的一課。

還沒有走出膠林，我已經決定我會懷念這一天。

一九七五年三月





如果
你停滞不前

這兒有一個真實的故事：

梅芸和佩茹是一對要好的朋友。兩個人從小學到中學都在一起，不只同校，還同班呢！

學校舉辦乒乓球比賽，每一次都是佩茹得到女子單打冠軍而梅芸得到亞軍。佩茹乒乓打得好是全校聞名的，她也曾代表學校去和別間學校比賽，捧了好大一個銀杯回來哪！梅芸很爲自己好朋友高興，朋友的光榮就像是她自己的光榮一樣。梅芸心地好，人也隨和。和佩茹比較起來，她是屬於穩定而自信的一型。佩茹則好勝，小心眼。私心里，她老是以爲梅芸和她要好是要學她的功夫，要沾她的名。當然這只是她自己心中想，口頭上是絲毫不透露什麼的。有一點她忽略的是：梅芸乒乓也算是一數一數二的人材，如果佩茹停滯不前，梅芸是任何時候都能趕在她前面的。

果然，開學後的第四個星期，校內又舉辦了一年一度的乒乓球賽。在全校師生衆目睽睽之下，梅芸以穩定、紮實的技巧將佩茹擊敗了，給學校里的乒乓球界譜下了新的篇章。而當球賽結束時，佩茹竟然拒絕梅芸伸過來的手，一扭頭跑了。梅芸怔在當場，說不出一句話來。她怎樣也沒想到好朋友會有如此叫人難堪的舉動。其他的同學噓喊着，數落着佩茹沒有風度，而梅芸心中却是一陣又一陣的難過。

難道，一個空洞的「名」竟能將多年來友誼抹煞得一乾二淨嗎？她曾經那麼衷誠地爲佩茹的成功欣悅，爲什麼她不能夠也那麼地爲自己的成功高興？她不懂。

但是，隱隱約約地，她也有一點明白，如果自己永遠輸給佩茹，永遠地居她之下，那麼她永遠會是佩茹的好朋友。如今她勝了佩茹，「朋友」兩字在佩茹心中已經變了質，她不能夠接受讓梅芸在她之上的事實。

梅芸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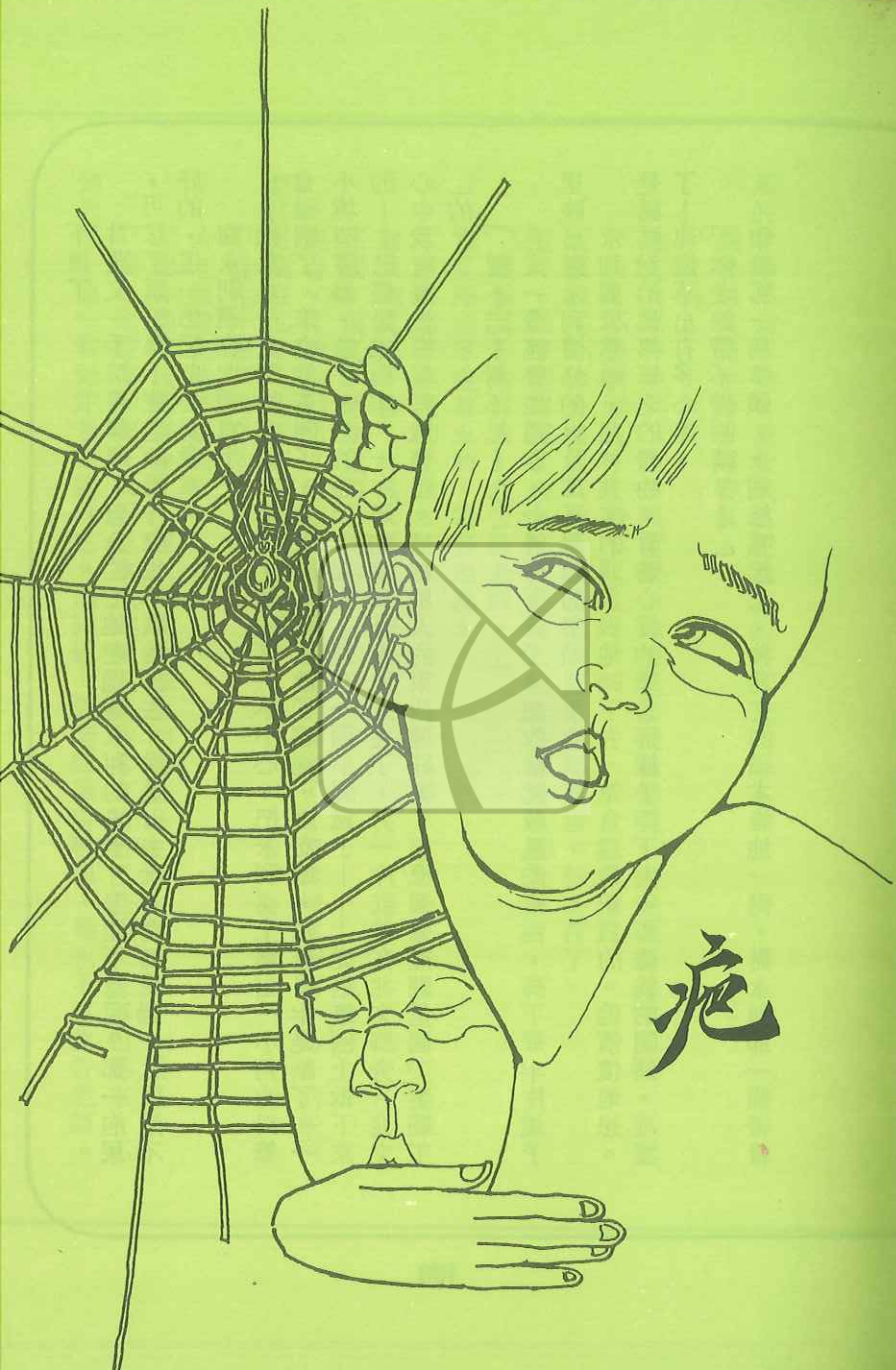
但是，她不能夠因為要保有這樣的一份友誼而使自己停滯不前，那是愚蠢的。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人都不會那麼做的。而佩茹敗，也是無可厚非。原因是，一路來，她都是校里的冠軍。難免有點傲氣，以為沒人能贏她；由此而疏鬆了練球的積極性。

佩茹的失敗也算是一個有力的教訓。之後，有兩種可能。一是消極的永不再動球拍。二是積極地發奮圖強，承認自己的錯誤。她會選擇那一個可能呢？

像以上這樣的例子，在我們周遭有很多。許多要好的朋友，當涉及「名利」時，時常反臉成仇，這是很叫人傷心的事兒。要做一個現代人一定要能夠接受失敗，從失敗里吸取寶貴的經驗。我們不能要求別人的失敗，來滿足自己的勝利感。那簡直是妙想天開。我們的脚步是向前走的，人類時時刻刻在求取進步。一對再好的朋友，都不可能用自己的失敗來取悅對方！所以……

如果你停滯不前，你只好隨時準備接受失敗的打擊！





疤

下課了。

林兆文一手拉着褲頭，急急忙忙地走過謝永利的桌子。怎能不急呢？那一泡尿，可忍了兩節哪！許老師說什麼也不讓他出去，說是出去玩。媽媽說過，忍尿是不好的，這一想起來心便發寒。

謝永利還在埋頭寫字。

因為桌子之間的空位太窄了，林兆文一不小心，把永利桌上露出一小角的鉛筆盒碰翻了。筆盒的蓋開了，盒里的八寶，散了滿地，幾支筆，筆蕊多半是斷了。一小塊塑膠擦、缺了一角的短尺、刀片，還有一面小圓鏡子——從鉛筆刨上取下來的一——已經製成兩半。一片不知滾到什麼地方去了，另一片就躺在兆文腳旁。兆文心中說有幾懊惱便有幾懊惱。撞翻別人的東西還好嘛！怎麼偏偏撞翻這個「楚霸王」的？

「對不起！對不起！」

兆文一疊連聲地道歉，一邊彎下身子，想收拾起散亂的東西，脚下那半片鏡子里映出謝永利憤怒的眼及他高舉起的拳頭——

永利握緊拳頭，照林兆文的頭狠狠地砸下去。筆盒還是新買的。他憤憤地想。是媽媽送給他第三名的禮物。看着心愛的筆盒那樣子摔下去，那磁鉄的開關，准壞了！他說不出有多心疼。

「你走路帶不帶眼睛？」

和着那一個拳頭，永利怒喊起來。林兆文的頭本能地一側，謝永利那一個帶着

風的拳頭不偏不倚，重重地落在兆文的右耳上。

謝永利只覺手指一陣發麻。

「哎喲！」

兆文大喊一聲，小臉一陣痙攣。他舉起手護着耳朵，啞聲大叫起來：

「我又不是故意的！哎喲！」

話沒說完，他又撫着耳朵，癢着痛。真是痛得厲害，臉都青了。

這時，同學們都圍了過來。已經有人趕着去報告級任老師。

「謝永利！你打人，我告訴老師。」

級長陳婉翠指着永利，警告地說：

「誰叫他弄翻我的東西？」

謝永利叉起了腰。林兆文又嘆了起來，

「我，我又不是故意的！哎喲！」

說着，突然看到門口身影一掠，知道是老師來了，匆匆地就想溜。那一泡尿可要忍到幾時呢？可是老師已經喝住他了。

「發生什麼事情？」

許老師瞪住他們兩個。

「他弄翻了我的筆盒。」謝永利指着地上的物証。

「他，他打我。我，我不是故意的啊！」林兆文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不知怎樣，他一看看到許老師就口吃。他知道，許老師頂討厭他，他也不喜歡許老師。

「你走路爲什麼不小心？！」許老師狠聲問。

「我，我要去小便。」

「小便就可以碰翻人家的東西嗎？」許老師轉向永利，臉色已經溫和許多。「永利，你爲什麼動手打人。」她問。

「我——我的筆盒是新買的啊！」

老師並沒有說「新買的筆盒就可以打人嗎？」兆文心中暗暗的想。

後來，兩個人各打手心一下。不用說，打在永利手上的是不痛的。

老師走了。兆文忽忽地跑向廁所間。耳朵痛得厲害。大概一會兒便好了吧？！他想。謝永利這麼惡，爲什麼許多老師却喜歡他。哎！還用講！他是考第三名的，而他，林兆文呢？最後算起第三名！人家謝永利去年五年級檢定考試拿了四個A，他林兆文呢？半個也沒有。全是丑的！

從廁所間出來，林兆文又急急去買東西吃了，他要是不急，也不會惹事了。

第二天，林兆文上課上到第二節，便嚷着頭痛，老師讓他回家去了。

第三天，兆文沒有來上課。

第四天、第五天，林兆文的位子仍是空的。馬來老師說他准是偷懶不來上課。科學老師說他功課沒有做，不敢來。

一個星期以後，他來了。

沒有人問他什麼事。他也沒說。只是，他變得不大愛理人了。叫他也不應。有

時老師叫他的名字，他不理不睬的。好像沒聽到。有時人家喊他，他會突然間嚇一跳，大聲地問「什麼事？」

林兆文本來是出名的壞學生，大家認爲他惡作劇，以後，更不愛找他說話了。他却我行我素，依舊不交功課，作弄比他小的同學，拿泥沙丟同學，反正，老師也是不管他，最多也是打打手心。手心打多，皮也厚了。

幾個月過去了。有一天，老師吩咐謝永利負責把未繳作業簿的同學名字登記起來。他喊林兆文的名字。林兆文一直沒聽見，至到永利氣極大嚷起來，他才轉過頭來，慢吞吞地說：

「沒有做。」

「你耳聾是嗎？喊你幾百聲都沒聽見？」永利大喊着。心中認定他是搗蛋。

「我又沒聽見！」兆文說，背轉過身子，不理永利用了。

可是永利的心突然觸電似地震了起來。

他疑疑惑惑地把幾個月來所發生過的事情連貫起來，想了又想。突然間，他害怕了。不，那是比害怕還要強烈的恐懼。

是的，大家都忘記了，包括謝永利和林兆文自己，都忘記了那筆盒的事。謝永利曾經結結實實地打了兆文一拳——

永利跳了起來！坐在他身邊的蔡英蘭正在寫字，橫了他一眼。

「喂！不要搖桌子可以嗎？」

永利把自己的桌子拉開些，沒再理她。他又陷入沉思了。

那一拳，打在那里？他想。

對了，就是兆文的耳朵！可是沒人看見。大家只當他要槌兆文的頭。

兆文的耳朵壞了。是真的嗎？

永利一個勁地想。一直到放學，他的心一直不平靜。他怕。怕極了。

他過了最難受的一天。

接下去，兆文又缺課了。

聽住在他附近的同學說，是去醫耳朵了。他們告訴老師，林兆文的媽媽跟鄰人說兆文手癢，用東西去挖耳朵，把耳朵給挖壞了。

老師「唔」了一聲，沒再追問。

謝永利聽同學們談着，談着，腦子里一陣又一陣轟然作響。是挖耳朵挖壞的！他安慰自己，與自己無關嘛！然而，心里那一點連他自己也不理解的良知却不令自己得到安慰。他跟兆文本來是沒有仇的呀！那重重的一拳，連自己的手都打麻了，他的耳朵怎能不壞呢？不要管他！反正兆文自己也不記得了。

可是，可是——

謝永利第一次知道，第三名不那麼重要，新的鉛筆盒也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做錯了事。而他已經做了。而且是很錯的事。

雖然沒有人知道。

半個月後林兆文回到學校來上課了。興高采烈地告訴同學醫生如何用針在他耳後刺下去，一點也不痛，如何用一支有紅光的手電筒照他的耳朵，如何叫他坐在那張怪椅子上照X光，如何——

然而，不管他多麼得意自己經歷過別人沒有經歷過的事情，他的聽覺一直沒有回復像以前那樣。他不是聽不到。只是聽不清楚。聽不出太小的聲音。

誰有想到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呢？太不可能了？是不？然而，是不是因為謝永利的那一拳導致糊塗的林兆文的半聾狀態呢？誰也不知道。六年級快結束了，有一次謝永利有意無意地問林兆文：

「A，你還記得我打了你一拳嗎？」

林兆文搔着頭皮，傻傻地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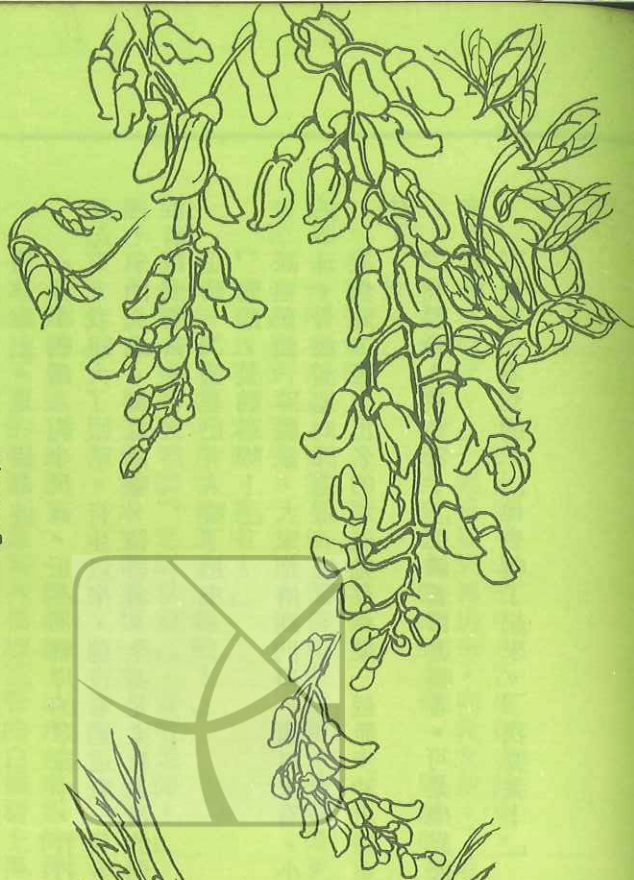
「那，那一次呀？」

謝永利便沒再說下去了。心中，却有一種說不出的茫然。好像整顆心被挖出來，換上了一堆爛泥巴，要反抗，又反抗不出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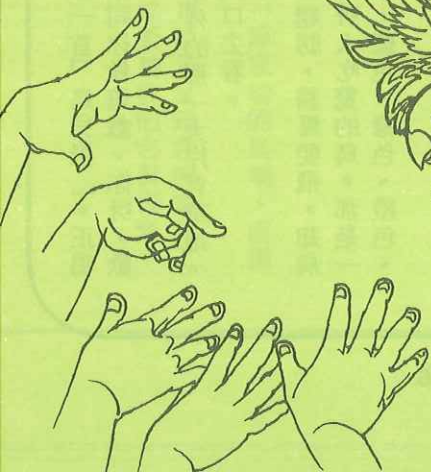
孩提的時候，總得做錯許多事。孩提做錯的事，總是忘得快。然而，這一樁事，謝永利却沒有辦法不把它帶到將來的歲月里。也許到他一生。除非有一天他的記憶里再也沒有林兆文那笨傢伙。

我們割傷了，或跌傷了，會留下一個疤。日子久了，那難看的疤也許會平滑，幸運的話，還會消失，像未曾跌傷，未曾有過疤那樣。

可是，記憶上的疤呢？



飞掉了！



那只小鸚鵡落下來的時候，我正在教唱歌。可巧，是教一首「鳥兒飛」。正唱到「鳥呀，鳥呀，我問你，等我長大了，學會駕飛機，飛來同你做遊戲，你呀，歡喜不歡喜——」

突然間，我發現學生們的咀巴在動，視線却都轉向課室外的那一大片青草地。還有什麼能比唱歌更吸引他們的？我丟下歌紙，走到課室門口去看。

青草地上，是一個奇迹。

一只小鸚鵡，約半尺高，正在那整片的翠綠中，扑打着翅膀，揚翼要飛，却飛不起來。我睜大了眼睛。有生以來，還沒看過這麼一只美得叫人吃驚的鳥。那是一團七彩的火鳥。鮮紅的喙，微啓着。全身是柔軟光滑的羽毛，藍色、綠色、橙色、混着耀眼的黃。

這時，課室里已有人嚷了起來，

「鸚鵡，是鸚鵡呀！」

課室里面一陣騷亂，大家都擠到門口，窗口來看。小鸚鵡睜着一對驚慌而戒備的眼珠，骨溜溜地向課室這一邊看。

突然間，班上出名的頑皮鬼蔡福榮一個箭步沖出課室，伸手一抄就把小鸚鵡攔住了。

「我要養！我要養！」他跳着腳直嚷着。可是坐靠窗的李華炳哪里肯依？沖過來便要搶。

「是我先看到的！」他也嚷了起來。「我要養！」

然而，站在一旁的女同學却七咀八舌地指責起來。

「養在學校。」一個個腦袋轉過來，向我求救。「老師！養在學校，哦！」我走向前，伸手輕輕撫摸小鸚鵡的身體。一陣溫熱，小傢伙可受驚了！

「放。」

我簡短地說。

一時噪聲四起。誰都不依，苦苦地哀求着。蔡福榮更是不解地盯着我，一只手想把小鸚鵡藏到身後去。

「不要放啦！老師，養啦！」

「老師，我們可以教牠講話，養啦！」

「老師，我們教牠講『老師早安』，養啦老師！」

我沒理會，只是簡短地又再重復一次。

「放。」

小冬瓜們知道我的脾氣，一個個臉上已浮起埋怨的神色。

正在相持不下的時候，課室外那棵高聳的白楊樹上傳來一陣哀切的鳥嘯，直鑽我們的耳膜。大家禁不住都往樹上望去。

原來那是一對和這一只小鸚鵡長得一模一樣的鸚鵡。不用說是父母在喚親兒了。也就在這時，蔡福榮手上的小鸚鵡開始掙扎起來。可是蔡福榮越發把它握得緊。

「是我捉到的！我不放！我不放！」

他口里拚命嚷着。

於是，我問蔡福榮，同時也徵求其他人的意見。我說：

「福榮，如果你就是一只頑皮的小鸚鵡，你跑到外面玩耍，被壞人捉去了，壞人不放你走，你心里急不急？」

他不回答。抿着咀。

「如果你的爸媽在家里等你沒有回家，你說，他們傷心不傷心？」

他還是不回答，可是，眼睛却往樹上瞧瞧又看看手上的鸚鵡。手指頭似乎有些

兒鬆了。

在一旁聽着的女學生心軟，早就動搖了。

「放啦！福榮，放掉啦。」

「福榮，牠爸爸媽媽在哭哪！」

「福榮，放掉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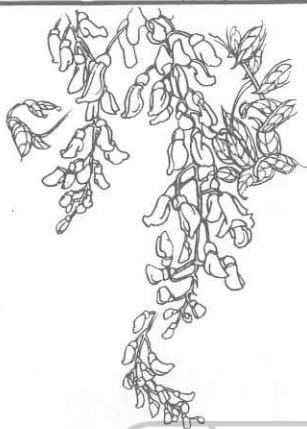
「福榮——」

樹上一陣又一陣的哀鳴。

蔡福榮的手指頭鬆開了。小鸚鵡在福榮的手掌心中舒舒筋骨，突然間展翅飛起了。我們只看到一刷鮮艷的顏色在天空中劃了一道弧綫，然後，小鸚鵡歇在白楊樹枝上了，就在另兩只的身旁。只見牠家一家人交頭接耳談論了些什麼，那只母鸚鵡愛憐地用咀輕輕地在兒子頸邊擦了擦，像責備，又像撫慰。然後，另一只仰脖來一聲清脆婉轉的長鳴，三只鳥兒一同展翅起飛，轉眼間便成了三個小黑點。再過一陣，便消失了踪影。

只剩下我們一群師生傻楞楞地望住空蕩蕩的天空。大家都不說話。可是很明顯地大家是被一種快樂、一種愛混和着自由的情緒所攝住了。學生們眼里所透露出來的感情，不是失去了什麼，而是剎那間獲得了什麼的光輝。我知道我不必再說什麼，他們一顆顆易感的心已經充實了，那美妙的展翅飛翔，已經挑起了他們心里最濃烈的愛心。

而蔡福榮那傻小子，突然間搔着自己的小腦袋，望着我，楞楞地說：
「飛掉了！」



小光的眼淚



太遲了

小光用力將順順一推，屁股一挪，坐回自己的位子。方老師已經來到他跟前。方老師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小光。她眉頭緊蹙。一整團的怒氣，彷彿隨時都會朝小光噴過來。

小光狠狠的瞪了順順一眼，那神情似乎在責怪順順。然後，他呲着牙，歪着闊咀巴站了起來。

張小光！「四分五裂」的反義詞是什麼？

小光的視線從方老師盛怒的臉上掃過，落在前面的黑板上。黑板上寫了滿滿的字。他找來找去都找不到「四分五裂」這見鬼的字眼。他扯扯咀皮子，沒有回答，方老師適才在前頭講了些什麼，他是一個字也沒聽進去。他只知道，自己在後頭告訴順順昨晚那部影片的內容，正說到那無名大盜從懸崖上跳了下去——

張小光！

方老師的聲音響起。他一驚，轉頭看到方老師輕輕咬着下唇，緊緊盯牢他。

許久，方老師深深嘆了一口氣，說：

我不知道，你要什麼時候才不叫我操心——她搖搖頭，吞下了另一些沒說出來的話。決定似的接下去：

你和順順不能坐在一起。老是愛講話，一點也沒聽書。這已不是第一次了。

一聽這話，小光急了。他知道接下來方老師要調他的位。而且，他預感到一定是調去和許美美同坐。小光是一定不和女孩子坐的！情急之下，他叱了起來：

我沒有講話！

方老師也冒火了。

你敢大聲？你敢說你沒有講話？

說着，方老師叫他移上前兩個位。果然，是坐在許美美旁邊。

小光一時也不知那里來的胆子，一屁股頓坐在他座位上，抱着臂，一動也不動。一股暖流莫名其妙地打心底湧起。眼圈兒紅了。還沒眨得一個眼，淚已經流了下來。他咬咬牙，狠狠地抹了一下手心。見鬼的眼淚！我張小光是不哭的。但是他心里可委屈了。許美美是「惡母雞」、「大胖婆」，和她坐就衰！衰！

想着，淚更多了！

方老師走到前頭拿起藤鞭，站在他面前。

小光！不要浪費我的時間。她厲聲說。

小光知道完蛋了，他清楚方老師的脾氣。可是，余小興，蔡盛盛，陳小華他們也有講話，爲什麼他們不必跟許美美坐！老師不公平！他在心中大喊。

方老師走得更近了，揮起手上的鞭——

小光霍地站了起來，將書包用力一摔，摔到許美美旁邊的椅子上。沒摔正，「碰」地落在地上。他又習慣地歪起闊咀，走到那個位子。

他使勁地將桌子拉開，不與許美美的桌子靠在一起。誰知道，力道用得太大，整張桌子竟然倒了下來。「轟」地一聲巨響，桌子的邊沿差點兒就敲到方老師的腳趾。張小光也嚇了一跳。之後，他感到一陣快感。他沒有扶起那張桌子。抱着臂坐

在椅上，蠻得意的。今日是做了英雄呢！他想。

然後，他看到方老師慢慢地走到他面前。小光抬頭看到方老師臉色很白，很難看，好像生過一場大病。他知道，一場鞭打是免不了的。

這一回，他緩緩站了起來，自動地伸出手來。奇怪，老師竟不打他，只是靜靜地說：

張小光，你以為你已經長大沒有人能管你了嗎？你你太令我失望了，

說完，方老師走到前頭，坐下來，一言不發地翻着華文課本。

全班鴉雀無聲。有幾個女同學在暗地里埋怨張小光沒有禮貌。

張小光訕訕地收回手。老師沒有鞭他，他倒感到一陣陣不安，蠻不是味的。同學們都狠狠盯牢他。他感到錯亂。

方老師一直坐在那兒。至到打鐘，她才默默走出課室。沒有再看小光一眼。

老師一走，全班轟然向張小光指責。幾十只手指截點着他。

——小光你太不應該！

——小光你太傷老師的心。

——我看到老師哭了！

——老師臉都氣白了！

——老師只不過叫你調位子，又沒有動你一根毛！

——小光你最好跟老師道歉！

一句又一句。小光聽得冷汗直冒。同學們說了那許多他想也沒想過的話，又那麼對。小光慌亂極了！他掩起耳大嚷起來。

我不要你們管！

剛好這時地理老師進來，他們一閃而散。

張小光一直沒有心上課。

第二天，方老師來上課，還是像平常一樣常着滿臉的笑容。奇怪，她似乎已經忘記了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張小光乖乖地坐在許美美旁邊。桌子算緊了，他一直不敢看方老師，也一直在等着方老師將昨天的事情再提出來「研究」。

後來，他發現老師一直不看他。他大胆地抬起頭。果然，方老師一直不看他，平時，方老師講書時總是會看着每一個人，每一張臉，每一對眼睛。但是，今天，她似乎單單不看他，他怔怔地想，方老師一定是惱了我，她不理我，不管我了。其實，這些他昨晚睡覺時都已想過了。他還想到方老師對他好的時候，想到方老師說過要全班的人做她的弟弟妹妹，想到老師說過許多做人的道理。

張小光用鉛筆在白紙上塗着塗着，塗滿了一整張的圈圈與綫條。班長李秋芸一直叫他跟老師道歉。道歉，就是認錯啦！張小光可沒做過這等事啊！多難爲情。

可是，不道歉老師是不是永遠不理我呢？他傻傻地想個沒完。突然間聽到老師

在叫他。他慌忙站了起來。

原來是方老師叫他讀一小段課文。

小光連忙讀了，心中又是吃驚，又是歡喜。老師並沒有不理他啊！讀完了課文，他抬起頭來，迎着方老師的眼。方老師深深看着他，咀角孕着一朵笑意。那眼裏洋溢的是諒解？是無奈？還是責怪？

不知那來的胆子，小光沖口就說：

老師……昨天，是我不好——

話沒說完，整張臉已經紅了。感覺上，每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他。

方老師走過來，一手按上他的肩膀，笑着說：

沒關係，我已經忘了，你終究是要懂的。我也想過，我不能讓你好好的聽我的話的，大概是我的失敗。不能教好你們，我最傷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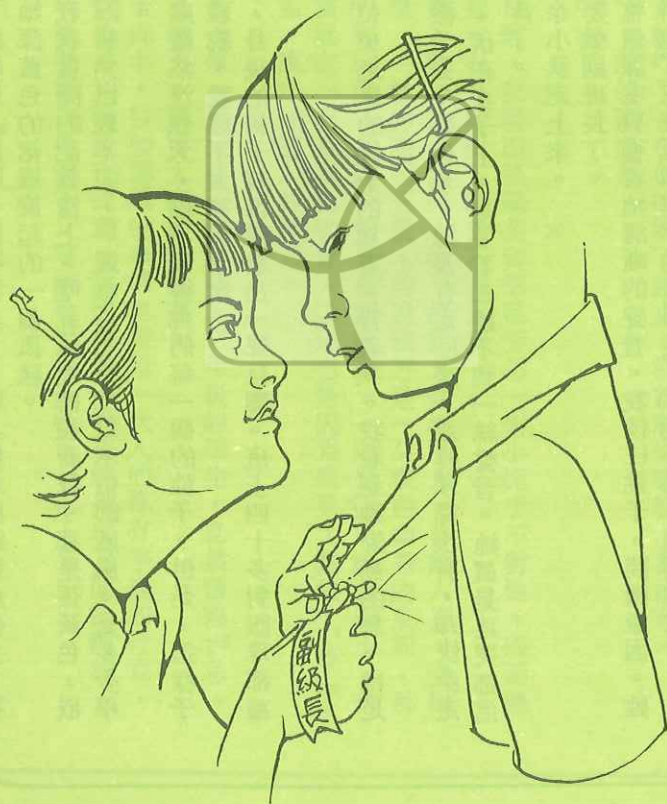
頓了頓，她說：

坐下來。沒事了

小光呆了半響，說不出半句話來。喉嚨像哽着了。

方老師——他叫了一聲。眼眶一熱，淚水奪眶而出。這一回，是真正的，勇敢的眼淚。

副級長



她將那面四方形的「副級長」胸牌子擲在我桌上，轉身掩着臉跑回座位去，我抬起頭的時候，正看到她深藍色的裙擺旋起的一個孤綫。

那面牌子靜靜地躺在我攤開的記錄簿上，嘲弄似地睥視着我。那是蛋黃色，嵌着黑色字體的塑膠牌。四個角已經不尖，但還是透着一股不俗的威風。是多少學生想要而得不到的牌子。

我極惱。與他們相處雖然沒幾天，還不懂得他們每一個的性子。但是，這樣子將東西擲在老師面前的禮貌，我還不太能夠適應。

我站起來。站得凶，身後的椅子被推得發出一聲巨響。班上四十多對眼珠都凝重地向我投射過來。

胡桂芳！妳回來！

她停在還有兩個座位便是她的位子的地方。背着我。我看到她聳動的肩。她是哭了。

為什麼將這牌子這樣子丟？妳過來。她沒有走回來，連轉頭都沒有，却快步走到她的位子，頓坐下來，伏在桌子上。是哭着却聽不到一絲聲音。她真是連哭都這麼溫柔的！我看着又心疼了。

這時，桂芳鄰座的余小秋走上來。

老師，桂芳說她不要做副班長了。

似分析，像解釋，整個課室只響着她清晰的聲音。我按住性子，問她原因。她用那對小而明亮的杏眼斜乜了正在低頭寫字的張佩英，啣起小咀，憤憤地說：

都是張佩英講她囉！

張佩英一下子像被黃蜂叮了一口似的跳了起來，漲紅着臉嚷着：我沒有。原來還扯上張佩英——前任副級長。

這一來我反而有些明白了。

第一天踏進三年級日班，就發現張佩英與胡桂芳這一對小妮子不對勁。碰面總是沒好臉色，許多時候還會針鋒相對，誰也不肯讓步。

兩人都是三日班上數一數二的尖頂兒人物。胡桂芳柔婉可人，善解人意。張佩英則精靈慧敏，輕巧活潑。一樣的聰明可愛。若說桂芳是一朵潔白幽香的茉莉，那麼張佩英則是鮮艷欲滴的紅玫瑰。我選了桂芳做副級長，一來是因為她太胆小，有潛力卻沒有勇氣，我想讓她有一個嘗試的機會，二來也是因為佩英太囂張，「革」了她的職，想折折她的傲氣，讓她知道人外有人。

不料却出了事。

有時老師大意多疼了一個，另一個一定不依。三年級的學生，竟然懂得妒忌。有時打翻了醋罈子，酸氣沖天，薰得大家都不自在。

我心中總是想，孩子群中，吵吵鬧鬧的事情總難免。大人們都有爭寵的行爲，何況小孩？更何況，有競爭亦意味着有進步。我因此並不很重視她們之間的齟齬。自己以爲，小孩子嘛，吵吵鬧鬧之後還不是嘻嘻哈哈地又膩在一起了？

這回我却看差了！

X X X X X

放學時我將佩英，桂芳和小秋留下。

還沒說話，桂芳已成個淚人兒。我只好叫小秋將經過講一次。佩英冷着一張臉，抱着臂站在一旁。她心中必也是不好受。我看到她陰晴不定的神色。

原來，在上科學課時，科學老師叫桂芳到辦公室拿簿子，走了兩趟，都找不到。張佩英隨口講了一句：「連簿子都不會拿，要做班長。」桂芳登時氣哭了，連簿子也不去拿。科學老師剛好心情不好，罵了桂芳幾句。滿腹委曲的桂芳狠下心，竟然捨棄了那面心愛的牌子。我知道那是她心愛的牌子。因為，當我將那面牌子別在她的衣襟上時，我捕捉到她眼里掩抑不住的喜悅與興奮。那天她點着頭告訴我她要「學做副級長」時，我就相信她能做得很好。然而，我忽略了，佩英給她的威脅太大了。在許多方面，佩英都是遠遠地超越她，而且壓過她。她的胆小畏縮經不起佩英炙人的鋒芒。剎那間我領會了小桂芳的委曲。

我轉問佩英。

佩英，妳爲什麼那樣說她？

她沒答。小巧的咀唇緊緊地咬住一個任性的不服。她的眼四處流動，滿不在乎的。但是我早已看到她在眼眶里打滾的淚水了。那份好強叫人心疼。

這時桂芳走上來，仰着滿是淚痕的臉說：

老師，我不要做副級長了可以嗎？我不會做。給佩英做。她會做。

這是那一門子學問？

誰說妳不會做的？！不會做也可以學。我提高了聲音。語氣中有一種被抹煞好意的痛。

我，老師，我學不會。佩英說我笨。

桂芳垂下頭，扭着小小的手指頭，像在扭絞着自己的心。

佩英。我叫她。她別過臉去。沒答。淚却滾出了眼，滾下臉頰，經過咀角，沿着尖細嫩滑的下巴，滴在地上。好大的一滴，散開了，像一支長得很繁盛的珊瑚。原來，她的淚比桂芳還多，沒個完的。沒一下子，地上已開滿了傘似的珊瑚花。剎那間我亦明白了佩英往外傾注的委曲。本來是她的東西，我將它轉給了別人，而且要她一點也不眷戀，那怎麼辦得到呢？

兩張淚臉，兩顆易感的，脆稚的童心。我剎那間酥了心。兩臂一張，將兩個小小的身子攬入懷里，同時，用自己的大手，將四只小手合握在一起。她們的手，潔白瑩晶，像她們的心。好險啊！我幾乎弄碎了它們。

我說：

妳們，佩英和桂芳，還有小秋，都是老師的乖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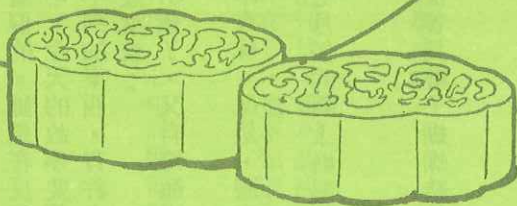
——。

第二天。

張佩英當着眾人，帶着一抹少見的羞澀，親手將「副級長」的牌子別在胡桂芳衣襟上。其他的同學都不知怎麼一回事，只覺那鏡頭是叫人開心的。他們竟然大大力拍起掌來。

余小秋抿咀在那兒笑。

月餅



下課鐘響後，學校一片混亂。同學們紛紛收拾書包，到草場排隊回家。是個陰天。早晨下了一陣小雨，天空就一直灰沉着臉，不會笑過。有時，還這兒那兒地響起了幾聲悶雷，似乎在發着什麼牢騷。

五A課室里，小芳慢條斯理地收拾着書包。她似乎一點兒也不急着回家。但是，腦袋瓜兒里可忙着呢！她有意無意地瞪了黑板上兩個大字：

「中秋」。

心中一陣亂似一陣，像是有許多小毛毛虫兒在里頭掏着掘着似的，她還在反芻着劉老師講過的故事，小芳最愛聽故事，劉老師講了許多故事中，今天的故事要算是最好聽了，因為，故事里頭，有許多許多小芳一直想要而不到的東西，有許多許多小芳老早就想做而一直沒辦法做到的事兒，劉老師說了什麼來着：

同學們，中秋快到了，相信你們大家都很興奮吧？尤其是小孩子，又有燈籠提，又有月餅吃——

接下來劉老師又說了「天狗吃月亮」的故事。小芳聽得津津有味。但是，聽完了故事，小芳又發起愁來。

中秋！媽媽說，今年月餅很貴，可能不買了。小芳最喜歡吃月餅的啊！媽媽難道不知？

喂！小芳，還不回啊！

是誰嚷了起來，把小芳嚇了一跳。定定神，沒好氣地對那梳着長辮子蝴蝶結的柯萍蒂說：

就回了！

萍蒂是班上最富有的學生，今天還看她帶了一整塊的月餅來學校吃。

小芳背起書包，往課室門口就走。

「喂！等等我呀！我們一起走！」

萍蒂嚷了起來。那是一個甜美的小女孩，鼻尖兒冒着細細的汗珠，靈巧的咀，翹起來真好看。小芳沒理她。逕自走了。萍蒂追上去，一點也不在乎，也不知道小芳在惱些什麼。

「A，走慢點好嗎？我追不上妳了！」

小芳沒有回答。她突然間不願和萍蒂走在一起了。不知爲什麼，心中討厭得很。萍蒂追上來，氣咻咻的扯了小芳一把。

「A，中秋快到了。妳買了燈籠沒有？」

「沒。」小芳胡答道。頭也不回。沒好氣的。

「小芳，美發公司有一個蝴蝶的很美啊！」

「唔。」小芳看着自己的脚尖，踢起一粒卵石。

「妳們家買了月餅嗎？」萍蒂興勃勃地追問。

「沒。」小芳答得低低，在喉嚨里。

「爲什麼還沒買呢？」

「我們又沒有你們那樣有錢！」小芳斜乜了萍蒂一眼，說着，向前跑去。

「小芳！」萍蒂喊着。皺起眉。發了一陣呆。

第二天，小芳來到學校時，打開抽屜一看，有一個小油紙包，一股香味沖入鼻腔，不用看，小芳也知道那味兒是什麼。紙包的形狀已經告訴了她。再看，紙包下面壓着一張紙，上面寫着幾個字：

「送給小芳吃。」 萍蒂

小芳的心又起了一只只的毛毛虫。她突然將紙包拿到萍蒂桌上，對正在笑着的萍蒂說：

「不要。」

語氣里硬梆梆的。也不友善。

萍蒂整個人站了起來，急急地又將月餅推到小芳面前，也硬梆梆地說：

「要！」

「我自己有！」

「我請妳吃的！」

「我不要！」

小芳咬着牙，說完，走回自己的位置，萍蒂張大口，睜大眼。許久，她頓坐下來，伏在桌子上開始哭起來。

小芳聽到了。但是她連頭也不回。

剛好劉老師走進課室了。

她走過來撫着萍蒂的頭，問她爲什麼哭。她站起來，指着小芳，抽抽搭搭地說

「人家請她吃月餅，她不要！」

「哦？」劉老師深感興趣了！她走到小芳的位子，柔聲問：

「萍蒂請妳吃月餅，爲什麼妳不吃呀？」

「我自己有！」

「妳明明說妳家沒有買的！」萍蒂嚷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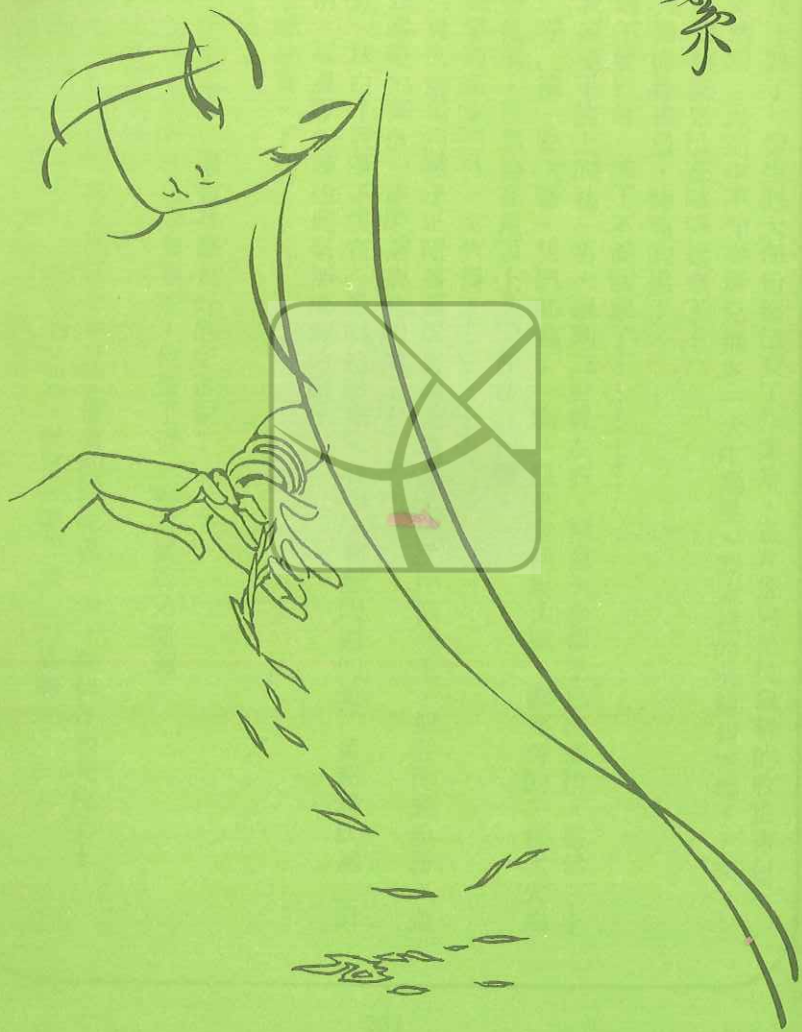
劉老師笑了。她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了。一個是那麼強硬，一個是那麼純真。她將油紙包拿過來放入小芳手中，說：

「萍蒂要請妳吃，妳就吃吧！等妳們家里買了，再請回她吧！妳們是好朋友嘛！」

小芳扭扭地接過月餅。禁不住眼角往萍蒂一瞟。那妮子早已擦乾眼淚，在那兒向她笑了。她看萍蒂又哭又笑的，樣子真有趣，忍不住，也笑了。



落絮



快下課了。學生們大部份都已交了作業簿，正在那兒忙忙碌碌的收拾書包。突然間，天空中不知從那兒飛來一大片烏雲。課室裡的光綫倏地暗了下來。頭的幾個頑皮鬼已在喧嘩起來了。

秀嬌抱着書包，喃喃的說：

還不要打鐘，等下不能回家了……

我望望手腕上的錶，唔，還剩三分鐘左右。傾盆大雨似乎已在眉梢。驀然……「呼」得一聲大響，我們都嚇了一跳。原來是刮起大風。課室旁的一棵大火焰被吹得亂擺，枝葉掃在屋頂上，「沙沙」作響。

我向課室門外，突然傻了……

只見火焰樹的種子正隨着風從樹梢上飄落。一片片似羽毛，似雲片般紛紛；這般清逸柔美的舞出一連串迴旋的韻律……

好一抹白！我禁不住在心里喝起彩來。心中一剎那閃過的是「黃葉舞秋風」似的幽情。耳邊響起學生們毫無掩飾的歡呼：

老師妳看，下雪了！

下雪！

我的眼亮了，還有什麼更好的形容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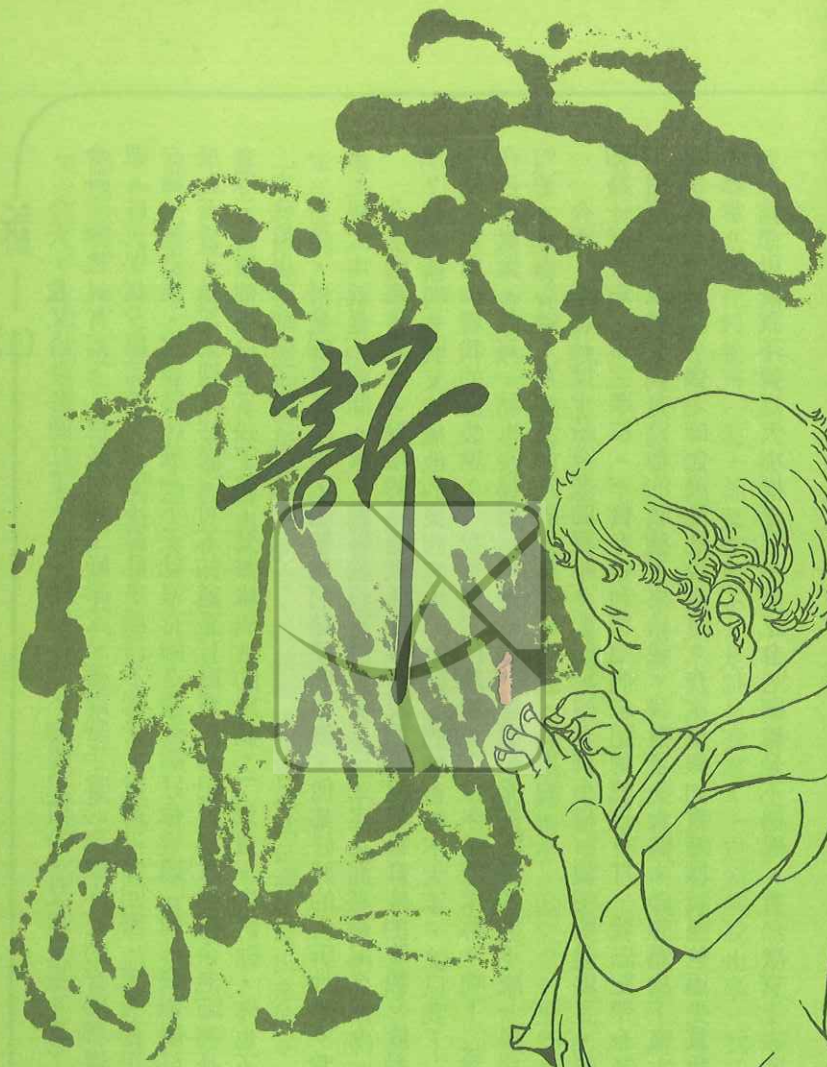
你看過下雪嗎？我問那學生，他傻了，幌着腦袋兒嚷道：

不是那樣的嗎？

哦！不是這樣的嗎？我在心中反反覆覆的回味這一句，竟似有些兒痴了！

正發着傻，學生們已一個個站起來，擺了一個「衝」的姿勢。

鐘什麼時候響的？怎麼我沒聽到？



今天，我又給余老師打了。嘩，那根籐鞭不知那里買的，又粗又長。看了心都會抖。雖然只有兩下，但我可痛了好半天，下課時手掌心還像昨天的夕陽那樣紅。嗯，昨天那個夕陽可真美。要不是肚子餓得不能受，真想不要回家，天天在菜園看夕陽。真奇怪，夕陽爲什麼一下子就沒有？余老師好像唸過一句什麼無限好，什麼近黃昏。聽起來倒是好聽。可不知道是什麼意思。記得那次想問余老師那是什麼意思，却被他用尺敲了一下頭，又無緣無故的罵我：「笨蛋，告訴你，你也不懂！」害我再也不敢問了。

可是，可是耀美，小玲，明華他們隨便問什麼，他都好好的告訴他們。我「笨蛋」楊大中就是不能問。唉，誰叫我沒有考一、二、三名，而考最尾名呢？

余老師常常罵我，說他的臉給我丟盡了。說我是六年級日班的敗類。敗類是什麼？是小偷嗎？我又沒偷他的東西啊！弟弟妹妹們讀書都不太笨，就只我……媽還不是常常撫着我的腦袋說：「我是做了什麼壞事才生你這樣笨嗎？唉！」我心中在告訴媽媽，我可一點也沒怪她。可是，在口里我可支支吾吾的串不成一個完整的句子。好傷心哦！我的舌頭八成是比人家的短。媽說的。

今天，是爲什麼才給余老師鞭呢？對了，沒有交小楷。我明明是寫了，可就不知爲什麼會忘記帶去學校。李寶春張利智他們忘記帶就沒有打，我忘記帶余老師却不相信。他說我假如有寫他的頭砍下來給我。我嚇了一大跳，心想頭砍下來人就不死了嗎？真可怕，余老師怎麼亂說話呢？在家里假如我這樣說爸爸至少賞我兩個大巴掌。

我想以後我不要寫大小楷了吧，反正余老師總是不相信。有一次交上去，他將

我的簿子摔回來給我：「你在畫什麼符？我不會看。」然後，當然是打手心兩下。有時，寫得比較整齊一點，他又懷疑不知是誰替我寫，一定要我說出來。我又那里說得出來？打手心兩下。我想，以後還是不寫最好。反正都要打的。昨天專心寫了一篇小楷，害我菜園里的菜心仔給鳥偷吃去了，二哥來看到罵我「瞎眼，鳥來也不會趕。」

我看，最好我不必去讀書。看到老師我很怕。有時走過辦公室聽到老師們在談六日班的楊大中——「沒有葯救的人」——我的心真難過得很，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是不會哭的。但是我恨老師們喜歡在大家面前笑我羞我。我又不能氣媽媽生我這樣笨。

學校有什麼好？

在菜園裡才好。有時可以打鳥，有時可以去大溝游水！可是，菜園沒有得打羽球和乒乓。我好喜歡打，但是上體育節或者課外活動都不會輪到我打的。他們都說我笨手笨腳。每次我只好站在一旁看。

有時看到別人能寫美麗整齊的字，很羨慕，想自己試試看，寫出來的字一定是亂七八糟的，不知爲什麼。很奇怪。

我最喜歡教圖工的宋老師。教我們的老師之中只有他沒有打我。有一次他走過我們的菜園，看到我在寮子裡，竟然走進來與我聊天。那次我真是怕得半死。我又不會說話。後來宋老師說我的圖畫畫得蠻好，我真高興得半死。我請他吃蕃石榴。他還與我一塊兒去包苦瓜哩！那一晚我幾乎睡不着。第二天去學校，真想告訴大家宋老師去了我們的菜園。可是不知告訴誰好，大家都不理我的。我悶在心中。後來

看到宋老師，他朝我點頭笑笑。我真是羞得很。我突然決定不要告訴別人了。宋老師和我是個祕密。我從來是沒有祕密的，突然有一個祕密在心中，很有趣。祕密原來是這般有趣的！

所以，我當然特別喜歡畫圖畫。我的圖畫有時拿B加，有時拿B，也有拿過A的。

有一次宋老師深深的看住我，說：「你的字，是能夠寫得更好的。」

突然我真的想好好的學寫字了。

可是，沒一下子，我就知道我不能的。余老師也說：「你是一輩寫不好字的，除非太陽從西邊起來。」

我不知道，爲什麼余老師和宋老師是那樣不同。宋老師總是對我和氣的笑。余老師對我却總是凶巴巴的，可是，他對班長耀美、小玲、明華他們却總是笑嘻嘻的。有時，上華文課給余老師打了，見到宋老師，手馬上不痛了。真是奇怪。宋老師變魔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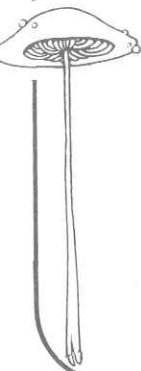
後天是星期五了，又是交大小楷。這次不要寫了。可是宋老師說我能寫得好的呀！

要不要寫呢？

又是黃昏了。夕陽是紅的，天也是紅紅的，很美。鞭過的手心也是紅紅的，不美。

紅也有美的和不美的。

真奇怪！



我是個跛子。我的右脚是彎的。媽媽說，我一出生就是這樣的。我的右脚比左脚瘦小。右脚是沒有力的，走路時多數的力是左脚出的。所以，我的右脚越來越細小，我的左脚却是越來越粗大。

我走路時，身體是向左邊歪的。你想像一個人走路時那樣一拐一拐的，該有多難看？活了這許多年，相熟的人都不奇怪了，我自己也慢慢習慣。只是，有時見到陌生人，我仍是非常靦腆，我很自卑。人家有健康的、完好的腳，我沒有。人家走路正常好看，我却不能。

我又不能跑的。我跑起來會更難看。唉，我哪是在跑呢？我只是拖着無力的右腳，用左脚向前猛跳罷了，所以，我不愛跑，有時，我會忘記，想跑，但力不從心。而且，我還會看到同學們強硬忍着的那些哄笑。以前，他們一看到我跑，就大聲笑起來，尤其是張添財這流氓，他的笑聲最大。至到有一次，我忍不住那種譏笑，打了張添財。我從來都不知道，我的拳頭是那樣有力。我是沒打過架的，那一次，

我對着張添財沒頭沒腦的打過去。我的拳頭一陣痛，再看張添財，正摸着臉，坐在地上大哭，他的牙齒出血了。

後來我們被巡察員帶到校長室去。我和張添財一人挨了兩鞭。回到課室，級任高老師問明情由，罵了添財一頓，對我說了一番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話。他說：

——這一拳打出你的勇氣來了嗎？但是，打人決不是最好的方法，你能用這些勇氣來克服一些困難，來面對一些不能避免的問題嗎？——

高老師是很愛惜我的。記得去年五年級的時候，他曾經去過我家找我的爸爸媽媽，好像是想叫爸媽送我去中國醫治我的腳。爸却說生下來就這樣，哪有辦法醫治。我還記得那時高老師無奈的看我的腳，撫撫我的頭告訴爸爸：

這孩子根骨好，天份很高。若加以栽培，成就必然不小。

我更記得高老師說的：

——跛腳也沒什麼。只要你能堅強。

當我傷心的時候，我總愛想想高老師這句話。我是能平靜了一陣子的。可是，我畢竟還是很脆弱。我時常輕易的不能忍受別人無意的看了我的腳一眼，我會一整天都鬱鬱不樂。

今年我六年級了。高老師說我成績好，老是提醒我一定要去升學。爸爸媽媽也是答應讓我繼續求學。可是，當我想到去了中學要見到許多陌生人，我心中有種說不出恐懼與害怕。我可真不敢告訴高老師說我害怕，我怕他要那樣的盯住我，問我

你的勇氣那里去了？

有一天，高老師帶我去看一部電影。電影里說的是一個女孩子在一個車禍里斷失了一只腿，以及後來她怎樣的利用剩下的那只腿生存下去。

走出戲院時，高老師含笑的問我：

好看嗎？

我怔怔的，說不出來。好久，我看看自己那只沒有力的腳，輕輕說：

那小女孩真可憐。

是呀！她才四年級，比你還小哪！她多麼勇敢！高老師說。我覺得臉孔發熱。高老師是說，我比不上她嗎？唔，她才四年級哪。她沒有了一只腳，我却還有哪。我的右腳沒有力，我的右腳太細小，但是，我仍是有腳。

——跛腳也沒什麼。——高老師說的。

沒有腳才可憐。

我只希望我能夠常常勇敢。



訴——(3)

做班長有什麼好？

哼！鬼才要做班長？！早知道告訴楊老師我不做班長。可是，那時我怎麼知道做班長是這樣不好的？記得那時被選到做班長後，回家告訴媽媽，媽媽高興到半命，還特別煮了一碗鷄蛋湯給我吃，叫我好心地做哩。唉，我要不要告訴媽媽，班長原來是不好做的？告訴了媽媽，她又要說我經不起考驗了！「考驗」是什麼，老師解釋了好幾次，我都不大懂，大概是說遇到困難不害怕吧！那麼，我是害怕了嗎？

哼，我才不是害怕！

李晶晶的父親！哼，你給我記住，大胖。

唉，我怎麼可以亂亂罵人呢？老師說過，所有的同學的父母都是我們的長輩。我知道，「長輩」就是「大過我的人」。但是，哥哥姐姐却不是。老師又說，我是班長，不可以隨便罵人，要做個好榜樣給同學們看。

可是，李晶晶的爸爸是大人，他不知道罵人是好的嗎？

而且，我又沒做錯什麼。

那天，章老師上科學上到一半時，有一位同學來叫他，說有人要找他。他要出課室時叫我們安靜，不要跑過位。他還特別吩咐我將那些講話的人名字記下來。

我總共記了九個人的名字。李晶晶也講話，我當然也記她的名嘛。就是我的好朋友洪小全講話，我也記。

後來章老師回來了，我將名單交給他，他便罰他們九個同學拉耳朵。

第二天，李晶晶沒有來上課。住在她隔壁的蘇鳳妹說她的腳拉耳朵拉到腫了。腫得很大，不能走路。我嚇了一跳。那時還沒上課，我去擦黑板——楊老師最喜歡我們的黑板擦得清清楚楚的。擦到一半時，突然一個男子從走廊走進課室，很生氣很大聲地問站在門邊的劉希輝：

你們的班長是誰？

我轉過頭去看，希輝指指我，他說：

那個就是。

我從橈子上跳下來。

那個男子凶巴巴指着我說：

你就是級長吧？我警告你！下次你再記我的女兒的名字，我就打你！她的腳腫了你知道嗎？

一下子，我不知如何是好，他的樣子好惡；他的拳頭捏得緊緊，那麼大；他的眼睛張到大大，比五角還大。我不敢看他，我怕得很。我急起來，便哭了出來。

那個男子看見我哭了，便氣呼呼地走了。他說他要去找校長和章老師。

同學們都在看我。連隔壁班的也過來看了。我看到洪小全和許蘭翠趕他們走，罵他們：有什麼好看？我心中有種奇怪的感覺，我覺得洪小全和許蘭翠很好。其他的人都看着我哭，好像看戲一樣。我哭了一陣突然很生氣自己。我才不要哭給他們看。可是，想到無緣無故被李晶晶的爸爸罵了一頓，我哭得更厲害。我很委屈，鼻子一直酸起來，一酸眼淚就來。我看到洪小全要跑去告訴我六年級的哥哥，我叫他

不要去。我那里要讓哥哥知道，等下媽知道我在學校哭，一定羞我像個女孩子。我才不要讓媽知道哩！

我伏在桌子上。洪小全叫我不要哭。他說：我們等下告訴楊老師。

上課鐘響後，楊老師進課室來，我沒有喊起立行禮。副級長許蘭翠喊。楊老師覺得很奇怪。他們便將一切情形告訴她。她聽後臉色很沉重。我坐在前面，聽到她自言自語地說：豈有此理！就在這時，李晶晶的父親走過，楊老師便叫住他。

這位先生——大概就是李晶晶的父親吧？

李晶晶的父親點點頭，楊老師又問：

有什麼事嗎？

李晶晶的父親沉着聲說：

沒什麼，我的女兒因為昨天被罰拉耳朵今天腳腫了不能走路。我來找那位章老師與校長談談。

哦。

楊老師沉吟了一會，便問了一些有關李晶晶的腳的事。然後她指着我說：

你瞧，我的班長哭了，怎麼回事呀？

李晶晶的父親看着我，沒說什麼。楊老師掃了全班一眼，慢慢地說：

昨天那些被記名字的人站起來。

一些人站了起來。楊老師轉向李晶晶的父親：

班長實在不好做，有時，我們要班長記名字，他不記我們又要罵他沒有執行任

務。

李晶晶的父親說：

我沒有罵他，我只是說晶晶的腳腫了。

楊老師沒有再說什麼。李晶晶的父親便走了。

全班很靜，誰都沒有說一句話。

我已經沒有哭了。但是我不敢看楊老師，不知爲什麼。我覺得我真愛楊老師。

楊老師罵了那八個同學一頓，便開始講書。她始終沒有看我一眼，也沒有跟我

講話。可是，我却覺得，她好像已經對我講了許多話。一下子，她好像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直到第二天，她才叫我去辦公室。

她先問我李晶晶來上課了沒有。我告訴她還沒有。她看了我很久，才拍着我的

肩說：

李晶晶來上課之後，你不可以氣她，知道嗎？

我點點頭。嗯，我當然不會氣晶晶。又不是晶晶罵我。楊老師見我不說話，再

問：

昨天，爲什麼哭？

我一下羞得很。我垂下頭，低聲說：他要打我。

做班長很不容易。是不是？

她又問。我忸怩地笑笑，好久，才點點頭。

你沒做錯了什麼事，別怕。

楊老師說完，便叫我走了。

嗯。我是怕嗎？我是因為怕才哭的嗎？

我知道，我這是第一次做班長，什麼都不會。我是不怕的。坐在後面的那幾個壞蛋天天都在與我搗蛋。每次故意大大聲叫嚷。洪小全許多次都叫我報告楊老師，我總是不。我想假如報告了，楊老師一定要鞭打他們。他們會更恨我。我並不是怕他們，我不要害他們挨打，更不要他們恨我。可是我又不知道要怎樣才是。

爲什麼他們不要聽話一點呢？老師是多麼喜歡我們能夠乖一點呀！有時班上吵得很，老師很生氣，罵我「做什麼班長」？我真傷心得很。不是傷心我被老師罵，而是因為我沒有辦法將班管得更好。我要怎樣呢？

最好他們自己能夠乖一點。

還有，叫李晶晶的父親不要再罵我，我怕得很。我也不要罵他。我不生晶晶的氣，但是，我決定以後不再記她的名字了。老師爲什麼喜歡叫班長記名字呢？

我到底要不要向楊老師說我不做班長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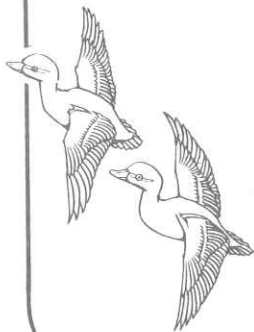
我不做，誰做呢？楊老師說我沒做錯什麼呀！

我是那麼希望學會做一個好好的班長！

我以後一定不要哭的。

我才不要哭給李晶晶的父親看！

一九七五年三月



多幾天便是叙別遊藝晚會了。我的心情是又緊張又高興，因為我也有參加遊藝會演出。我參加了兩個舞蹈和合唱。我很喜歡跳舞，也很喜歡唱歌。可是，媽媽和三姐最討厭我每次去學校練習。我每次去學校練歌或跳舞回到家里，手臂或者是大腿一定要添上幾條新的鞭痕。家里沒有藤鞭，媽是用二弟從芭場里拾回來的柳條打的。

提起鞭痕，我又想到那天顧老師發現我背上的鞭痕時，追問要我告訴她媽媽為何打我。我不願說。老師不是也會說過：「世界上沒有不打兒女的父母」。幾條鞭痕，有什麼好大驚小怪？老師問我時，麗芳、碧霞她們都朝着我看，誰不知道她們的媽媽從來都不打她們？我搖頭不說，心中却忍不住怪老師多事。老師看我好像要哭，也就沒有再追問我。但是，第四節的時候，她忽然來到我的課室，那時我們上英文，她跟柯老師講幾句話。便把我帶到宿舍她的房子里去。

顧老師摸我的鞭痕，拉我的手柔聲對我說話，我便忍不住哭了起來。

我們的家是很窮的。我媽媽每天天還未亮就要去割膠，割膠回來她便要開始做糕，讓我和三姐拿去兜賣。近來，樹膠一直沒有價，媽媽的脾氣也一直好不起來。我們老是挨罵，也只能靜靜地挨罵。媽媽每天辛苦，我知道。家里經濟情況不好，她心里難過，爸爸去印尼找工作，兩年了，沒回家來，也從來沒寄錢回來。大哥二哥去芭場跟人家作工。上個月二哥學上抽烟，回到家里來給媽媽打，他氣起來跑去住在芭場。那天我替二哥拿衣服去芭場給他，他告訴我他再也不回家來了。他說他回家媽媽會再打他。他說他不好，學上了抽烟。抽烟要花錢。可是他又不能夠不抽

他叫我要好好讀書。叫我要注意弟弟妹妹的功課。我哭了。我覺得二哥很好，爲什麼以前二哥住在家里時，我總是和他打架搶東西吃呢？現在我覺得二哥好，二哥又不回家住了！

後來我告訴二哥，我畢業後便不能讀書了，媽媽要叫隔壁的七嬸帶我去新加坡工廠做女工。二哥想了想，嘆了一口氣，也沒說什麼。二哥也是讀完小學六年級便來芭場做工。那時二哥的成績比我現在的還好。他拿到全班第五名哪！要回家的時候，我又告訴二哥我們的遊藝晚會。我叫他去看我的表演。他說：這個時候跳什麼舞，唱什麼歌？我便不敢再說什麼了。我知道，家里的人是不會去看我的演出的。媽媽要做糕，一定不會去的。三姐也不會去。那天我將學校發出的請柬帶回家給媽媽，媽媽看也沒看反而敲我的頭一下，罵我：臭丫頭不知死活。

有一天下午，我去賣糕回來，媽媽正在打弟弟。看到我沒有將糕賣完，便氣沖沖地將我推出門外，擰我的手臂，叫我再賣到完。那天我實在疲倦，還有一些功課沒有做。我便說那麼遲了，每個人都要吃晚飯，一定沒有人買，不必去賣了。媽媽很生氣，大大力將門關上，大聲說：賣不完不要回來。

我一下子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媽媽從來也沒有這樣的不讓我回家。我又餓又疲倦，我只好重新拿起糕籃。

糕還是沒賣完。我到處亂逛。我溜去找同學佩莉，佩莉請我吃飯。我也去許香梅的家看電視。後來我們一起去看戲院外貼着的圖片。晚上十點多才回到家里。媽媽當然是很生氣。她抓起柳條往我身上就抽。這是媽媽打我最厲害的一次。

我咬着牙不哭。後來三姐拿萬金油來替我搽，問我到底去了那里。她說：

妳去了這麼久沒有回來，媽媽很擔心。

我聽了沒說什麼，却一個勁地哭。

顧老師聽了我的話，看了我很久很久。然後，她開始罵我。她罵得很小聲，很慢。她罵我任性。罵我不應該故意溜到那麼夜才回家，讓媽媽擔心。也許她不是罵我，只是講我。我感覺到顧老師在關心我，我沒有討厭她。我在她面前哭，覺得很自然。我已經很久沒有哭了。後來顧老師問那些鞭痕還痛不痛。我搖搖頭。媽媽打我從來都不痛。就是流血了也不痛。我不知道爲什麼。有時媽媽打得出力，隔壁的七嬸過來拉媽媽，她說：

這麼大的孩子打她作什麼？阿英又不是很壞……

媽媽吐着口水說：

不是很壞？我天天辛苦賺錢，她一點也不知道。每天就知道有學校的事情，沒有別的事情，叫她去賣一點糕，就不高興——我們不是有錢人家，不做工吃什麼？媽媽一罵下去是沒有完的。她說我不知道她賺錢辛苦，太不公平。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我怎麼不會知道？可是？要我怎樣呢？我早上讀書，中午賣糕，除了賣糕，我還能多做什麼來幫助家用呢？

後來老師告訴我，她要去我家找我的媽媽談談。我心中很高興。但是，想到媽媽很凶，不知道會對老師怎樣，我不禁有點擔心。老師要跟媽媽談些什麼呢？叫她讓我升學麼？這是不可能的。最好老師告訴媽媽遊藝晚會的事，叫媽媽去看我演出

突然間想到爸爸。二年沒有見到爸爸。爲什麼他不回來？也不寄錢來。媽媽說爸爸在印尼養了一個女人，不准我們提到爸爸。有時，我真是好想念好想念爸爸。四弟對爸爸沒有印象，有時偷偷問我爲什麼他沒有爸爸別人都有爸爸。我總是不知道該如何答他。

我時常偷偷地希望爸爸有一天會回來。如果爸爸跟我們在一起，我們一定不會那麼窮，媽媽也不再那樣的發脾氣。我們也不必天天挨媽媽打。那麼，這一次遊藝晚會，媽媽和姐姐一定會去看了。

桂玉才參加合唱，她的媽媽每天都去看她練歌。霜霜的爸爸每次用汽車載她去學校練舞，等我們練完舞才載她回家。

真不公平。

老師說這是由於每個人的命運不同。媽媽也說，我們的命不好。難道我們要一輩子命不好？

「命」又是什麼東西呢？

現在，我不管我們的命好不好，我只希望爸爸回來，只希望媽媽遊藝晚會那天去看我演出。

我只希望這一點點。

這一點點而已。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後記



文. 2. 1

寫文章而能出書，是件快樂的事。

我在一九七三年杪開始執教，至今匆匆已是六個年頭。

這本小冊子里所收集的，都是我在这期間拉雜塗寫的花絮絮，多曾刊登于南洋商報副刊。個人對這些文字十分珍惜，到底是自己在教育道路上摸索而留下來的軌迹。

浪跡的起程，不過只是引向心中一個理想。把文字印成集子，一為紀念，二但求拋磚引玉。謹此將這本小集子獻給愛護我及關心教育的人。

有版權



究翻印



出 版：學人出版有限公司
INTERLECT PUBLICATION SDN. BHD.,
2-A, Lorong Gereja, Malacca.
Tel: 24086, 20278.

馬來西亞發行：潤良企業有限公司
YUNG LIANG ENTERPRISE SDN. BHD.
19-19C & 21-21C, Jalan Muria Dua, Batu 3, Jalan Ipoh, Kuala Lumpur.
Tel: 668339

星加坡發行：東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AST ASIA CULTURAL ENTERPRISE CO. PTE' LTD.,
167,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1.
Tel: 436376

承 印：創作彩印（馬）私人有限公司
CREATIVE OFFSET PRINTING (M) SDN. BHD.
7, Jalan Petaling, Dato' Onn Ind. Estate, Johor Bahru.
Tel: 61158

繪 圖：陳浩

一九七九年八月初版

新 價：\$4.00